

超越涅槃

假象宗哲學：假象宗的生命史

聖巴克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著

聖施瑞曼·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瑪哈茹阿傑
翻譯及呈獻

目錄

致謝

序言

前言

假象宗的傳記

靈性成長之途

韋陀年代和假象宗

假象宗的靈性誕生

假象宗的定義是什麼？

聖韋達維亞薩戴瓦：《韋陀經》的作者

聖威給那比克蘇的意見

兩個佛陀

釋迦獅子佛陀與維施努的佛陀化身

《阿瑪茹卡薩》談及兩位佛陀

有關兩位佛陀的其他佛教徒典籍

安贊名為佛陀的兒子有別於淨飯之子

佛教對山卡爾師的影響結論

佛教和聖山卡爾師的結論

虛假宇宙的佛教概念

山卡爾師教導宇宙是虛假的

梵與虛無

喬達摩佛陀的虛無主義概念

聖山卡爾師的「梵」學說

佛教中的解救之途
聖山卡爾師所闡釋的解救
佛教哲學的「虛無」與「梵」
聖山卡爾師虛無與梵的概念
非二元論者與一元論者
偽裝假象宗的原因
聖山卡爾師以他自己的論點揭示他是佛教徒
聖山卡爾師：大乘佛教的佛教徒

更進一步的證據

施瓦納·悉若瑪尼
茹阿珍鐸納塔·哥殊

神聖計畫

傳揚假象宗的原因

四個年代的假象宗

薩提亞年代的一元論
庫瑪茹阿四兄弟的故事
瓦斯卡利
特瑞塔年代的一元論
聖人瓦悉斯塔
茹阿瓦拿：蘭卡王
特瓦帕茹年代的一元論
聖蘇卡戴瓦
康薩-出類拔萃的惡魔
一元論在三個年代的情況
韋陀的時間計算概念
黑利奧多羅斯碑
釋迦獅子

假象宗的變相

七種哲學派別

巴爾陀哈瑞

假象宗的真面目

高達帕

反駁靈性導師的見解

聖山卡爾的誕生

山卡爾維佳亞

帕瑪帕

最後行動

聖山卡爾師的影響

亞達瓦帕爾叩薩

聖施瑞達爾·斯瓦米

聖比爾瓦曼嘎拉一心之煉金術

崔維肯姆師

威迪亞然亞-山卡爾師二世

潮汐的翻滾

佳亞提爾塔

帕爾叩薩南達·薩茹阿斯瓦提-瓦茹納西的靈性導師

瓦蘇戴瓦·薩爾瓦包瑪·巴塔師

烏潘鐸·薩茹阿斯瓦提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維亞薩·茹阿亞

瑪杜蘇丹·薩茹阿斯瓦提的祕密作品

齋耶浦的假象宗

假象宗的鬼魂

現代的假象宗

結束語

- A部分 山卡爾師
- B部分 「涅槃」的概念
永恆光輝
- C部分 分析《布茹阿瑪經》詩節3/2/3
- D部分 夢不表示謊話
- E部分 假象的兩個形象與「haya」及「ratibimba」的定義
- F部分 六個韋陀哲學派別：其中四個是無神論
- G部分 假象宗是無神論者
- H部分 假象宗的黑暗範圍

收場白

假象宗的精神錯亂

附錄一

詞彙表

致謝

眾多人士多方作出貢獻，協力出版這本重要的靈性書籍。雖然人數太多，恕難一一列名，但其中幾位特別值得一提。

出版人非常感謝琳達·戴維斯(Linda Davies)的捐款，協助本書得以發行。她渴望可敬的奉獻者讀者祝福她、她的家人，特別是她的父親王基泰(Wang Kee Tat)，祝願他們在靈性之途獲得吉祥進步。

感謝薩爾瓦巴文·達斯(Sarvabhavana das)負責把本書從孟加拉語原文翻譯，也感謝他的家人在整個過程都多方協助。

最後，感謝瑪達拉出版社(Mandala Publishing)允許，把B.G. 薩爾瑪(B.G. Sharma)的畫作用作本書封面。

序言

我們現今的世界，對首神人格性的關係意識已所餘無幾。一方面，人們往往質疑神的存在，而另一方面，要找一些能夠認知或欣賞神是一個人這點的人，委實絕無僅有。雖然在我們的知覺及詞彙方面並非完全沒有神，但神作為齊備各種屬性及品質的神明，這些屬性及品質既令人鍾愛又同樣崇高，這在現代文化顯然聞所未聞。現代世界的結構和方向，似乎都不惜一切地避免提及，祂具備迷人而顛倒眾生的美麗品質、聖名和形象。此事怎樣發生？又以什麼方法，把神的人格性逐漸排擠到較大社會知覺的遙遠邊緣？什麼哲學、態度或教導，對這種集體疏遠推波助瀾呢？更重要的是，什麼哲學使人洞悉祂的人格性，以及我們與祂固有永恆的個人關係？

這本特別書籍以英語版到臨，解答這些問題，並在文中一一闡明那些歷史、哲學及偽經等等影響，它們共同導致否認神的人格性。說這本書是里程碑刊物，這個說法相當中肯，因為它為讀者提供獨特機會，仔細探索那個暗中架設在，神和我們自己的人格性之間的微妙障礙，從而阻礙我們的自然靈性傾向，透過與祂的個人交流尋求樂趣和快樂。

闡釋神的非人格概念的各種哲學文獻名目繁多，稱為假象宗(Mayavadism)、一元論、非人格主義及佛教。這些思想派別在它們的教導裡，把「終極真理」缺乏人格屬性的那個錯誤概念形式化。憑藉一大堆令人困惑的術語、錯誤邏輯及挪用經典的參考資料，假象宗的擁護者欺詐地設計了一項「真理」，他們辯稱它從屬於及仰賴於假象，因此名為假象宗(Maya即假象；vada即某事物的途徑)。在他們眼中，世界是假的，這個世界之上則空無一物一萬物令人費解地由之而來。唯獨只有假象，移除了假象之後便空空如也。因此，他們渴望臻達一個靈性的不存在狀態，作為

從假象的幻象之苦之中解脫出來，即佛教徒稱為涅槃(nirvana)的莫明狀態。因此，他們努力臻達靈性不存在的狀態，作為從假象的幻象之苦解脫出來，即佛教徒稱為涅槃(nirvana)的莫明狀態。事實上，假象宗提倡的「靈性自殺」衍生自本體論的自我厭惡，它最深遠的根源是對至尊有感知神明的原始對立。《超越涅槃(Beyond Nirvana)》清楚解釋，這些概念與超然真象無關，這些想像出來的靈性不存在狀態，不僅是妄想，根據永恆韋陀智慧所言，更是全無根據的。而且，《超越涅槃》提出了這些錯誤概念和虛假教導，在多個世紀以來怎樣成形，以及它們所採用的多種粗糙及精微形式，尤其是在我們現今的世界。

本書特別探究聖山卡爾師(Sri Sankaracarya)的哲學，他對《韋陀經(Vedas)》哲學的曲解影響甚大，以致他不但成功把佛教逐出印度，而且我們大多數人現時心目中的印度教，基本上其實只是他那非人格假象宗的名號。引用作者的說話：「.....可以可靠地作出結論，事實上一任何哲學若傾向於削弱、劃分及混淆，令人難以理性、邏輯性或真實地理解至尊主的人格形象，在某個關口都已受到假象宗的誤導力量所影響。」而且，《超越涅槃》證明了山卡爾師的教導，歸根到底其實只是佛教的再生形式一絕不符合稱為永恆宗教(Sanatana-dharma)的原始韋陀智慧。

《超越涅槃》的作者—聖巴克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Srila Bhakti Prajnan Kesava Gosvami Maharaja)，是極具影響力的靈性導師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爾(Srila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Thakura)的首要門徒，後者是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初期，高迪亞(Gaudiya)傳統的傑出典範師(acarya，靈性導師)。高迪亞傳統是四大偉大奉獻宗[Vaisnavism，對主維施努(Sri Visnu)作愛心奉獻，視之為獨一無二的至尊人物]師徒傳系的其中之一，是源遠流長的布茹阿瑪-瑪德瓦-高迪亞師徒傳系(Brahma-Madhava-Gaudiya sampradaya)的一部分。高迪

亞哲學源自主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十五世紀]的教導，祂是至尊主奎師那(Bhagavan Sri Krsna)及年代化身(Yuga Avatara，這個時代的首神化身及導師)。主采坦亞倡導的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真理(acintya-bheda-abheda-tattva，同時既一致又差異)學說，尤其把歷代典範師的教導及領悟融會貫通，同時又進一步詳細說明神「與祂那個包括有感知生物及無感知物質的創造，同時既一致又截然不同」。正是這個真理無可置疑地確立，神及生物體兩者截然不同的身分，以及祂們關係的準則是品質類似，但數量卻不同。再者，祂《本體論十真理(Dasa Mula)》的教導確立，倒數第二的靈性覺悟成就(sadhya-vastu)是純粹愛意(prema)——即對神的愛，生物體在這種愛之中，沉醉於對那位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的超然愛意及情感。主采坦亞的教導的主要特色是，重申神最高的面貌是祂神聖又有感知的人格性，因此祂及繼祂下傳的典範師傳系，都稱為「奉愛守護者」及「人格主義守護者」。

稍後，你會在書裡讀到，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爾怎樣孜孜不倦地，訓誡假象宗的謬見，同時又以結論性的經典邏輯論點，確立神的名字、名聲、形象和人格性等等真理。他在這方面既秉承了傳統，又保存了主采坦亞的師徒傳系，那個傳系追溯到聖瑪德瓦師[(Sri Madhvacarya)，十二世紀]，向上伸延至主布茹阿瑪(Brahma)本人。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爾忠誠堅毅的門徒追隨他的步伐，繼續積極宏揚純粹奉愛這項重要工作，同時又揭示假象宗概念的騙局。

三位傑出門徒領導那個阻止非人格主義悄悄發展的運動，這部作品的作者首屈一指——聖巴克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他在這方面所作的廣博努力在本書精思附會。他也是聖施瑞曼·A.C.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Sri Srimad A.C. Bhaktivedanta Svami Maharaja)的棄絕啟迪靈性導師

(sanyasa guru)，後者是以哈瑞 奎師那(Hare Krsna)運動的創始人，聞名西方世界的人物。聖A.C.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是捍衛奉愛的先驅，他是第一個教導西方大眾有關假象宗含義和陷阱的人。第三位人物是聖巴克提·茹阿薩卡·施瑞達爾·瑪哈茹阿傑(Srila Bhakti Raksaka Sridhara Maharaja)，他的名字正是意指「奉愛守護者」。就像其他兩位典範師那樣，聖施瑞達爾·瑪哈茹阿傑也是個堅毅的傳教者，他那雄辯滔滔又有說服力的英語，迷住任何聽他講課或讀他著作的人。這所有典範師的動人態度、對最高真理的淵博學問及深遠覺悟，吸引了很多靈魂離開枯燥非人格思辨的陷阱，前往超越涅槃的可靠庇蔭—臻達純粹愛意，即處於與最具吸引力及有感知的至尊主，那段獨特個人關係中，獲得純粹的靈性之愛。

目前，典範師及奉愛守護者聖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瑪哈茹阿傑(Srila Bhaktivedanta Narayana Maharaja)，正繼續努力把無辜者從假象宗提出的喪失靈性自我之中，拯救出來，在他的指導和指引下，本書終於以英語面世。

《超越涅槃》原本是作者從1934年起，為當代首要的宗教雜誌《高迪亞(The Gaudiya)》，以《假象宗生命史(Mayavada Jivani)》為題，發表的一系列以孟加拉語寫成的散文。

曾向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爾誦讀整份初稿，他「聽到本書非常欣喜及高興」。然而，由於《高迪亞》的各位編輯認為那些文章過長，不適合年刊，於是他們計畫在將來以獨立文章印行。事與願違，由於種種異狀，文章不是丟失了就是被偷去。然而，當一個載有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一些失傳作品及文章的公事包，在1941年獲交還給作者時，這些藏在文件之中的文章終於悉數尋回。認為這是他師尊(Gurudeva)渴望把作品出版的徵兆，作者便開始重新編制《假象宗生命史》。

1949年，作者創立了《聖高迪亞通訊(Sri Gaudiya Patrika)》，即一份創新的「靈性報刊」，又在時機成熟時，從1954年夏天開始，直至1955年秋天，把《假象宗生命史》以二十期的連載發表。你手裡拿著的书是那個連載的概要，是聖巴克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最資深的門徒，聖巴克提維丹塔·瓦曼·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Srila Bhaktivedanta Vaman Gosvami Maharaja)在1968年首次出版的。聖瓦曼·瑪哈茹阿傑潤飾及修正了孟加拉語原文，以《凱旋歸於主奎師那的奉獻者(Vaisnava Vijai)》之名印製此書。這個英語版是摘自聖瓦曼·瑪哈茹阿傑那個版本的孟加拉原文的可靠譯文。

我們確信，你會發現《超越涅槃》的內容發人深省，又具啟蒙作用。它清楚詳述一元論非人格假象宗的歷史、影響和後果，挑戰多種現代哲學的錯誤概念。本書確證假象宗其實違反韋陀智慧(veda)，在種種外觀之下，只不過是隱而不宣的佛教。它又揭示各式各樣粗糙及精微的無神論，在現代怎樣以靈性外衣掩飾自己，誤導無知的普羅大眾。

我們希望你喜歡本書帶領你，踏上穿越時間及哲學思想的旅途。為使旅途順暢，我們用淺顯的英語解釋哲學要點，在每章結尾所需之處提供附注。在書末還有術語及人物姓名的辭彙表。作者一再解釋，為了保持本書的可讀性，他緊貼主題的要點，又為那些渴望進一步探索主題的人，建議閱讀書目的清單。儘管如此，在那方面的意義上來說，雖然本書是題目廣博的提綱，但它呈現假象宗的發展全圖，以及透徹理解這個主題所需的超卓細節，它的方式令人擊節讚賞。同樣，單是本書便讓你充分理解假象宗、它的生命及歷史。

最後，編輯人員想要為製作本書的殊榮，感謝聖巴克提維丹

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任何無心之失或缺漏
全是主編之過。

在聖瑪德瓦師的吉祥隱跡日完成
(2003年2月10日)

偉大奉獻者僕人之僕(Vaisnava das anudasa)
編輯人員

前言

(從《假象宗生命史》於1968年的首次完整出版編輯而成的)

聖巴克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

超然知識的保護者和它所啟蒙的那些靈魂，全都堅決要求出版《假象宗生命史》¹。這本哲學刊物，在這個陰沉黑暗的卡利(Kali)年代展現的機會，實在絕無僅有。卡利年代廣泛的無神論影響範圍，以及它的所有低下屬性、傾向及思想模式難以理解。至尊主的文學化身及韋陀經典的編纂者—聖韋達·維亞薩戴瓦(Sri Veda Vyasadeva)，懷著博大遠見，在《聖典博伽瓦譚(Srimad-Bhagavatam)》的第十二篇敘述，在卡利年代揭示絕對真理將會面對極大困難。這是五千多年前預言的，我們現時在現代，感到這個預言的驚人真實性。

作為貞守僧(naisthika brahmacari)住在孟加拉的瑪亞普爾(Mayapur)聖地時，我在1915年得遇千載良機，參與我那堪受崇拜的師尊，宇宙靈性導師，噢姆，主維施努蓮花足下(Jagat Guru Om Visnupada)108聖施瑞曼·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哥斯瓦米·聖帕佈帕³的《聖典博伽瓦譚》講課。深思他所有講課的開場白之後，我明白到他絕對堅決反對假象宗。在他的指示下，我在四年後完成了我對高迪亞偉大奉獻者(Gaudiya Vaisnava)正確結論(siddhanta，真實無偽的哲學結論)的全面研習，當中包括我那一絲不苟的訓練，以能恰當地傳教及傳揚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齊頌聖名(sankirtan)使命。那時候，聖帕佈帕祝福我，賜福我能覺悟所有經典真理和本體論。他常常都會說：「只要這個世界有山卡爾師的假象宗哲學，純粹奉愛服務之途都會障礙重重。因此，應該要讓假象宗在這地球上，找不到任何容身之處。」

我與他為伴，深思他的教導，為時越久，我越覺悟到，在他所有的信件、散文、作品、講課、注釋、演講和訓示裡，他都提倡這個想法。結果，他反對假象宗的那種堅決不移的信念，在我腦海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聖帕佈帕引用了茹阿瑪努佳(Ramanuja)、瑪德瓦師(Madhvacarya)及其他值得注意的韋陀結論哲學評注家的注釋，講授了差不多十多次講課，那些注釋也堅決反對假象宗。我盡忠職守地記錄這些講課，筆錄及加進我搜集的資料內。經過小心徹底的深思之後，一段時間後我能有所覺悟，聖帕佈帕不久就命令我出外傳教，特別是證明山卡爾師假象宗哲學的虛假不實。我先在促塔(Cuttack)的茹阿文斯克羅夫學院(Ravenscroft College)講課，然後繼續向阿拉哈巴(Allahabad)、阿薩姆(Assam)、美嘎拉亞(Meghalaya)、加爾各答(Calcutta)和瑪圖茹阿(Mathura)及其他地方的精英知識份子講課。《Dainik Nadia Prakash》發表了這其中的一部分講課，繼而是日報⁴。

在他的《終極韋陀(Vedanta-sutra)》注釋—《薩瑞瑞卡論(Saririka-bhasya)》，山卡爾師完全偏離《終極韋陀》的基本原則，以致他創作的作品徹底違反韋陀結論哲學的原則。山卡爾師在這部作品表示，至尊靈性真理(梵, brahman)無形無相、非人格，也沒有品質。因此，主采坦亞本人聲明：mayavadi-bhasya sunile haya sarva-nasa：「如果傾聽這個虛假注釋，便難逃一劫。」

在《終極韋陀》的五百五十五段經文之中，到處都沒有提及梵具備這三種屬性。梵不可能是無形無相、非人格而沒有品質的。若梵沒有品質，那麼祂恩慈的這種品質從何而來？若梵沒有人格性，那怎能與祂建立關係？若梵也沒有形象，那麼為何那麼多神聖靈魂，對祂蓮花足的塵土編寫讚歌？山卡爾師聲稱，梵無形無相、非人格又沒有品質的這些言論，全是虛假和騙人的，因此是無神論及邪惡的(asurika)⁵。在他的《終極韋陀》，聖韋達-

維亞薩戴瓦從未提及這三項顯然是無神論的描述：無形無相、非人格，又沒有品質。

山卡爾師聰明地加插了，這三個從佛教借來的，有靈知及反神論的概念，然後熟練地施加在他的《終極韋陀》注釋之上。因此，山卡爾師所提及假象宗哲學的梵，其實不是真正的梵。本書通篇以充分的原文證據，呈現了這點。山卡爾師以虛假、歪曲和錯誤的贗品來冒充梵，不應以任何方式、形態或形式把它誤作為韋陀經典所解釋的真正梵。那些熱切渴望學習，及理解假象宗生命史的靈魂，在這前言的文字，便能輕易明白它始端的根源。

梵一字本身表示超然音震的存在。這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五百年前所傳揚的，「哈瑞 奎師那(Hare Krsna)」形式的超然聖名(nama-brahman)。對這個超然聖名沒有共鳴，對梵一字又缺乏機密理解的那些人，便不會從他們的唸誦覺悟到正面的效果。在1940年建立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Sri Gaudiya Vedanta Samiti)的主要目的，是傳揚哈瑞 奎師那瑪哈曼陀(maha-mantra，救贖的大曼陀)。透過聖名傳揚和教導主采坦亞的奎師那純粹愛意(神聖之愛)的齊頌聖名使命，是這個包羅萬象的組織的唯一目標。應該要在世界上揭示韋陀結論及永恆宗教的真理，以及唸誦祂的聖名，這是至尊(主)的渴望。

1943年，留在千蘇茹阿(Chinsurah)新置的聖烏達然·高迪亞廟(Sri Uddharan Gaudiya Math)時，我有機會在塞茹阿姆珀爾(Serampore)的梵語學校(Sanskrit Tol)講授《聖典博伽瓦譚》，為期一周。這個機構是著名的學者聖帕尼布三·查誇瓦爾提(Sri Phanibhusan Chakravarti)M.A, B.L.創立及監督的。他有一座龐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圖書館，與他這個級數和資格的偉大學者(pandita)相得益彰。那些絕版原版韋陀典籍的稀有藏書，真的十分壯觀，他讓我盡情取用。

有一天，在瀏覽數以百計的書籍時，一部名為《楞伽經(Lankavatara-sutra)》的典籍特別吸引我的注意。為了滿足我的好奇心，我從頭到尾一頁不漏地細閱，發現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資料。書中某個特定部分記載，主茹阿瑪(Rama)那聲名狼藉的敵對者茹阿瓦拿(Ravana)，會到開拉薩山(Kailasa)與主佛陀見面，研究及討論非人格主義。該書也就百萬多年前，特瑞塔年代的非人格主義情況，提供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證據。我抄錄了《楞伽經》的相關部分，加進這篇散文裡，以作闡明及澄清。

1946年，留在瓦茹阿納西(Varanasi)奉行達莫達爾之誓(Damodara Vrata)時，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令那段時間甚為特別。我在菩提-伽耶(Bodhi-Gaya)找到一座佛廟，是由假象宗山卡爾師教派一位主要典範師管理的。廟宇管理由他一手包辦，而且他也是理事會的唯一成員。這個極不尋常的情況組合，引發了我的好奇心，我便去他的辦公室見他。我謙卑的問題就是：「菩提-伽耶是佛教徒著名的朝聖地點，但你卻是山卡爾(Sankara)教派的典範師。那麼你是怎樣成為這麼重要的佛廟的主持？山卡爾師教派現在贊同佛教嗎？」最後這句話激怒了他，他的答覆是：「山卡爾師決不是佛教徒！奉獻者反感地宣稱他是佛教徒。這令人深惡痛絕！你讀過《方廣大莊嚴經(Lalita Vistara)》這本書嗎？」回答我讀過之後，他要求我與廟宇的學者討論此事。召來了學者，我們作出了一些詳細討論，在作出結論時，學者給我《方廣大莊嚴經》一書。在合適之處，都引用了該書的事實和證據。

三年之後，在1949年，以孟加拉語創立了《聖高迪亞通訊》，作為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月刊。一段時間之後，月刊編輯，即堪受崇拜的聖足，已進入永恆逍遙時光的那茹阿星哈·瑪哈茹阿傑(Pujapada Nityalila Pravista Narasingha Maharaja)激發起陸續發表《假象宗生命史(Life History of Mayavadism)》，從1954

年夏天開始，直至1955年秋天，印刷成二十個部分的連載。事實上，這是本書的初版。

多年來，儘管許多博學而有智慧的人多次堅持，要求把本書印成一冊，但他們一直未能如願。要在這個俗世呈現自己，往往可以預期很多無法預料的障礙。然而，要特別透析重要靈性典籍遲遲仍未出版的隱密原因，深思聖維亞薩戴瓦在《聖典博伽瓦譚》的敘述便能理解。由此我們可以清楚了解，雖然卡利仍是個未完全成熟的小嬰兒，卻接管了世界，正肆無忌憚地統治天下。從這個痛苦星球的可悲困境及墮落情況，可以清楚看到他那影響的後果。時間(kala)的天性是周而復始。藉由神聖意願，所有物質創造都經歷相對性的循環週期—明暗、生死、知識及愚昧。至於我們目前的黑暗年代，已預告了卡利年代的力量將會加強。人類行為、倫理、道德和判斷的標準現已淪亡至此，將來的世代將難以逾越—但他們也會設法去做。

至尊主授權大神明(Mahadeva)施瓦神(Siva)，降臨到這個地球作為祂所委派的從僕，並誕生於婆羅門(Brahmana)家庭。他會以這個化身發展一種哲學，它的邏輯會是那些反對奉愛(bhakti)的人所能接受的，以至他們會認同主是非人格的—換言之，沒有形象，沒有人格性，也沒有品質。這裡是這點的生動描述，當時施瓦神向帕爾瓦緹(Parvati)透露，他創立他那套理論的方法：

**vedarthavan mahasastram mayavadam avaidikam maya eva
kathitam devi jagatam nasakaranat**
veda—《韋陀經》，arthavan—有...的含意，maha—偉大，
sastram—經典，maya—假象，vadam—理論，
avaidikam—非韋陀的，maya—那是我，eva—那個人，
kathitam—說過，devi—女神啊，jagatam—各個世界的，
nasa—根由，karanat—毀滅的。

譯文

女神啊，縱使非人格主義重大經典理論的含意，是取自《韋陀經》的，但它不是韋陀的。講述這個理論的人正是我，因為它是各個世界毀滅的根由。

假象宗其實是掩藏的佛教。大神明施瓦獲主維施努(Visnu)授權化身為人，傳揚這個理論。接受了無神論想法，無神論者才能夠背離他們本然固有的靈性立場。為了成此大任，施瓦君誕生為山卡爾師，以思辨邏輯和欺瞞性的篡改，錯誤地闡釋韋陀經典。從韋陀知識的結論(Vedanta)可以理解到，施瓦是毀滅之主，布茹阿瑪(Brahma)是創造之主，維施努則是維繫之主。為了促進卡利的力量，山卡爾師有力地宣告：「這個世界是個假象！這個世界是假的！它的存在不是真的！」這個黑暗的教導居心不良，對靈性遲鈍的人傳授錯誤的智慧。在卡利年代(Kali-yuga)，由於虛無主義哲學精微地滲透整個社會，因此陰沉之情日益加深。無法自救的人類無助地被自己的調子誘騙，又被自己的舞蹈迷住，掉進最深的愚昧黑暗。

山卡爾師無動於衷而麻木不仁地，把那些在韋陀結論哲學或《終極韋陀》裡遍尋不獲的定義和解釋、假說和理論，呈現為「揭示的韋陀知識」。就算我們接受他的哲學為知識學說，但由於他那基本的基礎實體論謬見，因此仍須拒之千里，徹底摒之於韋陀萬神殿之外。決不能以任何形態、方式或形式，接受山卡爾師的假象宗理論為知識學說。這不但是我的意見，也是追溯到古代，所有歷代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及導師的意見。例如，我們在《山迪亞經(Sandilya Sutra)》名為奉愛之部(Bhakti Khanda)的第二章，詩節二十六看到：

brahma-kandam tu bhaktau tasya anujanaya samanyata

brahma—梵，kandam—部分，tu—但是，bhaktau—在奉愛之中，
tasya—他的，anu—為了接受，samanyata—因為那是很普遍的。

譯文

獲得普遍接受的那部分梵知識是針對奉愛的。

至尊真理(brahman，梵)的知識，是為了闡明奉愛之途而存在。沒有愛和奉愛的知識毫無意義。超然知識是用於服務至尊主。奉愛智慧之師教導我們，臻達這種愛的最好途徑和方法。這些典範師是偉大的神聖靈魂，我祈求他們不要漠視這個追隨他們步伐的卑微供品。拿茹阿達·牟尼(Narada Muni)描述，聖韋達維亞薩(《終極韋陀》的編纂者)及山迪亞兩位，都是最高級的奉愛經典作家。偉大聖人(rsi)山迪亞又讚揚，《終極韋陀》是他著作的根基經典，也是奉愛瑜伽(bhakti-yoga)的基礎。⁶

很多這樣的詩節，令山卡爾師確立非人格主義的企圖昭然若揭。否認至尊主祂的形象、祂的人格性、祂的富裕、祂的能量、祂的附屬品、祂摯愛的同遊和奉獻者，從而把至尊主塑造成一個謎，只是給祂命名為「梵」，這完全缺乏理性，更是非韋陀的杜撰。

我對所有渴望擺脫卡利控制的明智聰慧之士，卑微誠懇的最後請求是，他們應該宣告，完全禁絕山卡爾師的假象宗假說，決不聆聽那難於辨認無形無相的無謂閒扯，對任何人都隻字不提非人格主義。完全禁絕假象宗，是基於聖奎師那達斯·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Srila Krsnadas Kaviraj Gosvami)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Sri Caitanya caritamṛta)》，中篇逍遙(Madhya-lila)第六章的詩節一六九所宣告的下列訓示：

**jivera nistara lagi' sutra kaila vyasa
mayavadi-bhasya sunile haya sarva-nasa**

jivera—生物體，nistara—解救，lagi'—為了...的事，
sutra—《終極韋陀》，kaila—製造，vyasa—維亞薩戴瓦，
mayavadi—非人格主義者的，bhasya—注釋，
'sunile—若聆聽，hays—變得，sarva nasa—毀滅一切的。

譯文

為了眾生的福祉，聖韋達·維亞薩呈獻了《終極韋陀》，但
聆聽山卡爾師的非人格主義注釋，卻遺害無窮。

偉大奉獻宗的所有奉獻者、朋友和祝願者，都必須遵循這個
訓令。而且我們必須以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 (Srila
Bhaktivinode Thakura)的崇高教導，據理力爭，他這樣撰述：

**visaya vimudhah aar mayavadijan
bhakti sunya duhe prana dhare akarana**

visaya—物質主義者，vimudhah—愚昧，aar—及，
mayavadijan—非人格主義的信徒，bhakti—奉愛，
sunya—缺乏，duhe—兩者，prana—生命，
dhare—存在的，akaran—一無是處地。

譯文

愚昧的物質主義者，以及非人格主義者的生命都一無是處，
因為他們兩者都缺乏奉愛。

seyi duyer madhye visaya tabu bhalo

mayavadi sanga nahi magi kona kala

seyi—那，duyer—兩者，madhye—之中，
visaya—物質主義者，tabu—仍是，bhalo—較好，
mayavadi—非人格主義者，sanga—聯誼，nahi—從不，
magi—想要，kona kala—曾經。

譯文

兩者之中，以粗鄙的物質主義者較好，因為決不應該與非人格主義者聯誼。

**mayavada dosa yar hrdaye pasila kutarka hrdaye tar vajra sama
bhela**

mayavada—非人格主義，dosa—毒藥，yar—那個人的，
hrdaye—心，pasha—進入了，kutarka—噪音，hrdaye—心，
tara—他的，vajra—雷霆，sama—與之相同，bhela—擊打。

譯文

非人格主義的有毒噪音進入了心房的人，他的心就像被雷霆擊中一樣。

**bhaktira svarupa aar visaya asraya
mayavadi' anitya bolia saba kaya**

bhaktira—奉愛，svarupa—精髓，aar—和，
visaya—至尊主，asraya—完美靈性導師，
mayavadi—非人格主義者，'anitya—短暫的，
bolia—認為，saba—他們，kaya—展現。

譯文

奉愛的精髓是給至尊主及靈性導師的；但非人格主義者認為這些都只是曇花一現。

**dhik tar krsna seva sravana kirtana
krsna ange vajra haane tahar stavana**

dhik—敵意的，tar—他的，krsna—主奎師那，seva—服務，
sravana—聆聽，kirtana—唸誦，krsna—主奎師那，
ange—身體，vajra—雷霆，haane—就像，tahar—他的，
stavana—禱文。

譯文

對那些反對服務主奎師那，又敵視聆聽及唸誦祂聖名的人而言，他們的禱文就像打在主奎師那身體的雷霆。

**mayavad sama bhakti pratikul nahi
ateva mayavadi sangha nahi chai**

mayavada—非人格主義，sama—等於，bhakti—奉愛，
pratikula—反對，nahi—從不，ataeva—因此，
mayavadi—非人格主義者，sanga—聯誼，nahi—從不，
chai—想要。

譯文

否定至尊主奎師那具備人格性，沒有什麼比這點更違反對祂的奉愛；因此(遵循奉愛之途的人)決不應接受非人格主義者的聯誼。

因此，腦海內緊記著這一切訓示，我們應該恒常緊守偉大奉獻者導師純粹原始的教導，使他們成為我們超然生命唯一的庇蔭及庇護所。聖維亞薩戴瓦編輯《終極韋陀》時，為所有人類策劃了最高福祉。《終極韋陀》及《奉愛經(Bhakti-sutra)》⁷意義相同。它們都源於同一源頭，具有相同目標及相同目的。討論《終極韋陀》及韋陀結論哲學的主旨時，在之前的篇幅已清楚闡明了這點。餘下唯一要深思的是，唸誦聖名曼陀的訓示(nama-bhajan-siksa)。⁸

唸誦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的聖名，是最高的經典真理。在卡利年代，沒有懷著奉愛唸誦主的聖名，其他活動都不獲核准。印度偉大的典範師、聖人、聖哲及牟尼賦定了，這條途徑是獲得永垂不朽的超然知識及喜樂的主要方法。其他的所有途徑，不管是以知識(jnana)、以瑜伽、以苦行(tapasya)、以冥想或任何其他的方法學，都是徒勞無功的，除非它們是輔以唸誦至尊主奎師那及祂化身的聖名。任何杜撰的離經叛道或思辨假設，不包括唸誦至尊主奎師那和祂化身的聖名，應該理解到它們是不完全的，因此終極而言毫無價值。

從1968年一月起，施瑞曼·那瓦·約珍鐸貞守生(Sriman Nava Yogendra Brahmachari)，努力熱切要以書本形式，發行這本《假象宗生命史》。我衷心感激他。聖巴克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阿傑潤飾文字及改善，為了在《聖高迪亞通訊》發表而費盡心力。雖然我自己抱病在身，我也為此卯足全力，尤其是給書名添加「凱旋歸於主奎師那的奉獻者(Vaisnava Vijaya)」一詞，因為沒有偉大奉獻者，超然真理將不獲彰顯。真理必定長存！⁹

我卑微地請求本書的讀者，非常仔細地研讀本書的內容。藉此會確保他們，決不會被假象宗的假象迷住或誘惑，他們藉此也能輕易引領他人遠離假象宗。

巴克提·帕爾給·凱薩瓦，

Aksaya Tritiya(開始新計劃的吉日)，

1968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二

高爾(Gour)曆482年，瑪杜蘇丹(Madhusudan)十七日

孟加拉曆1375年，五月(Vaisakh)十七日

附注

注一. 本書的原名。編者注。

注二. 《聖典博伽瓦譚》：又稱《至尊主宇宙古史(Bhagavat Purana)》，奉獻者視之為韋陀知識的精髓，以及它的作者聖維亞薩戴瓦對韋陀結論的本然注釋。

注三. 作者用他靈性導師的完整頭銜，向讀者介紹他，藉此遵循奉獻者表示愛意和尊敬的禮儀細節。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的門徒也用了「聖帕佈帕」的昵稱。

注四. 《納迪阿·帕爾卡殊日報(Dainik Nadia Prakash)》是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創立的創新「靈性日報」。

注五. Asurika：經常譯作「不神聖的」或「邪惡的」。然而，這個字更直接的字義譯文是：a—反對或與之相反，sura—光[至尊(主)的]。

注六. 奉愛瑜伽：透過對主奎師那奉愛服務的靈性覺悟之途。

注七. 《終極韋陀》和《奉愛經》：韋陀識結論及奉愛之途。《聖

典博伽瓦譚》也被視為韋陀結論的本然注釋。

注八. Nama-bhajan-siksa：懷著奉愛唸誦曼陀的訓示，那些曼陀包含至尊(主)的超然聖名。

注九. 聖足B.V.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瑪哈茹阿傑選擇了現時的書名《超越涅槃》，說明在一元論、非人格主義及空虛論虛妄的錯誤概念之上，有個更甜美、完整、千變萬化的超然真象，既是《韋陀經》的終極目標，也是自我覺悟靈魂的至高成就。

《超越涅槃》

假象宗哲學：生命史

《布茹阿瑪經(Brahma-Sutra)》3/2/3記述：

**maya matrantu kartsnyeanabhivyakta svarupa tvat
唯獨造夢者才知道他的夢，其他人無法有任何體驗。**

生命始於誕生，止於死亡。生死之間充滿各種各樣活動和經驗的時間，稱為「生命史」。然而，檢視假象宗(Mayavadism)的生命史時，我們的目光必須遠大，超越於生死。我們必須揭開它的淵源，它「出生前」的活動或它前生的歷史，以及它離開這個世界後，對其他人造成的重大影響。換言之，要把假象宗視為一種哲學並完全理解，我們必須在這個範疇中探索：前人對它出現因素的見解，它隨後的發展和作為思想派別的變化，以及它對其後出現的支流哲學和新哲學的影響。

要自我展現，假象宗需要預先存在的思想基礎，即將會作為後盾，呈現假象宗的顯現、支持和正確性的「真實本體」。討論已知品質時，在討論之中包括具備該品質的實體是合乎邏輯的。沒有這樣的參考，便難以全面比較分析那個主要的主题，也可能喪失對它真正本質的深入理解。

假象宗的傳記

撰寫這種論文的目標，以及可以完全達標的程度，我實在難以預測。然而，史實傳記和基於推測的概括推論敘述之間大有差別。真實傳記是盡善盡美的論文，為讀者提供圓滿機會認識事實

真相，對他們產生全面的影響。有些作者撰述唯獨他們證實的部分事實來滿足自己，很多僅作表面研究的傳記，都是這樣的作者撰寫的。相反，可靠的傳記作者描述真正事實和事件，讓讀者有機會客觀地證實和體驗歷史。正是後一種方法激發我，努力列舉詳細研究的假象宗史實傳記。分析假象宗哲學時，我著重假象宗思想派的傑出追隨者的傳記。有條不紊地展現這些傳記，優點是它遵循其他哲學家和哲學傳記所見的通用方法，就像奉獻者傳統那樣。這讓讀者有機會比較更精細的要點，提供全面的見解，否則顯著事實便繼續隱藏。在各個假象宗哲學家之中，最傑出的模範人物，又堪值人人敬重的，就是舉世知名的聖山卡爾師(Sri Sankaracarya)。假象宗哲學的歷史和教導，大量取材自他的生平、活動和教導。

「靈性成長」之途

韋陀結論的訓誡：「tat tu samavayat」(《布茹阿瑪經》2/2/4)說明，踏足直接而有利的途徑，才可以完全覺悟真理(brahman)。經驗主義間接的推論之途既乏味又危險，又因不完美物質感官天性容易犯錯而引致沮喪。但那有利途徑是什麼？又以什麼態度才能成功達至真理？

偉大奉獻者導師之翹楚—聖茹帕·哥斯瓦米(Srila Rupa Gosvami)，在他的著作《奉愛甘露之洋(Bhakti-rasamrta-sindhu)》開首撰述—「anukulyena krsnanusilanam」翻譯為「唯有以順意的態度，才有可能培養對主奎師那真正的理解和覺悟」，[主奎師那是至尊梵(Parambrahman)或終極真理]。事實上，若希望生命中所作的任何努力成功，必須要有順意的態度。但在覺悟終極真理的事情方面，拒絕不利靈性進步的一切，是無可避免的。《對主哈瑞履行奉愛(Hari-Bhakti-vilasa)》11/676也確認了這點：「anukulasya samkalpah pratikulasya vivarjanam」—意謂「培養

奉愛瑜伽的特色是，順意而行的堅定決心，同時又拒絕一切有害或無益的。」因此在追尋真理時，必須能夠區別哪些哲學思想是有助而補益的，哪些也許會妨礙或減低對真理的清楚理解。因此我認為對假象宗或一元論歷史的比較研究，有助順意地培養奉愛瑜伽。誠懇的讀者應該審慎地檢視這些要點，因為這會加強他們的理解，加深他們的奉愛。

韋陀年代與假象宗

印度永恆宗教的追隨者，早就使用「假象宗」一詞。然而，《韋陀經》或《奧義書(Upanisads)》則遍尋不著，從沒提及。這個字在韋陀年代並不存在，使人相信沒有合理原因令這思想派大行其道。在雅利安人(Aryans，永恆宗教的古代擁護者)之中，自太初以來，都沒有記錄顯示，有人不同意韋陀經典的真實性和權威。《韋陀經》是超然的，不是人類心意的產物，而是聖人理解為「揭示的」，即自我展現的經典。韋陀文明的開始早於各個年代的劃分，相反，假象宗思想卻沒有真實蹤跡可尋。由於缺乏任何歷史先例，因此可以可靠地斷定，韋陀傳統的培養毫無滲雜假象宗思想。這是經典指責假象宗為非韋陀的主因之一，因此這看來也合乎邏輯。

假象宗所持的主要基本曼陀，是翻譯為「單一而不可分割的整體」的ekam eva advitiyam。這個曼陀也構成與假象宗同義的，非二元或一元論派別的基礎。有些人認為so'ham「我是那」、aham brahma asmi「我是那位梵」等等幾個韋陀曼陀，在某程度上大抵都支持假象宗。

在四個年代來臨之前[薩提亞(Satya)、特瑞塔(Treta)、杜瓦爾帕爾(Dvarpara)和卡利]，生物體不可能作出「我是神」、「我是梵」、「你也是那個梵」等等陳述。《韋陀經》有力地宣告意

義深遠的說話，翻譯為「知道主維施努是絕對真象和唯一至尊真理，聰慧的聖人永恆目睹祂的至尊居所」的「om tad visnoh paramam padam sada pasyanti surayah」。surayah一字是複數形式的，意謂「聰慧的聖人們」，這個事實極有意義。在這段韋陀原文裡，觀察對象是獨一無二而單一的，觀察者則是複數而眾多的，與他們的觀察對象也截然不同。這些永恆聰慧的聖人，心意之中毫無假象宗思想，因為他們永恆投入於觀看主維施努的至尊居所。因此「我是那」等等假象宗陳述，與這韋陀之見格格不入，毫不一致。

假象宗的「靈性」誕生

當純粹的靈性生物體(jiva)，放棄認同他的永恆本質，也放棄他潛在靈性身分的潛能時，他隨即全神貫注於第二個低等物質，即物質環境(假象，maya)，它令他遇到眾多各式各樣的危險和恐懼。根據《韋陀經》的編纂者聖維亞薩戴瓦所言，情況如下(《聖典博伽瓦譚(Srimad-Bhagavatam)》11/2/37)：

**bhayam dvitiyabhñivesatah syad
isad apetasya vipayayo's smrtih**

當生物體沉醉於外在的虛幻世界，錯誤地認同他自己是物質身體時，便產生恐懼。當生物體背向主時，他便忘記他的固有地位和原始本性。

就像聰明的聖人一樣，生物體應該要永恆觀看(愛意盈盈地服務)主維施努—即主奎師那—的蓮花足。當他們偏離他們的內在靈性本質時，便全神貫注於祂神聖的迷幻能量，這種能量令他們體驗恐懼。此時，生物體永恆忘記他與主的關係，繼續沉迷於假象女神那短暫世界的假象之中。學者聖佳嘎阿南達(Srila

Jagadananda Pandita)在《靈性之愛的轉變(Prema-vivarta)》撰述：

krsna bahirmukh haiya bhog-bancha kare

nikatastha mayatare japotiya dhare

當生物體背向主奎師那，渴求短暫的物質享樂時，在附近伺侯的假象立即以她的擁抱擒住他。

生物體陷入假象制肘的那一刻，就是他忘記他原始靈性身分的那一刻。由於他陷於物質環境，結果他形成新的知覺模式。以為他是「他自己那個宇宙的中心」，想像自己是「享樂者」，從而錯誤地把他自己與至尊主奎師那看齊。至尊主借助祂固有的自我滿足完美天性，或與皈依給祂的奉獻者作甜美的愛心交流，藉此恒常浸沉於倒數第二種的喜樂之中。生物體的錯覺變得完整，被嫉妒和自我諂媚的力量征服時，他渴望篡奪至尊(主)那無可置疑而本然的地位。他從而困於這種仇恨狀態之中，受到嚴酷的業報(karma)定律束縛，也受到重覆生死輪迴的自然法則影響。被假象蒙騙，他根深抵固的堅定信念使他成為易得手的受害者，被假象宗錯漏百出的錯誤概念所騙。

正是在這個基本時刻，生物體對「我是那」的假象宗概念產生傾向和抗拒。敵視至尊主的生物體，托庇於祂的迷幻能量假象，轉變為假象宗。因此生物體的[採納的]假象狀態和他背離神，正是假象宗產生的基本原因。

渴望享受物質自然的生物體，面臨的後果是墮進物質世界。在那個非自然狀態，他受物質時間概念傷害，困於存在和不存在、「我」和「我的」，以及真象和非真象的二元性之中。他誤以真為假，以假為真。他的心意併發無數虛妄想法，「這個世界有如南柯一夢那樣虛假」、「世界因假象而產生」、「真理和真象沒有力量」，以及「真理和真象缺乏多樣性和屬性」等等錯誤概念。相反，有個驚人事實值得透露。在《布茹阿瑪經》或《終

極韋陀》全部大約五百五十個訓諭(sutras)之中，都沒有認為這些錯誤概念是合理的。絲毫都沒有提到沒有力量(nihaktika)、沒有屬性(nirvisesa)或無形無相(nirakara)等等術語。然而，儘管如此，聖山卡爾師在他的《布茹阿瑪經》注釋，強行加插這些概念，試圖瞞騙，說它們是韋陀結論。¹

假象宗的定義是什麼？

由於假象宗顯然違反了，韋陀結論經典傳授的真理，因此有時又稱為變形論或演化論。然而，韋陀對演化的真正見解，與偏離韋陀智慧的，一元論者傳揚的「一體」理論或非二元論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演化的韋陀幻說論(Vivartavada)正是，在某個有益而一體化的吉祥時刻，物質原子及時凝聚一起，創造生命。這個哲學見解的特殊區別是，它把自己徹底局限於物質模式，完全沒有借助於本體論概念。無神論哲學家查爾瓦克(Carvak)的享樂主義見解，是這個唯物概念的擴展。變異或演化(vivarta)的真正含意是，靈魂的屬性、徵兆和表面身分迭印到身體上，作為物質組合附隨的副產品。縱是這個非靈性的見解，真正的幻說論沒有干犯，聲稱物質為靈性的過失。相反，世界是梵或在梵之內的虛假概念，與韋陀演變論無關，事實上的確是純粹的假象宗。因此，聖山卡爾師對演化論的定義，其實是假象宗。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把假象宗的歷史和傳記，理解為演化論的歷史和傳記。

稍後將根據上文下理，討論假象宗的真正定義和含意：現在我們提出假象宗的簡略定義。

梵語「假象(maya)」一字，泛指物質能量或愚昧能量的欺騙力量。她(假象)是絕對真理形象的反映影像或影子。迷幻物質能量沒有力量或權力，進入有知覺真象的靈性領域，但她在物質世界這裡正是主宰權力。微小的生物體在假象的支配下，接受囚禁

在這個物質世界裡，托庇於假象宗的想法和理論。假象宗哲學家試圖反駁這種稱為「假象」能量的存在之說，辯說唯獨「梵」存在，沒有「假象」。

他們的看法是，梵既無能量又無力量。由於他們竭力確立，這個以世俗邏輯和論點為基礎的至尊真象理論，因此這些修辭學家以「假象宗」見稱。憑藉他們的世俗邏輯，假象宗會使每個人相信—「生物體是梵」，但藉由「假象」能量的安排和作用，梵投射到眾多不同的生物形體之上，在他們每一個之中都看得到。然而，一移除了假象的錯覺，生物體單獨的個體身分便蕩然無存。只有「假象」的覆蓋繼續存在，生物體才存在。因此，假象宗就是試圖說服他人接受，假象和生物體之間的這種關係的人。這樣的人不接受《韋陀經》或韋陀結論的權威性。強行以薄弱力量和歪曲論點，他們說：「假象的覆蓋一經移除，生物體便沒有分開的獨立存在。生物體擺脫了假象的控制之後，永遠也不再體驗純粹個體經驗的狀態。」我們很快便會展示很多例子，證明這些假象宗結論不獲《韋陀經》支持，而且基本上都屬謬誤。

假象宗完全否認，個體生物體是永恆純粹的存在和身分。另一方面，它膽敢推論地斷言，至尊控制者(Isvara)；即神，受到假象折磨。在那種情況下，「神」需要把祂自己從假象之中解脫出來。那麼，事實上，神和生物體之間哪有區別？

即使只是認為，決定誰是神和誰是人的唯一標準，是在於擺脫或被業報結果束縛的狀態—但這樣的見解，仍然把追隨者丟進假象宗的深淵。

若是基於這個前提來斷定神和人的身分，那麼有什麼能比這哲學更危險？真相就是，這種見解的表達，本身就是生物體飽受假象之苦的首要徵兆。背負著這種錯誤概念，即使達到與梵合一之境(nirvikalpa)，他也將無法把自己，從假象的虛幻陷阱之中釋

放出來，因為到處都沒有提及，與梵合一解脫的證據或例子。同樣，永遠都無法把假象宗包括在四個純粹的靈性師徒傳系(sampradayas)之中，這四大傳系的追隨者嚴格堅持《韋陀經》和韋陀結論的真正原則。這會根據傳統證據逐漸顯示。

聖韋達-維亞薩戴瓦：《韋陀經》的作者

當大聖人聖韋陀-維亞薩戴瓦編輯《韋陀經》時，他在書中看到無數參考資料和支援證據，確立神和生物體之間固有的區別。然而，他也遇到幾個線索，支持神和生物體之間的「無異」—但與前者不同的是，真的寥寥無幾。清楚充裕的跡象顯示，聖維亞薩戴瓦猜測到，這幾個暗示後來會構成假象宗的基石，尤其是考慮到自我覺悟的聖人和導師—聖維亞薩戴瓦—齊備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知識(trikalajna)。

《韋陀經》對非二元論概念的討論既不完整，又局限於上文下理。全面徹底分析真理或那個素材的任何題目時，只有從所有觀點的角度徹底討論，才可視之真實可信。試圖確立部分真理為全部真理，這種不完全或片面之詞是不誠實的，只是強詞奪理。

聖奎師那-戴帕央·維亞薩戴瓦(Sri Krsna-Dvaipayana Vyasadeva)在他的著作宣告，在《宇宙古史(Puranas)》裡，假象宗既錯誤，又非韋陀。《蓮花宇宙古史(Padma Purana)》25/7：

mayavadam asacchastram pracchannam baudham ucyate
假象宗理論是虛構經典，稱為偽裝的佛教。

在《蓮花宇宙古史》的不同部分，在《庫爾瑪宇宙古史(Kurma Purana)》較前的部分，以及其他多部《宇宙古史》，這樣的預言屢見不鮮。《蓮花宇宙古史》明確宣告，假象宗不是韋陀的。

我之前在本書指出，在韋陀年代，假象宗或非人格主義是個異己概念，因此在韋陀典籍的任何地方找不到立足之地，不能以可靠的哲學自居。施瓦(Siva)神就這點在《蓮花宇宙古史》明確宣告：

**vedartavan mahasastram mayavadam avidikam
maya eva kathitam devi jagatam nasakaranat**

假象宗理論—雖然外表看來極為重要，又聲稱自己源自《韋陀經》—事實上卻不是韋陀理論。女神(帕瓦緹)啊！傳揚這個虛構理論的人正是我，它將成為世界毀滅的原由。

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Srila Bhaktivinode Thakura)在他的《微靈天職(Jaiva Dharma)》一書，評論假象宗：

「無神論人物以遵循奉愛服務之途作掩護，試圖用這種知識實現自私惡毒的陰謀。最慈悲的至尊主是完全效忠祂皈依奉獻者的守護神，注意到這點，祂想出令邪惡元素無法敗壞奉愛之途的對策。祂召喚施瓦神，即大神明，對他說：「山布(Sambhu)啊！如果向無神論思想的人傳揚奉愛學問，人類社會將無法獲益。為了哄騙這些惡魔(asuras)²，你必須編輯這樣的經典，我至尊人格首神的身分在書中模糊不清，並傳揚假象宗。於是沉迷於無神論、邪惡思想的人便會摒棄純粹奉愛服務(suddha-bhakti)之途，信奉假象宗，使我親愛的奉獻者可以無懼地品嚐純粹奉愛。」

至尊主維施努在《蓮花宇宙古史》(42/110)這樣對施瓦神說：

**svagamayaih kalpitais tvam ca janan mad vimukhan kuru
mam ca gopaya yena syat srsti hrasa uttara-uttara**

你應該以你的局部化身，在卡利年代顯現於人類之中，引用

你所編輯的，稱為密宗(Tantra)經典的偽經傳揚哲學，使人反對我。確保把我的永恆身分，以及人格首神的至尊形象保密。這樣無神論人口便會逐漸增加。

而在《瓦茹阿哈宇宙古史(Varaha Purana)》：

esa moham srjamyasu yo janan mohayisyati
tvam ca rudra mahabaho moha sastrani karaya
atathyani vitathyani darsayasva mahabhujā
prakasam kuru catmanam aprakasam ca mam kuru

強大的武裝者茹鐸(Rudra)啊！我將滋生大量欺騙，使每個人都會受騙，為了促進這個原因，因此你也必須準備創作一部經典。它應該鼓吹世俗邏輯，充滿詭辯，反駁那些支持神存在的概念。展現你的憤怒形象(在毀滅時採用的)，把我永恆神聖的形象藏於奧秘之中。

聖威給那·比克蘇的見解

山卡爾師教派的一些導師認為，《蓮花宇宙古史》上述那樣的言論，是奉獻者出於嫉妒而添加的。然而，數論(sankhya)哲學家及平等主義者威給那·比克蘇(Vijnana Bhiksu)並不贊同。在他的著作《解讀數論哲學之注釋(Sankhya-pravacana bhasya)》的序言，他引述了《蓮花宇宙古史》。這裡引述了有關句子，為讀者提供資訊。[這句子見於聖基瓦南達·威迪亞薩嘎爾·巴塔師(Sri Jivananda Vidyasagar Bhattacharya)在孟加拉時代12/16出版的，威給那·比克蘇所寫的《數論哲學(Sankhya darsanam)》注釋，第二版的序言的第五和六頁。]

astu va papinam jnana pratibandhartham astika darsanesv apy

amsatah
sruti viruddha artha vyavasthapanam tesu tesvamsesvapramanyam
ca
sruti smrty aviruddhesutu mukyavisayesu pramanyam
asti eva ata eva
padma purane brahmayoga darsana atiriktanam darsananam ninda
upapadyate
yatha tatra parvatim pratisvara vakyam

為了阻礙向罪人傳達知識，有神論哲學有時提出了與韋陀見解相反的解釋。這些部分大都沒有真憑實據。沒有抵觸《韋陀經》的主要部分，輕易獲得證實。因此在《蓮花宇宙古史》，除了批評梵的知識以外，也譴責了其他哲學。例如在《蓮花宇宙古史》，大神明對他的配偶帕爾瓦緹說：

srnu devi! Pravaksyami tamasani yathakramam
yesam sravanamatrena patityam jnaninam api
prathamam hi mayaiivoktam saivam pasupatadikam
macchaktya-vesitair vipraih samproktani tatah param
kanadena tu samproktam sastram vaisesikam mahat
gautamena tatha nyayam sankyantukapilena vai
dvijamana jaiminina purvam vedamayarthatah
nirisvarena vadena krtam sastram mahattaram
dhisanena tatha proktam carvakam atigarhitam
bauddha sastram asat proktam nagna-nila-patadikam
mayavadam asac chastram pracchannam bauddham eva ca
maya eva kathitam devi kalau brahmana rupina
apartham srutivakyanam darsayalloka-garhitam

karma svarupatyajyatvam atra ca pratipadyate
sarva karma paribhramsan naiskarmyam tatra cocyate
paratma jivayor aikyam maya atra pratipadyate
brahmano'sya param ripam nirgunam darsitam maya
sarvasya jagato'pyasya nasanartham kalau yuge
vedartha van maha sastram mayavadam avaidikam
mayaiva kathitam devi:jagatam nasakaranat

女神啊！我會有系統地解釋「愚昧形態的哲學 (Tamasa-Darsana)」，聆聽它，甚至連博學之士都會困惑及轉向。請聽聽。第一個概念「pasupat」處於愚昧形態，是塞瓦派(Saiva)哲學的一部分。我賜予力量的那些婆羅門，傳揚這些愚昧形態(tamasika)的哲學。例如聖人卡那達(Kanada)假定了勝論(Vaisesika，特殊神寵論)哲學。喬達摩(Gautama)編輯了邏輯(Nyaya)經典，卡皮拉(Kapila)則是數論傳統。耆米尼(Jaimini)編輯了《彌漫沙前章(Purva-mimamsa)》，傳揚虛假的無神論見解。同樣，查爾瓦卡(Carvaka，順世派)提出了他想像得來的，同樣令人誤解的理論。為了毀滅邪惡人種，主維施努的化身—佛陀(Buddha)，傳揚了虛假的教導。假象宗哲學是偽裝成佛教的虛假學說。

女神啊！在卡利年代，我會顯現為婆羅門，傳揚這種虛假哲學。這個見解與韋陀結論相反，群眾又強烈指責。我把驅使人完全放棄生命活動，以達至免除反應的無為理論，永存其中。而且我又確立了「超靈(Paramatma)」與生物體的一體性，以及梵沒有屬性的那種見解。意圖在卡利年代免去世界的罪，我給假象宗哲學蓋上了韋陀的權威和認可。

聖威給那·比克蘇然後撰述：

iti-adhikam tu brahma mimamsa-bhasye prapancitam asmabhir iti

關於這些要點的更多細節，可參照我的《布茹阿瑪-彌漫沙(Brahma-mimamsa)》注釋。

我們理解這個學者的背景和動機，這點非常重要。聖威給那·比克蘇決心要確立所有哲學宗派的大成。他沒有滋養任何針對聖山卡爾師的反感或嫉妒；相反，他保持客觀而不偏不倚的立場，審慎分析他的優劣。覺悟了絕對真理的人堅定地承認真和假，但從不陷於混淆兩者的假象之中。若草率地認為，指出虛構思辨理論中的偏差，是嫉妒之舉，那麼聖山卡爾師自己都可遭同樣的詬病。稱呼釋迦獅子佛陀(Sakya Simha Buddha)為蠢材，聖山卡爾師從未因此而被譴責。聖山卡爾師在他對《布茹阿瑪經》2/1/32的注釋撰述：

bahyartha vijnana sunyavada trayam itaretara viruddham
upadisata

‘sugatena’ spastikrtam atmano’ sambandha pralapitvam

須伽陀·佛陀(Sugata Buddha)之言毫無條理，就像喪失推理能力的人所述的一樣。

聖山卡爾師對釋迦獅子佛陀的誹謗言論，不應該使人認為他反對佛教哲學。他肩負重任，以恰當的邏輯和論點，反駁釋迦獅子佛陀的Vijnanatmavad和Bahatmavad哲學，但他反駁空虛論哲學(Sunyavada，殲滅自我)的大膽冒險，似乎不獲同一重要性。聖山卡爾師對佛陀和祂空虛論哲學的敬意，真實不虛，而且是由衷地培養一稍後會深入研究這點。聖維亞薩戴瓦之前的說話確切地宣告，聖山卡爾師是個偽裝的佛教徒。他把抵觸《韋陀經》的佛教哲學，蓋上韋陀權威的標誌，在世界上廣為傳揚。

腳注

注一. 近代的假象宗因利成便地，曲解「nirguna」一字的基本含意(nir=沒有及guna=物質形象)，誤以為「沒有物質形象」意謂「完全沒有形象」，普遍誤用這個字。儘管包羅萬有的《韋陀經》提到，主凌駕世俗之上的無數超然感知屬性。編者注。

注二. 經常譯作「不虔誠的」或「邪惡的」。然而，這字義更直接的譯文是：a—反對或相反，sura—亮光(至尊主的)。

兩個佛陀

釋迦獅子佛陀與維施努的佛陀化身

在《宇宙古史》的不同地方會看到，假象宗被稱為佛教。因此必須在本文簡略討論佛教。主佛陀的哲學或見解就是佛教。因此，讀者必須熟悉有關主佛陀的經典事實，經典宣告祂是至尊主—主維施努—的十個化身之一。聖佳亞戴瓦·哥斯瓦米(Srila Jayadeva Gosvami)的作品《哥文達之歌(Gita Govinda)》描述了這點：

vedan uddharate jaganti vahate bhugolam udbibhrate
daityam darayate balim chalayate ksatra ksayam kurvate
paulastyam jayate halam kalayate karunyam atanvate
mlecchan murccayate dasaktikrte krsnaya tubhyam namah

奎師那啊，採用十個化身的祂！我頂拜你作為魚(Matsya)化身拯救了韋陀經典；你作為龜(Kurma)化身撐起了宇宙，又作為野豬化身瓦茹阿哈(Varaha)舉起了世界；你作為尼星哈(Nrsimha)收服了黑冉亞魔(Hiranyakasipu)；你作為瓦曼(Vamana)騙了巴利大君(Bali Maharaja)；你作為手持斧頭的茹阿瑪(Parasurama)滅絕了腐敗的武士階級；你作為茹阿瑪(Rama)剷除了茹阿瓦拿(Ravana)；你作為巴拉茹阿瑪(Balarama)拿起了犁；你作為佛陀賜予憐憫，你又作為騎士卡爾葵(Kalki)殺戮了野蠻民族(Mlecchas)。¹

聖佳亞戴瓦在他《十化身頌(Dasa Avatara Stotram)》的第九個詩節撰述：

nindasi yajna vidherahaha srutijitam
sadaya hrdaya darsita pasughatam
kesava dhrta buddha sarira
jaya jagadisa hare jaya jagadisa hare

宇宙之主啊，凱薩瓦(Kesava)！你採用了主佛陀慈悲為懷的形象，制止了屠殺動物，那是《韋陀經》嚴禁的。

若這位主佛陀是主維施努的化身，那就需要更進一步解釋和分析，聖山卡爾師與祂的關係。若聖山卡爾師的哲學被稱為佛教的另一種展示，那就必須研究此事。聖山卡爾師對佛陀的評價看似隱晦含糊，因為他會讓我們相信，釋迦獅子佛陀與奉獻者所崇拜的主佛陀是同一人物。然而，這與事實相去頗遠。我們崇敬的師尊(gurudeva)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爾(Srila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Thakura)透露，釋迦獅子佛陀只不過是個非常聰明的凡人，得到一些內在覺悟的大學問家。因此，透過宣告釋迦獅子為主佛陀，或透過把他與主維施努的化身相提並論，聖山卡爾師提供了充分的證據，證明他內裡悄悄培養對釋迦獅子的尊敬和奉獻心。他針對釋迦獅子的嚴責和告誡，其實只是掩眼法，意圖蒙蔽大眾。

此時或會問，在什麼情況下，聖山卡爾師認為釋迦獅子佛陀(又稱喬達摩佛陀)和佛陀化身是同一人物？為了回應這點，我懇請博學的讀者，細察聖山卡爾師的注釋。在我之前提到的他的《布茹阿瑪經》注釋裡，sugatena一字是指喬達摩佛陀，即淨飯(Suddhodana)和摩耶夫人(Mayadevi)的兒子，而不是指維施努的原始佛陀化身。討論佛陀的哲學時，聖山卡爾師在他的注釋裡提及他的名字：「sarvatha api anadarniya ayam sugata-samayah sreyaskamaih iti abhiprayah」—在這句話裡，sugata(須伽陀)又是指喬達摩佛陀，即摩耶夫人的兒子。「samayah」一字表示哲學

結論(siddhanta)，例如喬達摩佛陀的哲學結論。然而，維施努的佛陀化身(Visnu Avatara Buddha)的別名，也真的是須伽陀，因此山卡爾師欺詐地加插釋迦獅子佛陀，好像他就是維施努的佛陀化身。把須伽陀佛陀之名，用於維施努的佛陀化身，在佛教經典早已存在。在《阿瑪爾叩薩(Amarakosa)》一書，著名的虛無主義者和無神論者阿瑪爾·星哈(Amara Simha)所寫的一篇極古老論文，證明了這點。據信，阿瑪爾·星哈是生於山卡爾師誕生前的一百五十年左右。阿瑪爾·星哈是婆羅門薩巴爾·斯瓦米(Sabara Svami)的兒子，薩巴爾兒女眾多，他們同父異母，母親的階級也各有不同。這個關於阿瑪爾·星哈的古老詩節，在古代學界眾所周知：

brahmanyam abhavad varaha mihiro jyotirvidam agranih
raja bhartrharis ca vikramanrpah ksatratratmajayam abhut
vaisyayam haricandra vaidya tilako jatas ca sankuh krti
sudrayam amarah sadeva sabara svami dvija sya atmajah

瓦茹阿哈·米黑爾(Varaha Mihira)是最偉大星相家之翹楚，誕自婆羅門女子腹中。國王維誇瑪(Vikrama)和國王巴陀哈瑞(Bhartrhari)，誕自統治階層(ksatriya)的母親。士農階層(vaisya)的母親，誕下哈瑞祭鐸(Haricandra)，即優秀的阿育韋陀醫師(vaidya tilaka)和山庫(Sanku)；女僕(Sudra)母親則誕下阿瑪爾·星哈。這六位的父親都是婆羅門薩巴爾·斯瓦米。

《阿瑪爾叩薩》談及兩位佛陀

阿瑪爾·星哈是多部佛教書籍的作者。這些書籍全都巧合地成為聖山卡爾師的藏書，他後來只保留了《阿瑪爾叩薩》，把其餘統統燒毀。以下有關佛陀的詩節見於《阿瑪爾叩薩》。

sarvajnah sugato buddho dharmarajas tathagatah
samanta bhadro bhagavan marajil lokajij jinah
sadabhijno dasabalo' dvayavadi vinayakah
munindra srighanah sasta munih

全知而超然的佛陀，正義之王，祂來了，恩澤眾生，包容天下蒼生的主，愛神瑪爾(Mara)的征服者，各個世界的征服者，控制他感官的祂，抵禦六個敵人的保護者，十種力量的擁有者，一元論的發言人，首屈一指的領袖，苦修者之主，顯赫輝煌的化身及苦修者之師。

上述詩節包含維施努佛陀化身的十八個名字，其中包括須伽陀這個名字，以下詩節則包含釋迦獅子佛陀的七個別名，卻隻字不提須伽陀。

sakyamunis tu yah sa sakyasimhah sarvarthasiddha sauddhodanis
ca sah
gautamas carkabandhus ca mayadevi sutas ca sah

釋迦族之師，釋迦族之獅，所有目標的達成者，淨飯之子，喬達摩傳系的，被困者之友，摩耶夫人之子。

在這些始自sarvajnah及以munih結束的詩節，是稱呼維施努主佛陀的原始化身的十八個名字。接著那七個始自Sakya-munistu以至Mayadevi-sutasca的名字，是指釋迦獅子佛陀。前十八個名字所指的佛陀，和後七個名字所指的佛陀，顯然不是同一個人。博學的聖茹阿古納·查誇瓦提(Sri Raghunatha Cakravarti)在他的《阿瑪爾叩薩》注釋，也把詩節分成兩部份。對維施努佛陀化身的十八個名字，他寫了「astadas buddha」等等明確僅指維施努化身的字眼。接著，在他對釋迦獅子的七個別名的注釋，他寫了：

「ete sapta sakya bangsabatirneh buddha muni bishete」意謂—
「接著那七個始自Sakya-munistu的名字，是生於釋伽(Sakya)王朝的佛陀-牟尼(Buddha-muni)的別名。」

因此，從以上詩節及它們的注釋真的顯然而見，須伽陀佛陀與無神論聖人喬達摩佛陀，不是同一個人。我借此機會請求博學的讀者，參考可敬的H.T.柯爾布魯克先生(Mr. H. T. Colebrooke)，在1807年²出版的《阿瑪爾叩薩》。該書的第二和第三頁，解釋了「佛陀」這個名字。在第二頁對前十八個名字的「旁注」表明，這些是阿近(Ajina)或佛陀的名字，而其後七個名字的「旁注」則說明，這些是釋迦獅子佛陀的別名。另外又增添了一個腳注，澄清其後七個名字的第二位佛陀—腳注(b)「以他為名的宗教之創辦人。」

柯爾布魯克先生在他的序言，列舉他用作參考的多本注釋的名稱。除了茹阿古納·查誇瓦提的注釋之外，他參考了其他二十五本書籍。可以肯定的說，無神論的三根支柱—Bahyatmavada、Jnanatmavada和Sunyamavada—的傳揚者，都是喬達摩佛陀，即釋迦獅子佛陀。無論如何，沒有證據顯示須伽陀佛陀，即主維施努的化身，以任何形式與無神論有任何關係。釋迦獅子或悉達多佛陀(Siddharta Buddha)從他的靈性導師，喬達摩·牟尼(Gautama Muni)那裡獲授名喬達摩，後者是屬於卡皮拉王朝的。古老的佛教論文《Sundarananda Carita》確認了這點：「guru gotrad atah kautsaste bhavanti sma gautamah」—意謂「考薩(Kautsa)啊，由於他的老師是喬達摩，他們因此以他的族系著稱。」

有關兩位佛陀的其他佛教典籍

除了聖山卡爾師非常喜愛的《阿瑪爾叩薩》之外，尚有其他著名的佛教文獻，例如《般若波羅密多經(Prajna-Paramita

Sutra)》、《小品般若經(Astasastrika Prajna-Paramita Sutra)》、《十萬頌般若經(Sata-sastraika Prajna-Paramita Sutra)》、《方廣大莊嚴經(Lalita Vistara)》等等。適當鑽研這些文獻，揭示三類佛陀的存在，名為：

- **凡人佛陀**：像喬達摩那樣，在悟道之後以佛陀見稱。
- **菩薩(Bodhisattva)佛陀**：像天生悟道的薩曼塔·巴鐸卡(Samanta Bhadraka)那樣的人物。
- **原始(Adi)佛陀**：全能維施努的主佛陀化身。

《阿瑪爾叩薩》表明，主佛陀，即主維施努的化身又稱薩曼塔·巴鐸(Samanta Bhadra)，喬達摩佛陀則是凡人。除了《阿瑪爾叩薩》提及維施努佛陀化身的十八個名字之外，上述佛教文獻都記錄了主佛陀的多個名字。《方廣大莊嚴經》第二十一章第一百七十八頁，描述了喬達摩佛陀怎樣像原始佛陀那樣，在同一地點冥想。

ea dharanimunde purvabuddhasanasthah
samartha dhanur grhitva sunya nairatmavanaih
klesaripum nihatva drstijalan ca bhitva
siva virajamasokam prapsyate bodhim agryam

坐在上一位佛陀出生地的神聖土地上的那位，是在空虛論及棄絕之途之上。以他的武器，即強而有力的弓，他征服了痛苦和假象之敵。因此他會憑智慧臻達無憂無慮及疏離俗世的吉祥之境。

從這個詩節顯然易見，喬達摩佛陀意識到，前一位佛陀的出生地的靈性能量，下定決心要在那附近的一棵菩提樹下，履行冥想和苦行。這個地方的古老原名是葵卡塔(Kikata)，但喬達摩在這裡悟道之後，此地便稱為菩提伽耶(Buddha Gaya或Bodhi

Gaya)。即使時至今日，在菩提伽耶崇拜佛像的儀式，都是由屬於聖山卡爾師派，「給瑞(Giri)」階級的棄絕僧(sannyasi)進行的。這些僧侶普遍贊同，伽耶佛陀(Buddha-Gaya，即維施努的佛陀化身)是喬達摩佛陀的始祖，喬達摩隨後來到原始佛陀的出生地修習冥想。知道這個地方滿載無邊的靈性力量，釋迦獅子佛陀選擇在此臻達解脫。

《楞伽經(Lankavatara Sutra)》是著名的權威佛教經典。從該書所見的佛陀描述，可以肯定地斷定，祂不是更近代的釋迦獅子或喬達摩佛陀。在該書的開端，我們看到茹阿瓦拿，即蘭卡王，先祈求維施努的原始佛陀化身，然後再向繼後的未來佛陀祈禱。下面重寫了這段禱文的其中一部分：

**lankavatara sutram vai purva buddha anuvarnitam
smarami purvakaih buddhair jina-putra puraskrtaih
sutram etan nigadyante bhagavan api bhasatam
bhavisyatyanagate kale buddha buddha-sutas ca ye**

茹阿瓦拿，即蘭卡王，先以「陀塔卡(Totaka)」調子誦讀，然後唱頌下列禱文—「我援引我記憶之中那稱為《楞伽經》的訓誡，即前一位佛陀(維施努化身)編輯及傳揚的。近(Jina，主佛陀)的兒子呈獻了本書。主佛陀及祂那些會在未來顯現的兒子們，以及至尊主，即維施努化身，會繼續教導本書的一切。」

名為佛陀的安贊之子有別於淨飯之子

有些人也許會認為，對佛陀展現更大程度的尊敬和誠摯敬意的人，不是山卡爾師，而是奉獻者，因此，正是他們也應該稱為佛教徒。我個人在這方面的意見是，根據《林伽宇宙古史(Linga

Purana)》、《巴威斯亞宇宙古史(Bhavisya Purana)》，以及《瓦茹阿哈宇宙古史》所提及的十個維施努化身之中的第九個，其中所描述的佛陀，與喬達摩佛陀不是同一個人物，後者是淨飯之子。奉獻者從不崇拜虛無主義和無神論(sunyavada)佛陀，或喬達摩佛陀。他們僅以《聖典博伽瓦譚(Srimad-Bhagavatam)》10/40/22的這段禱文，崇拜主維施努的第九個化身—主佛陀：

namo buddhaya suddhaya daitya-danava-mohine

至尊主佛陀啊！我頂拜你，你全無過失，為了哄騙邪惡及無神論的那類人而顯現。

早在《聖典博伽瓦譚》1/3/24，以下列形式描述了主佛陀的降臨：

**tatah kalau sampravrtte
sammohaya sura-dvisam
buddho namnanjana-sutah
kikatesu bhavisyati**

然後，在卡利年代初，僅是為了哄騙那些嫉妒滿懷信心的有神論者的人，主會在伽耶省顯現為佛陀，即安贊(Anjana)之子。

這個詩節提及的佛陀是主佛陀，即安贊之子；有些人又稱之為「阿近(Ajina)」之子。聖施瑞達爾·斯瓦米(Sri Sridhara Svami)在他對這個詩節的權威注釋撰述：

**buddha avartaramaha tata iti anjanasya sutah
ajina suta it pathe ajino' pi sa eva kikatesu madhye gaya-pradese**

「tatah kalau」等等詞語，描述維施努的佛陀化身是安贊之

子。「jina sutah」等等詞語之中的阿近(Ajina)，其實是指安贊。蔡卡塔是伽耶地區的名字。

不是弄錯了就是某些其他的原因，一元論者視聖施瑞達爾·斯瓦米屬於他們的派別和信仰。可能就是那樣，不論他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假象宗都能毫不猶豫地從容接受。下列引述摘自《尼星哈宇宙古史(Nrsmha Purana)》36 / 29：

kalau prapte yatha buddho bhavannarayana – prabhuh

在卡利年代，至尊主拿茹阿央那(Narayana)顯現為佛陀。

從這個詩節可以清楚估計主佛陀的顯現；祂大約活在三千五百年前，或以準確的天文和星相學計算，約於四千年前。關於祂誕生時的星相事實，《Nirnaya-sindhu》文集在第二章說明：

jyaistha sukla dvitiyayam buddha-janma bhavisyati

主佛陀將顯現在佳斯塔月份(Jyaistha，印度曆法的第三個月)，盈月的第二天。

該書另一處描述到崇拜主佛陀的步驟。

pausa suklasya saptamyam kuryat buddhasya pujanam

特別是在跑薩月份(Pausa，印度曆法的第十個月)，盈月的第七天崇拜主佛陀。

這些經典提及的崇拜儀式、禱文和步驟，全都清楚表明，它們是為了主維施努的第九個化身的。《維施努宇宙古史(Visnu Purana)》、《火神宇宙古史(Agni Purana)》、《瓦瑜宇宙古史(Vayu Purana)》及《斯刊達宇宙古史(Skanda Purana)》等等眾

多權威的韋陀經典，都一再提到主佛陀。更近代的文獻《至尊女神(Devi Bhagavat)》所提到的佛陀，以及在《喜樂能量(Sakti Pramoda)》所提到的釋迦獅子，都不是維施努的佛陀化身。

真相依然是，眾多不同的半神人和女神受到他們各自的奉獻者崇拜，釋迦獅子佛陀(他是無神論者)同樣也受到他的追隨者崇拜或稱頌。然而，這與《聖典博伽瓦譚》宣告的人類永恆宗教，即永恆宗教之途完全分開，毫無關係。

根據德國學者麥斯·米勒(Max Mueller)所言，釋迦獅子佛陀在西元前477年，生於迦毘羅衛城(Kapilavastu)內的藍毗尼園(Lumbini)。這個在尼泊爾的泰然(Terai)地區，當時人口眾多的古城名頌一時。釋迦獅子或喬達摩佛陀的父親稱為淨飯，他的母親則名為摩耶夫人，這全都獲公認為歷史事實。雖然安贊之子和淨飯之子兩者同名(佛陀)，他們卻是兩個不同的人物。他們其中一人生於葵卡塔—現以菩提伽耶著稱，第二位佛陀則生於尼泊爾的迦毘羅衛城。因此維施努佛陀化身的出生地、父母和時代，與喬達摩佛陀的出生地、父母、時代等等截然不同。

因此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一般稱為「佛陀」的著名人物，不是維施努的化身—原始的主佛陀，有鑒於此，山卡爾師在這方面的見解完全不可接受。在傳統和歷史事情找到分歧之處不足為奇，但對重要而意義重大的問題，則必需不偏不倚的客觀討論。被佛陀的人格和聲望吸引，榮耀及尊重他是一回事，但對他的哲學和教導印象深刻，虔誠地皈依給他，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不論情況會是如何，我確信可敬的讀者已經掌握到關鍵要點，佛陀不是單一人物，而至少是兩個分開的身分—釋迦獅子有別於主佛陀，即維施努的第九個化身。這兩個佛陀之間有一些雷同之處，這點肯定不容否認，但他們是兩個不同的人，這點無可置疑。

腳注

注一. Mleccha—野蠻民族；源於梵語字根mlech，意謂發音模糊不清(梵語)—外國人；非雅利安人；賤民種族的男子；任何不操梵語，不遵循韋陀社會和宗教風俗的人。

注二. 這本書在亞洲協會(Asiatic Society)贊助下出版，可以在其下圖書館參考閱讀。詳見www.indev.nic.in/asiatic/。編者注。

佛教對山卡爾師的影響

佛教追隨者聖葵蘇瑞·穆罕·查陀帕達亞(Sri Kisori Mohana Cattopadhyaya)，在他的著作《般若波羅密多經》第一七七頁撰述：

「佛教的空虛論概念，與印度教(山卡爾師)的『非人格梵』概念殊途同歸。」

那位山卡爾師是佛教的傑出宣導者，這個題目甚具爭議性。而且，他的書繼續無可置疑地證明，山卡爾師的想法和教導，符合佛教徒自己的見解。數論派哲學家如威給那·比克蘇，帕坦佳里(Patanjali)派的瑜伽師；韋陀結論的哲學家、聖茹阿瑪努師(Sri Ramanuja)、聖瑪德瓦(Sri Madhava)、聖基瓦·哥斯瓦米(Sri Jiva Gosvami)、聖瓦拉巴師(Sri Vallabacarya)、聖奎師那達斯·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Srila Krsnadasa Kaviraja Gosvami)、聖巴拉戴瓦·威迪亞布薩那(Sri Baladeva Vidyabhusana)等等著名學者和典範師，以至佛教學者；全都視山卡爾師為佛學思想派的傑出支持者和擁護者。

聖山卡爾師對佛教所展示的萬分虔敬和尊重，僅是我們之前就這方面所提出的，不同事實、判斷和論點的明證。多部《宇宙古史》都指山卡爾師的哲學和教導，是偽裝的佛教。理解到《宇宙古史》的這些說話都是無可辯駁的，很多山卡爾師派的擁護者，都假定這些詩節和說話是添加的，然後試圖向無知百姓灌輸虛假不實的謬論。事實上，他們無法提供半點證據，支持他們的主張。

佛教和聖山卡爾師的結論

比較佛教哲學歷史悠久的訓誡和傳統知識，顯示聖山卡爾師的教導有眾多雷同之處。不過，單憑歷史悠久的傳統訓誡(aitihya)把山卡爾師標籤為佛教的密使，可能會招致假象宗的激烈反對。因此，為了設法解決他們的異議及滿足他們，我會著眼於說明這種哲學的發展和擴張，一絲不苟地闡明兩個思想派別的哲學結論，提出他們的雷同之處，惠澤我可敬的讀者。

物質自然(Prakrti)其實是假象，或它的一部分，同樣，把喬達摩佛陀對泛神論的演繹，標籤為假象宗也不失為過。「Buddha(佛陀)」一詞源自梵語budha一字，由此衍生意謂感知或知識的bodha。喬達摩佛陀誕自摩耶夫人腹中—同樣，迷幻的物質自然之母所產生的知識(budha)，也稱為假象宗，佛陀傳揚的訓誡則稱為佛教。值得一提的相關事實是，在喬達摩佛陀顯現以後，假象宗獲得獨特的特性，既明確展現，又向世界傳揚。在原始的主佛陀顯現之前，非二元論或一元論(advaitavada)的訓誡，與山卡爾師和喬達摩佛陀的一元論宗派頗有差別。我們現在的主要目標是，善用所有方法，顯示聖山卡爾師的教導和佛教的相似之處。佛教的物質世界(jagat)、超然(brahman)、空(Sunya)、解脫方法(moksa)、梵的一體性等等概念，與聖山卡爾師假象宗的那些全都吻合，就像以下將會展示的那樣。

佛教的虛假宇宙概念

根據佛教哲學，宇宙是零，即空的一部分。宇宙之源是零或空虛狀態，它的終結也是虛假的，即零。因此當它的開始和終結都是虛假時；過渡期或中段必定也是虛假的。他們否認時間(kala)以任何形式存在。因此所有存在的實體，萬事萬物由始至終都是空的。過去不存在，將來不存在，而在兩者之間，終極而言，現在都不存在。他們假定：「現在不存在，它只是對過去和將來的

另一個稱謂而已。例如一個字在說出來之前，正處於將來，一說了這個字，時間就變成過去，現在便已耗盡了，消失無蹤。」佛教徒想以這種邏輯和論點，證明目前展現的宇宙是不存在的。

奉獻者的觀點是，當人說「茹阿瑪活著」時，那不是至少表示那句話需要某人的真實存在，才可以說這樣的話嗎？若一切都是零，那麼那個反對「現在」存在的人，包括他的心和邏輯，統統都不存在！事實上，若實事求是地渴望查究他存在的本質，便能察知現在其實確實存在，從而便能夠察知過去和將來的轉變。若什麼都不存在，那麼釋迦獅子佛陀怎能誕生在這個世界呢？他怎能放棄他的王國，確立他的哲學呢？或者就是這樣，佛教否認宇宙及過去、現在和將來等等時間因素的存在。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聖山卡爾師贊同了這個見解。

山卡爾師教導宇宙是虛假的

忠實地遵循釋迦獅子佛陀的步伐，聖山卡爾師也假定了宇宙的終極原因，是沒有品質，不存於時間之內的非人格一體(sunya) 這個理論，他描述為不可知的(avidya)。他的不可知概念難以捉摸，實際上無法說明。這不可知既非永恆真實，卻不虛假，而是與「永恆真實(sat)」和「不存在又不真實(asat)」截然不同，又令人費解的原則。作為可以理解的概念，它是無法表達的，他自己的承認，能夠輕易證實這點。山卡爾師在他的著作《Ajnana Bodhini》的第八句話撰述：

**bho bhagavan yad bhrama matra siddham tat kim satyam?
are yatha indrajalam pasyati janah vyaghra jalatadadi
asatayataya pratibhat kim / indrajala bhrame nivrtte sati
sarvam mithya iti janati idam tu / sarvesam anubhava siddham**

主啊！只可以在假象裡得到(看到)的，能夠是真實的嗎？魔術師在舞臺上變戲法，觀眾怎會覺得老虎或瀑布的幻覺不是真的？(意思是，它不是真的。)但在魔術表演之後，每個人都意識到，那個幻覺其實是假象。所有人都能輕易理解此事。

在他的《Nirvana Dasaka》一書，他又撰述：

na jagran na me svapnako va susuptir na visve

我沒有經歷清醒狀態、造夢狀態或酣睡。

這樣的說話確切地說明，聖山卡爾師像喬達摩佛陀那樣否認宇宙的存在。在別處，聖山卡爾師在《Atma-pancaka》的詩節六表明：

**abhatidam visvam atmany asatyam
satya jnana ananda rpena vimohat
nidra mohat svapnavat tan na satyam
suddah purno nitya ekah sivo' ham**

在這個詩節的含意，「svapnavat tanna satyam」這個片語是指宇宙。「宇宙是不存在的，就像南柯一夢那樣虛假。當我們在造夢狀態酣睡時，宇宙才顯得真實，事實上它並不存在。」

佛陀在某些地方指宇宙為「印象(samskara)」，山卡爾師則宣稱宇宙如夢。因此可以看見，原則上，夢(svapna)和印象都是相同的，即同義的，因為兩者都存在於想像的領域。夢裡所見非想像的影像，是由印象造成的一那是哲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的見解。雖然聖山卡爾師在他的《終極韋陀》注釋，撕破了印象概念，但在更精密的細察之下，他那宇宙如夢的概念，與印象哲學顯然一模一樣—它們的差別只在於專門術語。

按照聖山卡爾師的說法，不可知(avidya)是宇宙之原，當他解釋不可知的含意時，他談到超越於存在和不存在，無法表達的真象—把它與佛陀的空虛概念比較時，察覺不到兩者的分別。他「牡蠣和銀」的比喻推斷，一時把牡蠣誤認為銀是由於不可知，是因愚昧(ajnana)而產生的。牡蠣的光澤使它變成銀色的錯誤假定，取決於短暫而易犯錯的理解角度。只要不可知持續，對外觀的堅信便堅定不移，根據佛教的理解，不可知只是暫時性的。他們因此假定，牡蠣是銀色的這個暫時假定只是愚昧，由於這愚昧不存在於時間之中—過去、現在和將來，因此它是虛假的。可敬的聖茹阿珍鐸納·哥薩(Sri Rajendranatha Ghosa)對聖山卡爾師的見解，作出下列假說：

「那不存在的具有外觀或顯現—就像這個宇宙；而真正存在卻不顯現，就像梵。」這種想法只是附和佛教見解。因此佛教學者和哲學家給那施瑞(Jnanasri)說：

yat sat tat ksanikam

那似是真是的卻短暫而飛逝，因此它是假的。

注釋佛陀「短暫顯現」的概念時，聖山卡爾師在他的《Atma-pancaka》，詩節四十四撰述：

rajju-jnanat ksanenaiva yad vad rajjurhi sarpini

解釋這句說話；

誤把蛇(sarpa)作為繩子(rajju)，縱是假象，卻是短暫的。同樣，這個宇宙的虛幻顯現，其實也是短暫的。

我請我們可敬的讀者擔任裁判。聖山卡爾師對宇宙存在之短暫虛假顯現的解釋，與釋迦獅子佛陀對時間連續體並不存在的見

解之間，有什麼差別？

梵與空

在宇宙方面，我提出了聖山卡爾師和喬達摩佛陀兩者，都贊成同一結論。宇宙若不存在、虛假、短暫、只是外觀或幻象，那麼什麼是真實而永恆存在的呢？—這正好是我們在這裡需要斷定的。對非二元論的喬達摩佛陀而言，空就是真象，也是永恆存在的，即是說空的知識就是至高覺悟。對非人格主義者山卡爾師而言，梵就是永恆真象；例如梵覺是至高覺悟。我們之前引用了聖山卡爾師的說話：「那沒有外貌(形象)的，是永恆存在的真象(sat)」，佛陀則說，不展現的(沒有外貌或形象)就是空，即永恆真象。聖山卡爾師描述這「永恆真象」是梵，即絕對真理，它與佛陀空虛論的概念相同。而且，聖山卡爾師老練地把佛陀的空概念，保持完整及妥善保護，同時又用梵這個名詞代替，意指同一概念。此外，不論佛教徒必須再說什麼關於空的事情時，聖山卡爾師僅以描述梵來重複這些言論。因此在詳細審視之後，可以發現空和梵之間毫無抵觸。我會用一些例子，進一步確立這個是鐵一般的事實。

喬達摩佛陀的空虛論概念

下列引述摘自極具權威的佛教文獻《般若波羅密多經》—經文十六：

sudurbodhasi mayaiva drsyase na ca drsyase

你(空)極難理解；你像假象那樣展現和不展現。

這同一本書的經文二有云：

akasmiva nirlepam nisrapancam niraksaram

yastam pasyati bhavena sa pasyati tathagatam

察知你是天空或以太一疏離，非物質而無形無相的空，那個人已覺悟了空(tathagata)。

佛教文獻《小品般若經》的第二輪記載：

sarva dharma api devaputra mayopamah svapnopamah

pratyag buddho'pi mayopamah svapnopamah

pratyag buddhatvam api mayopamam svapnopamam

samyak sambuddho'pi mayopamah svapnopamah

samyak sambuddhatvam api mayopamam svapnopamam

神子啊！所有宗教都是如夢假象。每個佛陀，甚至是所有菩薩(佛陀)和所有宗教教導都是如夢假象。

在《Sarvadarsana-sangraha》一書，哲學家薩央·瑪德瓦(Sayana Madhava)再次在第十五條，這樣闡述佛教原則：

madhyamikas taavad uttama prajna ittham acikathan

bhiksupada prasarana-nyayena ksana-bhangadyabhidhana

mukhena

sthayitva anukula vedaniyatva anugatva sarva-satyatva bhrama

vyavarttanena sarva-sunyatayam eva paryavasanam

atas tattvam sad asad ubhayanubhayatmaka catuskoti

中觀學(Madhyamikas)之中最聰明的人，作了乞丐感到不適而伸腿的比喻。因此，介紹了每種體驗的本質，都是短暫而不存在的這個理論，即使夾雜了痛苦，也馬上接受它是有利的。這個理論駁倒萬物存在的假定。完成了此事之後，所有

理論都歸於空虛論。這事實上表示，在永恆、非永恆以及不是這兩者之四個特性之上，就是空的狀態。

在同一本書，第二十一條解釋空的概念：

**kecana bauddha bahyesu gandhadisu antaresu
rupadi-skandhesu satsvapi tatran astham utpadayitum
sarvam sunyam iti prathamikan vineyancikathan**

一些佛教徒教導初學者的策略是，解釋物質和感官察知(氣味、視覺、聆聽、品嚐等等)、內在形象，以至「永恆」，全都是空的。因此他們灌輸他們的學生，要冷對這一切。

在《方廣大莊嚴經》的第二十一章，看到關於釋迦獅子佛陀的這句話：

samartha dhanur grhitva sunya-nairatmavadine klesaripun nihatva

釋迦獅子佛陀能夠以空和無我(nairatmavad)之弓，消除物質存在之苦。

從以上那樣的，以及所有從不同的權威佛教經典，搜集得來的眾多證據，可以斷定在空之中解脫的那個虛無主義概念，就像融入無邊無際的浩瀚穹蒼一無形象又非物質。而且，物質是空—原始原因—的轉變，一切就像南柯一夢，即假象。雖然物質是短暫的，它的來源和原始原因卻是空。

《般若波羅密多經》有云：「當芒果的品質和特性與芒果分開時，便臻達空。」聖山卡爾師無品質梵的概念，只是空的別名。佛陀說：「沒有活動或品質的，就是空」；聖山卡爾師則說：「沒有品質的，就是梵」。

聖山卡爾師的「梵」學說

釋迦獅子佛陀的空虛論，與聖山卡爾師的「梵說 (Brahmanism)」之間的雷同之處，這個主題需要必然而恰當的比較，例子如下所示。聖山卡爾師在他的《直接體驗真理 (Aparoksanubhuti)》，詩節四十五、四十六和九十四撰述：

upadanam prapancasya brahmanonye na vidyate
tasmāt sarva prapanco'yam brahmaivasti na cetarat
brahmanah sarva-bhūtāni jayante paramatmanah
tasmād etāni brahmaiva bhavanti avadharayet
upadanam prapancasya mrdbandasyeva drśyate
ajnanam ca iti vedantastan nastaiḥ ka viśvata

詩節(四十五)：「梵構成物質宇宙的要素和原因，其上空無一物」。

詩節(四十六)：「梵既是生物體的原由，又是源頭。因此，所有物質二元性和差別也是梵自己一應該這樣想。」

詩節(九十四)：「就像土、水等等都是製造陶壺所需的材料，同樣，不可知也是構成物質宇宙的要素。《奧義書》質疑，一旦移除了這個不可知之後，物質或宇宙還餘下什麼？」

由此顯而易見，聖山卡爾師贊成梵是宇宙的原始原因。他的見解是，所有生物體都衍生自梵，梵又因愚昧而再展現為宇宙。一旦毀滅了不可知，那麼所展現的一切(眾生)都毀滅，轉變成梵。宇宙是恐懼和痛苦等等二元性的孕育之地。釋迦獅子佛陀試圖以空虛論的武器，消除世界之苦，聖山卡爾師則試圖以「梵」概念這武器完成同一件事。因此為了消除物質痛苦，聖山卡爾師用了

覺悟非人格梵的途徑，喬達摩佛陀則用了他的空虛論途徑。隨著宇宙虛幻或如夢的顯現消散，一種理論聲稱剩下梵，另一種則聲稱剩下空。此時，要緊的是揭示每個倡議者推薦的，驅散這宇宙虛假顯現的方法。為了更加理解他們有多贊同彼此的意見，必須探索和分析這個主題。

佛教的解救之途

關於透過佛教臻達解救的方法，薩央·瑪德瓦撰述：

tat dvividham tadidam sarvam dukkham dukhayatanam
dukkhasadhanam ceti bhavayitva tan nirodha upayam tattva
jnanam sampadayet/ ata eva uktam dukkha-samudaya-nirodha-
margascaturah aryabuddhasyabhimatani tattvani/ tatra dukkham
prasiddham samudayo dukkha-karanam tad dvividham pratyayopa-
nibandhano hetupanibandhanasca

覺悟到這個宇宙滿是痛苦，又是悲哀的範圍及悲哀之源，必須努力獲得哲學知識，作為根除悲傷的方法。達成此事有四條途徑。但根據佛陀之言，所有哲學知識都是終止悲傷的方法。每個人都知道悲傷的定義。但任何人知道宇宙本身正是悲傷和痛苦之原嗎；這個原因有兩種—「與感覺有關的 (pratyayopanibandhana)」和「與因果循環有關的 (hetupanibandhana)」。

在《般若波羅密多經》的第十七節，看到這句自我讚揚的說話：margaste meko moksasya iti niscayah，意謂「你是唯一的解救途徑，別無他法，千真萬確。」大乘佛教(Mahayana)的很多書籍都公認，《般若波羅密多》的解救之途最重要。《十萬頌般若》開宗明義撰述：

除了《般若波羅密多》記載的知識之外，無法從其他知識獲得解救。因此必須謹慎恭敬地聆聽和閱讀。

在該書的另一處看到下列說話：

**ya sarvajnataya nayaty upasamam santyaishinah sravakan
ya margajnataya jagaddhita krpa lokartha sampadika
sarvakaram idam vadanti munayo visvamm jaya saṅgata
tasmai sravaka-bodhasattva ganino buddhasya matre namah**

它的慈悲令人得到完整知識，《般若波羅密多》獎勵它那些渴求安寧的讀者，完全終止物質存在的所有痛苦。它知道通往解脫的途徑。因此它獨自就是整個宇宙的祝福之源。我頂拜書本形象的《般若波羅密多》菩薩。

上述摘自佛經的引文使我們斷定，解脫(在空之中獲得解救)就是覺悟基本真理，即《般若波羅密多》。《般若波羅密多》本身的第一個訓誡—經文—，解釋了佛教徒透過這部《般若波羅密多》所確切理解到的：

**nirvikalpe namastubhyam prajna-paramite' mite
ya tvam sarva anavadya angi nirvadyair niriksase**

哀哉，《般若波羅密多》！我必恭必敬地頂拜你。你是絕對而深不可測的。你的支體和結構都完美無瑕。因此唯獨毫無過失的人，才可察知你。

若分析這個詩節的每一個字，便能清楚看到，聖山卡爾師建議的臻梵之途與這點完全吻合。此外，佛教徒假定，上述兩類原因的終止—與感覺有關的及與業報循環有關的導致解救。薩央·瑪德瓦在他的著作提及這點：

tad ubhaya nirodha karanantaram vimala jnanodayo va
muktih tannirodhopayo margah sa ca tattva jnanam
tac ca pracina bhavana balad bhavati iti paramam rahasyam

究其意思，表示，

根除了這兩個原因時，純粹知識便綻發；換言之，獲得解救。那些有資格根除和毀滅這兩個原因的人，便獲得絕對知識。這絕對知識，即《般若波羅密多》，只能憑藉古老智慧的力量臻達。這是極奧妙的秘密。一旦毀滅了原因，效果便自動失效—這個真理不喻自明。

因此根據佛教哲學，獲得空的唯一方法是，使宇宙展現的原因失效，失效方法就是獲得絕對而深不可測的知識。

聖山卡爾師闡釋的解救

山卡爾師作了一首名為Kevalo'ham的詩，他在詩中刻劃了獲得解救的程序。我們在這裡引用那首詩的一個詩節；詩節二：

brahma bhinnatvavijnanam bhava moksasya karanam
yena advitiyam anandam brahma sampadyate budhaih

覺悟到梵是非二元的(無異於宇宙)，就是解救境界，即從物質存在解脫出來。淵博學者以這個覺悟程序，臻達那「獨一無二」，稱為梵的喜樂化身。

下一個詩節摘自他的著作《直接體驗真理》，詩節二零六：

**tyagah prapanca rupasya cidatmatvavalokanat
tyago hi mahatam pujoyah sadyao moksamayo yatah**

直接察知已經悟道的自我時，便放棄具有它那所有物質形象的宇宙。偉大人物敬重這種棄絕狀態，因為它迅即導致解救。

直接察知靈性自我或覺悟梵的非二元等等，都是獲得解救的程序。覺悟獲假定為驅散不可知或愚昧的原因。因此喬達摩佛陀的絕對知識概念 (prajna)，與聖山卡爾師的梵覺概念 (brahman-jnana) 一模一樣，沒有差別。聖山卡爾師大量引用《愛塔瑞亞奧義書 (Aitareya Upanisada)》，又在他的著作《薩瑞瑞卡論》為之評注，試圖藉此支持上述見解及增加它的可信性。他引用了「prajnanam brahma」（覺悟了的梵知）和「prajnane pratisthitam」等等曼陀。聖山卡爾師的注釋，以及薩央師與其他極為倚重聖山卡爾師注釋的所有注釋，都揭示了「prajna」一字意謂「nirupadhika caitanya」，即「無我之中的悟道知覺」，「pratisthita」一字則意指「虛幻的宇宙」。

聖山卡爾師無疑掌握了，釋迦獅子佛陀無我悟道知覺的原則，稱之為「無我境界的悟道知覺」，又採納了釋迦佛陀短暫宇宙的概念，以他繩子與蛇的比喻來解釋。聖山卡爾師在他的《直接體驗真理》135進一步說明：

**karye karanata yata karane na hi karyata
karanatvam tato gacchet karyabhava vicaratah**

原因可能是內在地存於後果之中，但後果卻不是內在地存於原因之中。因此考慮到後果的缺乏時，原因便消失。

他在同一本書的詩節一三九撰述：

**karye hi karanam pasyet pascat karyam vivarjayet
karanatvam tato gacchet avasistham bhaven munih**

在後果之中觀察到原因後，便應該拒絕它。當因果關係本身消失時，所剩下的正是應該追尋的。

佛教的芒果比喻，附和了這同一個「因果」概念。現在任由可敬的讀者自行判斷，聖山卡爾師所說的「所剩下的」，是不是有別於空。芒果失去它的味道和顏色等等所有品質之後，空無一物，只有空虛而已。聖山卡爾師用他自己的專有名詞「剩餘的 (avasistha)」，掩人耳目地暗示佛陀的空。宣稱聖山卡爾師受到佛陀的假象教義影響，試圖確立他的假象宗哲學，這不會不合理。我們會清楚顯示，聖山卡爾師完全贊同喬達摩佛陀所描述的，獲得解救的程序。

佛教哲學的「空」與「梵」

梵與空之間若有差別，我們的下一步分析會是確定有什麼差別。佛教文獻《般若波羅密多》的第十九個詩節，記載了這句話：

**saktah kastvam iha stotum nirnimittam niranjanam
sarva-vag visayatitam ya tvam kvacid anisrita**

這個世界誰能稱讚你，你是沒有起作用的原因、無所依附的、既獨立又無法敘述的那一位。

我們之前討論了佛教空虛概念的不同特性，就像這些話描述的一樣：

akasam nirlepam nisrapancam niraksaram –
遍存萬有的以太或天空無所依附，非物質，又無形無相。

在《小品般若》詩節十九，釋迦獅子佛陀描述空的品質：

ye ca subhhute sunya aksaya'pi te
ya ca sunyata aprameyata api sa

蘇布提(Subhuti)啊，空取之不竭。那稱為空的，深不可測。

同一本書進一步描述了空：

aprameyam iti va asangheyam iti va aksayam iti va sunyam iti va
animittam iti va apranihitam iti va anabhisamskara iti va
anutpad iti va ajnatirikta va abhava iti
viraga iti va nirodha iti va nirvanam iti

以下是空的徵兆：深不可測、單獨、不朽、空虛、無原因、
不依附、不變、無法表達、疏離、法則及終極目標。

這同一本書的第十二個範圍(parivartta)撰述了：

sunyam iti devaputra atra laksanani sthapyante
anabhisamskara ityunutpada ityanirodha ity asamklesa
ityavyavadanam ity abhava iti nirvanam iti dharma dhatur iti
tathat eti devaputra atra laksanani sthapyante
naitani laksanani rupa-niscitani

眾神之眾子啊，有關空的特性如下所示：無法改變、自有、
難以掌握、沒有痛苦、無阻、不存在、具涅槃性質。眾神之
眾子啊，他們提出有關這點的這些特性，但事實上無法以形
象定斷它們。

仔細地審視這些特性，便揭示出聖山卡爾師對梵的教導，與
佛陀對空的教導之間沒有差別。事實上，聖山卡爾師甚至稱梵為

空。我們在下面提供必要的證據。

聖山卡爾師的空與梵的概念

透徹研習聖山卡爾師的《Vivek Cudamani》、《直接體驗真理》、《Brahmanamavali-mala》等等著作，會使人論定，他把空的所有徵兆和特性都配給了梵。他的著作可以提供大量證據，支持這個見解，但若要一一列舉所有證據，本書會不切實際地長篇大論。因此我以下只提供幾個較中肯的引言：

摘自《Vivek Cudamani》402：

**drastr darsana drsyadi bhava sunyaika vastuni
nirvikare nirakare nirvisese bhida kutah**

察看者、視野及視覺對象，與那不可改變、無形無相又沒有屬性的實體之間有差別嗎？(意謂沒有差別)。

摘自《直接體驗真理》108：

**vaco yasman nivartante tad vaktum kena sakyate
prapanco yadi vaktavyah so'pi sabda vivarjitah**

誰能描述一些無法用言語形容的存在物？雖然它容許自己成為討論的題材，它卻依然不可言喻。

從《Brahma-namavali-mala》4：

**nityo'ham niravadyo'ham nirakaro'ham aksarah
paramananda rupo'ham aham eva avyayah**

我永恆不滅、完美無瑕、沒有形象、長存不朽、洪福齊天而

取之不竭。

非二元論者與一元論者

這些分析清楚顯示，佛教思想滋養了假象宗。《阿瑪爾叩薩 (Amarkosa)》一書，稱釋迦獅子佛陀為「一元論者(advaitavadi)」，即非二元論者。知道聖山卡爾師是切切實實的一元論者，公平而客觀的觀察予我們充分的理由，相信非二元論和一元論之間沒有差別。然而，它們之間似乎時常會出現一些差異，因此為求真相而探究此事，勢在必行。

關於變化論(parinama)，佛陀說：「必須理解空是不存在的，完全空無一物，空虛而完全解脫。即使悟道的菩薩不接受空虛為空，或認為完全解脫是知覺的質量狀態，那麼他們也像正在夢裡的人一樣，處於條件作用的迷惑狀態。」

山卡爾師解釋了變化論或演變論¹，說梵是永恆的化身。他在別處說，梵是喜樂化身和完全解脫的化身。透過非正式的觀察，他們界定他們學說時所用的語言，雖有顯著差別，但在本質上，他們的含意毫無矛盾—稍為探究便會證明這是真的。若涅槃一詞，即完全解脫，傳達悟道境界的意味，沒有枯燥的知識和棄絕，又滿載靈性幽默，那就沒有人能夠反對使用這個字。佛陀和聖山卡爾師兩者都界定了，他們個別的必然原則，即空和梵分別是涅槃的化身。聖山卡爾師傳揚，梵在解脫後的狀態，被察知為無邊喜樂的化身。深思熟慮之下，這句話事實上是多餘的，因為據他所言，沒有人獲得親身臻達那個境界的資格。因此，由於它天性無法獲得，因此也可以稱之為悲哀化身；那會不合邏輯嗎？

聖山卡爾師在《直接體驗真理》，詩節一二九撰述：

**bhava-vrttyahi bhavatvam sunya-vrttyahi sunyata
brahma vrttyahi brahmatvam tatha purnatvam abhyaset**

要感知存在的事物，需要冥想它的傾向；要臻達空境，需要發展它那空無一物的特性；要臻達梵境，則需要傾向於發展它的(梵的)特性。

在上述詩節，聖山卡爾師試圖確立梵概念比空虛論高超，但更精密的細察揭示這點無法實現。那只是多餘的囉嗦。這裡暗示的是，透過冥想有感知梵的特性，便會得到梵的本體覺悟。同樣，讓自己專注於沒有感知的空的特性，便會臻達不存在的空。「有感知的梵」與「不存在的空」之間若有差別，我們勢必要討論。

必須要問的問題是，知道了這點，事實上誰真的受苦或得益？應用本體論原則尋求「察看者、情景和視域」，發現可以宣稱空那樣的物體是有感知而存在的，或是沒有感知而不存在的，這有重大好處嗎？科學家說尚有很多事物有待發現或發明，僅是承認它們可能存在，既不會危害，又不惠及任何人。發現或發明無法存在的事物，對誰同樣都沒有好處。若不能以靈性或本體論視域，感知某個物體或真象；若它沒有察看者或目擊者，便可以視之全不相干—不論我們以任何名字稱呼它，它都完全一樣。

就此而論，討論哲學家和神聖詩人之翹楚—聖奎師那達斯·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在他的著作《永恆的主采坦亞經(Caitanya Caritamrta)》中篇逍遙(Madhya) 6/168所作的以下詩節，意義重大：

**veda na maniya bauddho haya ta' nastika
vedasraya nastikya-vada bauddhake adhika**

佛教徒不接受《韋陀經》的權威性，因此他們被視為不可知論者。然而，那些聲稱相信韋陀經典，卻按照假象宗傳揚不

可知論的人，其實比佛教徒更危險。

比較佛陀與聖山卡爾師時，聖奎師那達斯·卡威茹阿傑幾乎找不到任何差別，反而斷定在兩者之中，聖山卡爾師是更堅定的無神論者。究其原因是，聖山卡爾師的教導表面上是有神論的，相信他是韋陀結論及有神論學者，無知的普羅大眾會輕易受到誤導；如此一來，也會不知不覺地變成無神論者。這是卡利年代自我確立的其中一種最狡猾的方法。

偽裝假象宗的原因

雖然非二元論(Advayavada)與一元論實際上是一樣的，儘管深知它們之間沒有差別，聖山卡爾師確定他自己的教導時，卻拒絕使用佛教一詞。他這樣做有個獨特原因；他的教導和佛教之間稍有或毫無矛盾都根本不重要。真正原因是，他必須執行至尊主的命令。聖奎師那達斯·卡威茹阿傑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6/180，意味深長地清楚闡明此事：

acaryer dosa nahi isvara-ajna hoila
ata eva kalpona kari'nastik-sastra kaila

典範師山卡爾師沒有犯錯，他只是遵循至尊主的命令。他必須從他的想像，捏造一部以《韋陀經》之名傳揚無神論的經典。

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在《微靈天職》就這個主題撰述：

「聽到提到聖山卡爾師的名字時，聖帕茹阿瑪漢薩·巴巴君(Sri Paramahansa Babaji)頂拜時，讓自己五體投地的伏拜地上。他繼續說：『親愛的先生，請恒常銘記—『Sankaracaryah Sankaracaryah saksat』，主山卡爾師是主山卡爾(Sankara，

即施瓦)本人。主山卡爾被視為奉獻者的靈性導師。山卡爾師自己是個偉大奉獻者；因此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恒常恭敬地稱他為典範師。他顯現在印度之時，極需要他那個級數的品質化身(guna-avatara)。佛教空虛論哲學的猛攻，使韋陀經典的培養及宗教原則的修習(Varnasrama)，在印度幾乎全遭扼殺。這個空虛論的理論，是無神論的極端形式。雖然它承認幾項有關靈魂真正本質的真理，但在本質上，這個理論絕對是短暫的。在這段期間，印度的婆羅門階級集體改信佛教，放棄韋陀原則。聖山卡爾師，即力量非凡的主山卡爾—施瓦—的化身，就在此時顯現，重新確立《韋陀經》的權威和優越性，令佛教變成梵說。這是一項豐功偉業。巴茹阿瓦爾薩(Bharatvarsa，即印度)和韋陀文化永遠都會繼續感激聖山卡爾師。

這個物質世界的所有成就和作品，都基於兩點來判斷：一些作品受時間所限而且是當代的，其他則是全面而永恆的。聖山卡爾師的成就是受時間所限的。他的作品創造了眾多正面效果，因為他奠下了穩固的基礎，聖茹阿瑪努師等等其後的導師會開始在上面興建，純粹偉大奉獻宗的廟宇。因此，施瓦神的山卡爾師化身，是深摯效忠偉大奉獻宗的祝願者，也是它早期的典範師之一。』」

因此，我提出這些事實，不是旨在冒犯至尊人格首神的從命者，而是試圖揭露真相。為了全面執行主維施努的神聖命令，聖山卡爾師掩飾了佛教或空虛論的概念，將之呈現為他自己的概念。他對佛陀的傾向，在《Daksinamurti-stotra》一文表露無遺，他在文中這樣歌頌佛陀：

citram vata-taror-mule vrddhah sisayah gurur yuva
gurostu maunam vyakhyanam sisyastu chinna samsayah

一個真正的奇景！光芒四射的聖師血氣方剛，他的所有門徒卻一把年紀。坐在榕樹下，他默然的訓示消除他門徒心內的所有懷疑。

聖山卡爾師無疑極為尊敬釋伽·辛佛陀(Sakya Singh Buddha)。在上述詩節，citram一字表示敬畏和驚奇。而且，提到榕樹所說的是，以榕樹毫不含糊地區別主維施努的化身，即原始的主佛陀，以及更近代的喬達摩佛陀，他遠行至菩提伽耶，在現在人所共知的榕樹下悟道開竅，那棵樹是山卡爾師的讚歌的主題。另一個有趣的要點是，當山卡爾師在《尼星哈-塔潘尼奧義書(Nrsimha-tapani Upanisada)》，偶然發現一個詩節支持他的概念，即界定空與界定梵的本體論原則相同時，他怎樣大喜過外。這個詩節如下所示，Nt.U 6/2/4：

ananda ghanam sunyam brahma atma prakasam sunyam.
空以梵的形象體現喜樂。

釋伽·辛佛陀甚至在他的著作《Milinda Pancaha》，附和這個詩節的說話，描述融入空的涅槃狀態為「ekanta sukham」—完整全然的喜樂；「vimukta sukha patisamvedi」則意指「無邊喜樂的化身」。

著名佛教學者阿瑪茹阿·星哈，描述涅槃是「sreyasa amrtam」—喜樂的至善。這個詩節的評注家撰述：

nirvateh atyantika dukkhocchede-bhavekta

涅槃是覺悟之境，完全根除了所有痛苦之後便會臻達。

這是釋伽·辛佛陀與聖山卡爾師講述同一概念，使用同一字彙和特性，描述他們個別概念的另一明證，唯一差別在於兩種概

念有不同命名而已。釋伽·辛佛陀稱之為空，聖山卡爾師則稱之為梵。

聖山卡爾師以他自己的論點揭示他是佛教徒

我們之前把「偽裝佛教徒」這個名稱，用於山卡爾師。為了證明這個斷言，迄今，我們從他們的教導搜集了下列雷同之處：

- 佛陀對宇宙的哲學與聖山卡爾師的相同；
- 臻達解脫或解救的方法相同；
- 終極目標，即解脫的意義也相同。(佛陀稱之為「空」，聖山卡爾師則稱之為「與梵融合」)。

這些重要本體論原則的一致性足以證明，他們的哲學之間沒有區別。一些《宇宙古史》也證明，山卡爾師是假象宗和偽裝的佛教徒。一元論教派，即山卡爾師的擁護者，嘗試以各式各樣的廢話，勸誡和反駁這些經典的說話，詆毀這些《宇宙古史》引文是，以杜撰邏輯和論點為基礎的篡改，聲稱山卡爾師既不是假象宗，也不是佛教徒。他們其中一些人屈就地承認，這些《宇宙古史》的陳述不是篡改，而是真確的。然而，他們添加疑點重重的揣度，聲稱這些《宇宙古史》是在山卡爾師死後才編纂的，膽敢試圖藉此訛傳歷史真相。這同一群人聲稱，山卡爾師甚至顯現在耶穌基督來臨之前，因此《宇宙古史》提及他的名字。這樣的論點是思路混亂，孤陋寡聞的思辨家提出的，他們無法理解，提早與聖山卡爾師同時代的人的顯現日期，聖帕瑪帕和聖哥文達帕等人都生於基督之後的時代，提出這樣的論點，實在極為荒誕地歪曲歷史事實。不管哪個事例是他們提出的，他們的論點和邏輯顯然是失衡和別有動機的。能夠輕易列舉大量歷史事實作為後盾，恰當而全面地反駁這些虛假論點，不這樣做的唯一原因是，要保持這本書言簡意賅。

這本書的目標是，揭露假象宗哲學的原貌。為了有條不紊而不偏不倚地陳述，我們覺得有責任先引述假象宗的說話和教導，稍後再提出我們自己，或其他人對這個主題的觀點。但為了辯論之故，即使我們承認，上述引用的《宇宙古史》是山卡爾師時代後才編輯的，它們有關聖山卡爾師的陳述，也是後來才加添的，但我們上述的論點和參考資料，也成功確立了，身為假象宗哲學家之首的聖山卡爾師，事實上是純正的佛教徒。

聖山卡爾師：大乘佛教的佛教徒

有些人或會聲稱，聖山卡爾師顯現在基督之前，但任何中堅的一元論者都無法反駁，聖山卡爾師與典範師巴斯卡茹阿 (Acarya Bhaskara) 辯論的事實。聖山卡爾師首要的直系門徒，阿南達·給瑞 (Ananda Giri) 撰寫的書籍—《凱旋歸於聖山卡爾師 (Sankaracarya Vijaya)》, 提到這個事實最無懈可擊的證據。從現存歷史記錄所知的是，山卡爾師在辯論中無法擊敗巴斯卡茹阿師。而且，巴斯卡茹阿師在他自己的注釋，駁斥了山卡爾師的多個論點，證明了它們具有佛教和假象宗信念。我們沒有意圖著手長篇大論地抨擊假象宗，以及他們迂回曲折的辯論方法。相反，我們僅會提出有關的歷史事實，表白及證明我們的主張。我們在下面引用曹康巴 (Chowkhamba) 的梵語書庫 (Sanskrit Book Depot)，在1914年出版的，巴斯卡茹阿師的《布茹阿瑪經》注釋，第八十五頁：

**tathaca vakyam parinamastu syad dadhyadivaditi
vigitam vicchinamulam mahayanika-bauddha-gathayitam
mayavadam vyavarnayanta lokan vyamohayanti.”**

(山卡爾師)採用了既不足道又無根據(沒有精華)的大乘佛教哲學，又以假象宗哲學的名義傳揚這些哲學(當作他自己的

悟道覺悟)，迷惑及誘騙人們。

巴斯卡茹阿在同一本書的另一處，第一二四頁撰述：

**ye tu bauddha-matavalambino Mayavadinaste'pyanena
nyayena sutra-karenaiva nirasta veditavyah**

這個訓誡的作者(聖維亞薩戴瓦)自己用了這個邏輯和論點，反駁佛教的假象宗追隨者—要這樣理解這句話。

巴斯卡茹阿師在他注釋的「前言」撰述：

**sutrabhipraya samvrttya-svabhipraya prakasanat
vyakhyatam yairidam sastram vyakhyeyam tannivrttaye**

為了反駁山卡爾師的本體論論文這個特殊目的，因而注釋了這部獨特的經典(《布茹阿瑪經》)。

討論中的《宇宙古史》是新近或是古老的，其中的一些陳述是不是添加的，這都不是最後的問題；可敬的讀者必須決定的是，有沒有足夠的書面證明，證實山卡爾師是假象宗和大乘佛教徒？巴斯卡茹阿師是山卡爾師的同代人和反對者；這是一致公認的歷史事實。因此他的說話是不容忽視的鐵證。其他當代哲學家也同意巴斯卡茹阿師之見，認為聖山卡爾師既是假象宗和大乘佛教徒。真相就是，大乘佛教的教導，形成假象宗的本體、靈魂和傳記。就此而論，在這個關口引用少數傑出一元論哲學家之見，似乎適合不過。

腳注

注一. 詳閱「假象宗的定義是什麼？」

更進一步的證據

施瓦納·悉若瑪尼

德高望重的一元論哲學家施瓦納·悉若瑪尼(Sivanatha Siromani)，在1308孟加拉年所出版的《Sabdartha-manjari》，撰述了聖山卡爾師。在第三十五頁的附錄(parisistha)部分，他這樣說：

「偉大靈魂(Mahatma)山卡爾師撰寫了《至尊奧義書(Isopanisad)》和其他九本重要《奧義書》的主旨，《終極韋陀》或《布茹阿瑪經》及大量其他文獻的注釋。《薩瑞瑞卡論》，即他的《布茹阿瑪經》注釋，確是他不朽的傑作。這本書反映出他的才華和淵博知識。閱讀本書也許會斷定，他在廢止佛教理論的過程中，借助了佛教邏輯和論點。在很多例子之中，他大量借用了拿嘎爾尊(Nagarjuna)等等歷代佛教大師的見解。」

德高望重的悉若瑪尼，渴望保護聖山卡爾師的重要地位，說他負責駁斥佛教徒之見。但他事實上真是這樣嗎？抑或他負責繼續傳揚佛教？他傳教策略的目的是公眾的尊敬和支持，事實上，它的成功是視乎這個騙局而定。就駁斥佛教而論，強烈反對山卡爾師的當代哲學家，似乎更值得讚揚。

茹阿珍鐸納塔·哥殊

也許輕易地認為，可敬的茹阿珍鐸納塔·哥殊(Rajendranatha Ghosh)，是二十世紀最突出的孟加拉一元論者。他極為迷戀和熱衷於山卡爾師，對其他純粹宗教則苛刻而咄咄逼人。他的這種性情，暴露了狹隘的思想，以及對一元論的盲目信心。儘管如此，可敬的茹阿珍鐸被迫接受，他堪受崇拜的偶像山卡爾師，是個根

深抵固的佛教徒。在他《一元論神功(Advaita-siddhi)》一書的序言，他確認這點：

「大約直至佛陀的五百年之後，即在基督誕生及國王維誇瑪迪提亞(Vikramaditya，西元前57年)出生前不久，一元論哲學以佛教形式大力宣揚。」

在這句話，茹阿珍鐸納塔先生說佛教哲學不是「非韋陀的」，反而是同意韋陀見解的。他說這話大有原因，因為若他認同佛教是非韋陀的，他隨後便要承認，山卡爾師的見解也是非韋陀的。茹阿珍鐸納塔先生誠懇地，試圖識別佛教見解和聖山卡爾師教導之間的差別。以他的個人見解，他斷言佛教見解是韋陀的，但它們卻一刀砍落韋陀大樹的根，而山卡爾師的見解則保護樹根。但事實卻是，正如稍後將詳細說明的那樣，山卡爾師也砍向韋陀知識的根。茹阿珍鐸納塔先生竭力捍衛山卡爾師，以免山卡爾師被抹黑為佛教徒，最後證實了他徒勞無功。

神聖計畫

傳揚假象宗的原因

有關傳揚假象宗的原因，我之前表達過一些看法。對於這個主題，我還想多說幾點。《蓮花宇宙古史，烏塔茹阿之部(Uttara khanda)》25/7有云，施瓦神對他的永恆配偶杜伽女神(Durga Devi)說：

**mayavadam asac-chastram pracchannam bauddham ucyate
mayaiva vihitam devi kalau brahmana-murtina**

在卡利年代，我將顯現為婆羅門，以《韋陀經》為名傳揚無神論的虛假哲學，秘而不宣地教導佛教。

《蓮花宇宙古史，烏塔茹之部》62/31有云：

**svagamaih kalpitais tvam ca janan mad-vimukhan kuru
mam ca gopaya yena syat srstir esottarottara**

至尊主(Bhagavan)對施瓦說：

這樣解釋《韋陀經》，以致誤導普羅大眾，變得與我對立。隱藏我的身分，同時鼓勵人們追求物質進步，逐漸哄騙他們。

這兩句話確切地表明，聖山卡爾師是假象宗的構想者和教授。然而，pracchannam bauddham ucayate等等詞語意謂「暗地傳揚佛教」，會明顯地確立佛陀為假象宗之父。在上面引用的第二個詩節裡，mam ca gopaya等等詞語意謂「隱藏我的身分」(主奎師那說的)，清楚表明創造假象宗的首要原因，是至尊主的意

願。主奎師那表達這種願望的超然原因是一保護及愛意盈盈地守護祂那些滿懷愛心的奉獻者(bhakta-vatsalya)。

生物體忘了主奎師那，永遠背向主。由此可見，當生物體忘了他對奎師那的服務時，便受到「so'ham—我是梵，即至尊」這些感覺迷惑。這感覺把他根深柢固的嫉妒，投向皈依至尊主的奉獻者。因此，世上假象宗概念的基本原因，可以追溯至生物體遺忘了神，以及至尊主自己的意願。因此，從這個宇宙創造之時，及生物體受假象蒙蔽的狀態，可以看得出某人正踏足一元論之途。

在薩提亞(Satya)、特瑞塔(Treta)和特瓦帕茹(Dvapara)這三個之前的宇宙年代(yugas)，總有幾個遵循一元論之途的經驗主義哲學家。透過他們知識的影響及假象宗思想的熾熱，至尊主觀察到，奉愛細緻幼嫩的蔓藤，即對主的奉愛服務，有乾枯的危險。因此，為了以奉愛經典的形式，確立宗教原則和根除假象宗之疾，至尊首神便顯現於每個年代。正如主奎師那在《博伽梵歌》4.8，向阿尊那(Arjuna)宣告：

paritranaya sadhunam vinasaya ca duskrtam, dharmasamsthapanarthaya sambhavami yuge yuge

為了保護我的奉獻者，消滅邪惡及重新確立宗教之途，我顯現於每個年代。

就此而論，一定要提及，保護奉獻者和仙人(半神人)，以及殺死惡魔和無神論者的艱巨要務，正是主奎師那主要的超然擴展—主巴拉茹阿瑪—上演的逍遙時光。主為此顯現於每個年代，根除假象宗的無神論見解，以奉愛原則(bhakti)啟迪他們，藉此糾正他們的胡思亂想。無法成功說服他人，確立他們的見解，於是假象宗便受到燦爛輝煌的奉愛之途吸引。他們終於拒絕一本正經

的枯燥經驗主義之途，視之為毫無價值的智性「排泄物」，借助奉愛的甜美品味，順從地向至尊主的永恆愛心服務之途俯首頂拜，他們視之為與祂的個人親密關係而細意品嚐。

直至目前為止，我從《宇宙古史》和其他經典的歷史，搜集了相關精髓，盡力一一簡潔地提出，以避免本書過於冗長。確立了這些歷史事實，是大眾一致公認的普遍知識之後，我將避免從權威源頭(雖然資源多不勝數)，費力地進一步引經據典，證明每點，並把握機會推進我們的討論，使我們對手上的主題可以進展神速。

四個年代的假象宗

薩提亞年代的一元論

四兄弟—庫瑪茹阿四兄弟的故事

韋陀經典通篇經常提及四兄弟(Catuhšana)一是指薩提亞年代稱為庫瑪茹阿四兄弟的偉大童聖，他們名為山卡(Sanaka)、薩拿坦 Sanātana)、薩南丹 (Sanandana) 和山塔-庫瑪茹阿 (Sanata-Kumara)。庫瑪茹阿四兄弟以他們的誕生，公然違抗宇宙的生育法則，因為他們的出生方式異於常人，不是男女能量之間結合的產物。相反，他們是誕自主布茹阿瑪心意的「精神後代」，主布茹阿瑪是個仙人，作為宇宙之父，獲主授權掌管整個宇宙創造。就是這樣，他們沒有正常的父母，即母親和父親—反而只得他們的「精神父親」—主布茹阿瑪。他們對純粹靈性知識的追求，激勵他們自小奉行嚴格的貞守之誓。然而，他們對知識的尋求，卻精微地沾染了非人格思想的異常，使他們的努力不利於，培養滿懷奉愛的皈依者所覺悟的純粹奉愛。這令他們的祝願「父親」主布茹阿瑪很難過，接近至尊主維施努，求祂給他的兒子賜福和賜予好運。主考慮到庫瑪茹阿四兄弟作為宇宙創造者的第一批後代，為其餘的宇宙種族開創先例的這個事實。祂斷定事態嚴重，足以要祂直接干預，便以神聖天鵝形象的化身 (Hamsa-Avatara) 下凡，教導庫瑪茹阿四兄弟和拿茹阿達·牟尼(布茹阿瑪的另一個兒子)奉愛瑜伽的學問。主布茹阿瑪自己，對拿茹阿達·牟尼和庫瑪茹阿四兄弟詳述這件真事，正如《聖典博伽瓦譚》2/7/19記載的一樣：

tubhyam ca narada bhṛsam bhagavan vivṛddha
bhavena sadhu paritusta uvaca yogam

jñanam ca bhagavatam atma-satattva-dipam

yad vasudeva-sarana vidur anjasaiva

拿茹阿達啊，至尊人格首神以祂的天鵝化身，親自教導你奉愛瑜伽的學問。滿意於你對祂的奉愛感，主清楚闡明了這門奉愛學問，那些皈依給至尊主瓦蘇戴瓦(Vasudeva)的人尤其明瞭。

雖然沒有明確地提及庫瑪茹阿四兄弟，《聖典博伽瓦譚》的《哥文達論》注釋的作者，以及不可思議同一而異哲學的傑出導師，聖巴拉戴瓦·威迪亞布薩那解釋，詩節(tubhyam ca narada)裡的「ca」一字是指也在場的庫瑪茹阿四兄弟。他在《Laghu-Bhagavatamṛta》的《Sarangarangada》注釋撰述：「tubhyam ca iti cat sanakadibhyah」；意謂「這個詩節的『ca』一字是指庫瑪茹阿四兄弟。」

聖奎師那達斯·卡威茹阿傑撰述，主蛇薩(主維施努的主要擴展)指導庫瑪茹阿四兄弟《聖典博伽瓦譚》，正如他的敘事詩經典《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5/120-122有云：

sei ta' ananta sesa' bhakta-avatara
isvarera seva vina nahi jane ara
sahasra vadane kare krsna guna gana
niravadhi guna gana anto nahi pa'na
sanakadi bhagavata sune yanra mukhe
bhagavanera guna kahe bhase prema-sukhe

那位阿南達·蛇薩(Ananta Sesa)是至尊主的奉獻者化身。除了服務至尊首神之外，祂一無所知。祂忙於不停唱誦主的榮耀，但祂發現主奎師那的美妙品質無窮無盡。庫瑪茹阿四兄弟從祂口中聆聽《聖典博伽瓦譚》的誦讀，繼而懷著神聖極

樂情感和對神的愛，向其他人復述。

我們從《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知道，庫瑪茹阿四兄弟在奉愛瑜伽學問，不止一位老師，首神的天鵝化身和阿南達·蛇薩化身，都教導他們《聖典博伽瓦譚》。

《聖典博伽瓦譚》是本體論原則最重大的寶藏，因為它描繪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真理的超然概念。這靈性真理揭示至尊首神主奎師那和祂的能量，既不可思議，同時又同一而異。庫瑪茹阿四兄弟有幸從主阿南達·蛇薩，即至尊首神的奉獻者化身那裡，理解這個靈性真理。完全汲取了庫瑪茹阿四兄弟的教導，傑出的偉大奉獻者導師聖甯巴爾師(Sri Nimbarkacarya)，即庫瑪茹阿四兄弟傳系的耀目明星，後來闡釋著名的即一即二真理(dvaita-advaita-tattva)哲學。聖甯巴爾師在他對《Vedanta Parijata Saurabha》的著名注釋，闡述即一即二真理哲學，因此這個既合法又公認的奉獻者傳系，稱為山卡師徒傳系。

這個奉獻者傳系的歷史年表確認，首神的天鵝化身是庫瑪茹阿四兄弟的靈性導師和指導者。得到天鵝化身親自指導奉愛瑜伽的學問，庫瑪茹阿四兄弟摒棄了枯燥的經驗主義之途，全心全意信奉純粹奉愛之途，甚至達至傳教程度。

瓦斯卡利

歷史敘述瓦斯卡利(Vaskali，又稱瓦斯卡拉，Vaskala)師承一元論聖人瓦戴夫(Vadhva，有些人又稱這個聖人為巴戴夫『Badhva』)，學習非二元哲學。傳說在聖人瓦戴夫死後，瓦斯卡利憑他本身的條件，獲尊崇為傑出的一元論者。在山卡爾師對《布茹阿瑪經》3/2/17的注釋，他引用了《韋陀經》內，聖人瓦戴夫和瓦斯卡利之間的討論。這部分引述如下：

vaskalina ca vahvah prstah sannavacanenaiva brahma provaceti
sruyate sa hovacadhahi bhagavo brahmeti sa tusnim vabhava,
tam ha dvitiye va trtiye va vacana uvaca –
brahmah khalu, tvantu na vijanastupasanto'yamatma

要在假象宗戒律之中覺悟梵，坐在僻靜處沉默不語已經綽綽有餘；一段時間之後便會自動悟道。透過邏輯和論點或藉由經典知識，不可能在假象宗戒律之中認識梵。

瓦戴夫對瓦斯卡利的教導，附和本書之前引述的，聖山卡爾師的《Daksina-murti Stava》第十二個詩節的同一種情感和本體論精華。以下引述了維丹塔·瓦給薩(Vedanta Vagisa)的說話，他表達他對聖山卡爾師之見的看法：

從《神訓經》知道更多有關聖人瓦戴夫的事情：對於瓦斯卡利的提問，聖人沉默不語，間接推斷梵的真理。瓦斯卡利請教聖人：「偉大靈魂啊！達到梵覺的戒律是什麼？」聖人便說：「我肯定而堅信地說，梵，即靈魂一直都是非二元的。」

聖人真正深思的是，由於梵無形無相又非人格，因此無法說明，因為祂非筆墨所能描述，故此對於他的提問，唯一適當的回應就是沉默。在任何人心目中，瓦斯卡利無疑是個根深柢固的假象宗。《聖典博伽瓦譚》6/18/12, 13, 16也提及瓦斯卡利：

hiranyakasipor bharya kayadhur nama danavi
jambhasya tanaya sa tu susuve caturah sutan
samhradam prag anuhradam hradam prahradam eva ca
tat-svasa simhika nama rahum vipracito'grahit
anuhradasya suryayam baskalo mahisas tatha
virocanas tu prahradir devyam tasyabhavad balih

黑冉亞魔(Hiranyakasipu)的妻子卡亞杜(Kayadhu)是珍姆巴(Jambha)的女兒，也是國王丹努(Danu)的後裔。她誕下四個兒子，即三姆拉達(Samhlada)、阿努拉達(Anuhlada)、拉達(Hlada)和帕爾拉達(Prahlada)，以及一個女兒，名為星黑卡(Simhika)。星黑卡嫁給惡魔維帕爾慈(Vipracit)，他們的兒子是惡魔茹阿胡(Rahu)。阿努拉達的妻子名為蘇爾亞(Surya)，他們育有兩子，名為瓦斯卡拉及瑪黑薩(Mahisa)。帕爾拉達有一子，維若祭[Virocana，他的兒子是巴利大君(Bali Maharaja)]。

阿努拉達生於厲害惡魔的家族，於是他的兒子瓦斯卡拉自然接受黑暗的教導，長大後成為著名的惡魔、無神論者，以及當代的「惡魔」。在假象宗歷史之中，在每個年代都輕易找到這樣的例子。我們若尊重《韋陀經》的傳統和知識是真確的，我們便能夠接受它們的證據，證明縱貫各個年代，邪惡而無神論的那種人尤其支持假象宗哲學。亦有記載安寧平和、心地純潔而不偏不倚的聖人，一時信奉一元論之途，但因與至尊主的化身或祂的純粹奉獻者聯誼，後來在生命中經歷心靈的轉變。這些幸運的崇高靈魂能夠拒絕一元論，完全托庇於至尊首神蓮花足愛意盈盈的庇蔭。相反，完全托庇於假象宗之途的無神論者，不久便變成一種無情哲學的盲目擁護者，它令他們沒有資格獲得奉愛瑜伽的機會。至尊主及祂的無數化身及授權代表，是天界奉愛學問的保護者和守護者。祂們仁慈地戰勝那些邪惡的假象宗，擊敗他們的哲學，這樣做淨化了，也祝福了他們。

主瓦曼(Vamana)是至尊首神的婆羅門小孩化身，祂赦免了瓦斯卡利。偉大奉獻者導師之翹楚—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的《Laghu-bhagavatamrta》記載，除了解救瓦斯卡利的這一次以外，主瓦曼還化身了兩次。第二次是在巴利君的火祭(yajna)，第三次在端迪(Dhundi)的火祭。以下我們引述了該書的詩節八十：

**maharajas trirabhivyaktim kalpe'smin pratipedivan
tatradau danavendrasya baskaler adhvaram yayau**

主瓦曼在這個劫(kalpa，宇宙年代)三次展現祂自己，第一次解救了惡魔國王瓦斯卡利，當時他正在進行火祭。

在上述兩個例子之中，第一個是在薩提亞年代，拒絕經驗主義知識之途，托庇於奉愛瑜伽的庫瑪茹阿四兄弟，第二個是從假象宗之口獲救的惡魔瓦斯卡利—在這兩個事例中，奉愛瑜伽都獲重建及闡釋為，所有力臻完美的誠懇探索者之至尊途徑。

特瑞塔年代的一元論

聖人瓦悉斯塔

在特瑞塔年代，聖人瓦悉斯塔(Vasistha)是一元論的首席導師，又是主茹阿瑪所顯現的太陽王朝(surya-vamsa)之皇家導師。《Rama Carita-Manasa》簡短地描述了，他是個學問淵博的經驗主義哲學家。然而，甚至是莊嚴的哲學家 and 經驗主義者，都能沉醉於神聖愛意之洋。此事發生在瓦悉斯塔身上，當時他正在安慰主茹阿瑪的弟弟—巴茹阿(Bharat)，他那時因為兄長被流放和父王達薩茹阿塔(Dasaratha)隨後逝世而痛不欲生。描述聖拉釋曼(Sri Laksmana)和悉妲德薇(Sitadevi)對主茹阿瑪祭鐸純粹無瑕的愛時，聖人進入了狂喜神定之中。奉獻者詩人聖茶茜達薩(Sri Tulsidasa)撰寫：

**bharata vasistha nikata baithare
niti dharma-maya vacana ucare
soka saneha magana muni-jnani**

巴茹阿塔(Bharata)坐在瓦悉斯塔附近，聆聽這位最博學聖人的靈性智慧之言。然而，由於講述安慰的說話來減輕巴茹塔的沮喪，因此聖人進入了狂喜神定之中。

在《羅摩衍那(Ramayana)》的孟加拉語譯本，作者蔡提瓦薩(Kirttivasa)也稱瓦悉斯塔為，經驗主義知識之途的首要聖人。聖人瓦悉斯塔是「覺悟了梵」的一元論者，這肯定不容爭辯。著名作品《Yoga-Vasistha Ramayana》是這方面的鐵證。《聖典博伽瓦譚》6/18描述了瓦悉斯塔：

**valmikiś ca maha-yogi valmikad abhavat kila
agastyas ca vasisthas ca mitra-varunayor rsi**

偉大瑜伽師外米蔡(Valmiki)源自瓦茹拿的精髓，玄妙地生於一座蟻山裡。外米蔡和布古(Bhrgu)被視為瓦茹拿(Varuna)獨特的兒子，阿嘎斯提亞(Agastya)與瓦悉斯塔，則是瓦茹拿與米陀[Mitra，阿迪提(Aditi)的兒子]自然誕生的普通兒子。

著名的評注家和博學導師，聖施瑞達爾·斯瓦米在他對上述詩節的注釋也撰述：

「布古與外米蔡兩者都展現了，淵博的學問及超凡優越的偉大奉獻者品質，因此他們稱為瓦茹拿的非凡兒子。而阿嘎斯提亞與瓦悉斯塔兩者，都是『覺悟了梵』的一元論假象宗，因此他們稱為瓦茹拿的普通兒子。」

《聖典博伽瓦譚》詩意地描述了，半神人瓦茹拿看見仙女(upsara)烏爾瓦斯(Urvasi)時，怎樣無法自控地遺精，其後玄妙地導致阿嘎斯提亞與瓦悉斯塔兩位聖人的誕生。因此通常都稱瓦悉斯塔為烏爾瓦斯的兒子，或許聖施瑞達爾·斯瓦米正是因此而說，瓦悉斯塔是瓦茹拿的普通兒子。聖人瓦悉斯塔是追求非人格

解脫之途的一元論者，他在他的修院教授他門徒這種經驗主義知識而聞名。至尊主茹阿瑪祭鐸看到他的家庭導師這麼深受誤導，又對絕對真理混淆不清，十分難過。瓦悉斯塔因主的無緣恩慈而獲得解救，他那經驗主義的心意，似被拉進長流不息而令人回味的奉愛洪流，他從那裡把他的心皈依在主茹阿瑪的蓮花足，長留此處，永恆地投入於他的愛心服務。

茹阿瓦拿：蘭卡王

瑪德瓦師的靈性傳系有個古老諺語，敘述山卡爾師信徒之中的學者階級，尊崇茹阿瓦拿，即充滿傳奇的蘭卡王，為一元論假象宗學說的原初評注家。因此可以確切而正確地稱「惡魔之王」茹阿瓦拿為一元論者。至於茹阿瓦拿的誕生，可以在《主奎師那讚(Sri Krsna Samhita)》找到以下敘述：

「聖人普拉斯提亞(Pulastya Rsi)離開了布茹阿瑪瓦瑞塔(Brahmavarta，在印度)的王國，遠行到南方的蘭卡島。他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又娶了一個妖魔(Raksasa)家族¹的少女。茹阿瓦拿誕自這段婚姻，因此他被視為半聖半魔。」

這段引述確定瑪德瓦師徒傳系所持的理論，即茹阿瓦拿是個切切實實的假象宗導師。我們從著名的佛教文獻《楞伽經》知道，除了是知名的假象宗之外，他也是空虛論者，即空虛論瑜伽師。歸根到底，他臭名遠播的活動充分說明他的假象宗和一元論概念，也確認他是兩種思路的傑出領袖之重要地位。假象宗的主要教義，是試圖「沒收」至尊梵的屬性、能量和形象，提倡他是沒有力量、沒有屬性和非人格的。如此一來，非人格主義者精微地暗示，他自己的固有地位與至尊主的不相伯仲。茹阿瓦拿衰落的根由，是他試圖偷取主茹阿瑪祭鐸的永恆配偶—悉妲德薇王后，她獲公認為主茹阿瑪玄秘力量的神聖化身，即至尊全能梵的能量。聖悉妲德薇本人體現了，假象宗試圖篡奪和否定的，至尊(主)

最引人入勝的富裕。令人遺憾的是，茹阿瓦拿無法掌握這點，先托庇至尊梵的人格能量，然後便會謙卑地托庇於至尊梵—這樣做，便會覺醒那愛意盈盈地服務主的潛在傾向。茹阿瓦拿受到「我是梵」這種假象宗教義薰陶，若他在悉妲德薇王后的蓮花足誠懇地尋求庇蔭，而不是試圖沒收，自私地把她「據為己有」，他就肯定已經放棄了，他篡奪主茹阿瑪祭鐸至尊地位的邪惡計畫。因此茹阿瓦拿以他的行動證明了，他自己是個根深柢固的假象宗和一元論者。

最後，在圍攻蘭卡期間，偉大奉獻者戰士哈努曼(Hanuman)對抗惡魔國王。他滿載純粹奉愛精華的如雷拳頭，擊打茹阿瓦拿的心，驅散了一元論枯燥的經驗主義知識，令他失去知覺。那時候，主茹阿瑪以浸於韋陀結論之箭，割斷了茹阿瓦拿那十個注滿假象宗與空虛論的頭。當他在這個淨化境界奄奄一息時，茹阿瓦拿終於開始讚美主茹阿瑪並臻達完美。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另一個例子，至尊首神怎樣在特瑞塔年代，以祂的化身下凡，征服假象宗惡魔和拯救一元論聖人，使奉愛哲學結論的火炬，能夠永遠燃燒，火光熊熊。

特瓦帕茹年代的一元論

聖蘇卡戴瓦

偉大聖人維亞薩戴瓦在維緹卡(Vitika)腹中，孕育了蘇卡戴瓦(Sukadeva)。即使在他母親腹中，蘇卡戴瓦也是個解脫靈魂。由於擔心與虛迷的物質自然接觸之後，他會喪失他的靈性知識，因此他拒絕出生，留在他母親腹中十二年之久。只有在他父親一再求他，減輕他母親的痛苦之後，以及僅是直接觀見到(darsan)主奎師那，得到祂親自保證之後，蘇卡戴瓦終於誕生。儘管他生來體型頗大，但完全沒有傷及他的母親。他一出生便開始唱誦讚美詩，歌頌主奎師那，歌聲悅耳有如鸚鵡(Suka)，因此名為蘇卡

戴瓦。聖維斯瓦納·查誇瓦提(Srila Visvanatha Cakravarti)對《聖典博伽瓦譚》詩節1/11/25的注釋，一再重申這同一事實。《布茹阿瑪-外瓦爾塔宇宙古史(Brahma-Vaivartta Purana)》也詳述了聖蘇卡戴瓦的誕生。[蘇卡戴瓦後來向國王帕瑞悉塔(Pariksita)，誦讀整部《聖典博伽瓦譚》而聞名於世]。

《Harivamsa》一書也談及某位蘇卡，但這個人物與聖維亞薩戴瓦之子—蘇卡戴瓦—不同。根據記載，這另一位元蘇卡也是聖維亞薩戴瓦的兒子，出生於阿然尼(Arani)，以查亞·蘇卡(Chaya Suka)見稱。查亞·蘇卡與帕瑞悉大君素未謀面，又毫無關係，因此不應該把兩者混淆。查亞·蘇卡受到梵的非人格知識啟蒙。雖然他熱衷於非人格梵覺悟，但至尊首神授權的化身(Saktyavesa-avatara)聖維亞薩戴瓦，以威力強大的方法令他捨棄追尋一元論，把他帶到簡易、真誠而甘露盈盈的，對至尊主的純粹奉愛之途。在《聖典博伽瓦譚》2/1/8-9，聖蘇卡戴瓦揭示了他自己的內在情感：

**idam bhagavatam nama puranam brahma-sammitam
adhitavan dvaparadau pitur dvaipayana adham
parinisthito'pi naigunya uttama-sloka-lilaya
grhita-ceta rajarse akhyanam yad adhitavan**

(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對帕瑞悉大君說：)

在特瓦帕茹年代末，師承我父親聖戴帕央·維亞薩戴瓦(Srila Dvaipayana Vyasadeva)，我研習這部包含所有韋陀經典精華的《宇宙古史》巨著—《聖典博伽瓦譚》。神聖國王啊，儘管完美地處於超然之中，我仍然受到啟明詩節讚美的，至尊首神那奇妙逍遙時光的敘述所吸引。

聖蘇卡戴瓦在十二歲時誕自他母親腹中，但由於非常擔憂受世俗生命所困，他一出世便立即前往森林成為隱士。知道他兒子非同凡響，他的知覺也遠超於俗世所及，聖維亞薩決定他應該是研習《聖典博伽瓦譚》的學生。為了達成此事，他想出一個創意十足的計畫。維亞薩的門徒每天都慣於進入森林，搜集烹飪用的木柴，但現在他指導他們，當他們這樣做時要唸誦《博伽瓦譚》的詩節。當年輕隱士蘇卡戴瓦聽到超然《聖典博伽瓦譚》的美妙音振時，他為之著迷，沈醉於靈性狂喜極樂之中。像大黃蜂追逐甘露，他追逐甜美悅耳的聲音，不久便被引領到他父親的修院，他在那裡意識到他父親的渴望，便皈依給他父親，成為《博伽瓦譚》的高材生。

藉由他父親的恩慈，聖蘇卡戴瓦能夠識別出絕對(真理)的無形概念，以及至尊主的超然逍遙時光，切實的甜美品質之間之重大差別。體驗過兩者之後，他能夠比較兩者一也覺悟到聆聽和歌頌主任何化身的逍遙時光，遠勝於其他的所有覺悟。受到這個真理啟發，他理解到眾生的最大洪福，就是聆聽和誦讀這些令人回味無窮的吉祥作品。知道帕瑞悉或任何人都無法從非人格的假象宗知識獲益，為了玉成眾生的終極福祉，聖蘇卡戴瓦僅在七天之內，教授帕瑞悉大君整部《博伽瓦譚》。因此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被視為，最傑出的偉大奉獻者導師之一。

康薩

出類拔萃的惡魔

康薩(Kamsa)王是烏嘎爾善大君(Maharaja Ugrasena)，及帕瑪德薇(Padmadevi)的兒子。康薩監禁了烏嘎爾善，因為他厭惡他父親的奉愛傾向，烏嘎爾善當然也有礙他登基為王。康薩的妹妹是戴瓦葵(Devaki)，她嫁給超然人物－聖瓦蘇戴瓦(Sri

Vasudeva)。婚禮之後，康薩親自駕著新婚夫婦的戰車時，他聽到上天的神諭，警告他戴瓦葵和瓦蘇戴瓦的第八個兒子，會是超然人格首神奎師那，祂會使康薩滅亡。邪惡的康薩當時想就地殺害他的妹妹戴瓦葵，試圖逆轉預言。然而，在瓦蘇戴瓦的干涉及滔滔的睿智之言之下，康薩同意饒她一命。雖然如此，他把他們鎖在宮殿的地牢，伺候他們第八個兒子的誕生，以便他能直接殺死他，從而策劃他自己的命運。

假象宗敵視主奎師那堪受崇拜的神像形象。根據他們的哲學，神沒有形象或身體—不管是永恆的、超然的或其他。在聖山卡爾師的《薩瑞瑞卡論》，他的見解是，「形象」或「身體」都是假象迷幻本質的展現：消滅了愚昧造成的身體或形象，便臻達解脫。戴瓦葵的第八個孩子是個兒子，其實是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康薩以為這個小男孩無異於別的嬰兒，具有凡人的肉身，邪惡國王急於要殲滅他。康薩無法理解的是，當奎師那或祂的化身下凡時，從不採用短暫的物質身體。而且，他也難以理解，超然靈性的物體是凌駕於世俗感官知覺所限。至尊主奎師那知道，無神論思想的假象宗惡魔康薩嫉妒祂，想殺死祂。因此奎師那在《至尊主宇宙古史(Bhagavat Purana)》所描述的神聖逍遙時光，著名地一一剷除了康薩的爪牙。殺死帕爾南巴(Pralamba)、旋風魔(Trnavarta)、阿嘎(Agha)、巴卡(Baka)和普妲娜(Putana)等等惡魔時，祂其實是向他們和世界顯示，祂永恆超然形象的獨特可愛之處。

《奎師那讚》的第四章，描述康薩和惡魔帕爾南巴魔是假象宗。殺死了這兩個惡魔，主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象徵性地保護了這個年代的生物體，免遭假象宗思想和無神論的可怕毒手。這些陳述見於《奎師那讚》：

devakim grhit kamsa nastikya bhaginim satim
pralambo jivacaurastu suddhena saurina hatah

kamsena perita dustah pracchanna bauddha-rupa dhrk

瓦蘇戴瓦娶了戴瓦葵，即頑固的無神論者—惡魔康薩王—的妹妹。行為卑劣的惡魔帕爾南巴，是假象宗思想的隱密佛教肖像，靈魂的誘拐者，他是康薩派來致人於死地和毀滅的，卻被主巴拉茹阿瑪殲滅。

上述詩節的「jivacaura」一字意義重大。佛教徒像假象宗一樣，贊成只當梵被愚昧迷惑時，才接受形象或身體。他們教導梵轉變成分開個別的生物體，是迷幻的條件限制狀態。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假定透過覺悟梵來驅散愚昧，當生物體再次融入梵時，他便不復存在。對奉獻者而言，這稱為否認生物體永恆的個別身分，偷走他的存在。「jivacaura」，即偷走生物體，是假象宗和惡魔不斷實踐的可憎惡習。這個想法可用另一方式闡述；沒有物體、物質或實體稱為生物體—一切都僅是「單一梵」的轉變體，因為除了梵之外，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在愚昧的影響之下，梵採取了生物體的迷幻形象。一元論者以這種態度，不休而徒然地進行哲理探討，雖然《韋陀經》證據確鑿，即使在特瓦帕茹年代，強大的無神論者和假象宗，都被至尊人物首神主奎師那和主巴拉茹阿瑪征服，象徵了純粹奉愛和偉大奉獻宗的永恆勝利。

一元論在三個年代的情況

藉由至尊(主)的甜美意願，四個年代之中的前三個—薩提亞、特瑞塔和特瓦帕茹，目睹了假象宗的興衰。每一個年代都有它的非人格瑜伽師，以及眾多無神論和假象宗惡魔。僅為提供一個概念，我只是提出每個年代每一類一元論和假象宗的主要人物。無限仁慈的至尊首神，改變了一元論者聖人的心，吸引他們加入奉獻者的信眾，投入於永恆服務祂，至於假象宗的無神論惡魔，至尊主則征服了他們每一個人，之後祂藉由祂的無緣恩慈，獎賜他們解脫。就是這樣，至尊主的別名是「uktipada」，賜予解脫的那位。

為了扼要重述，在史前年代的假象宗或非人格主義，沒有它現代相對物的同一種特性和慣例，就像聖山卡爾師所傳揚的那樣。今天假象宗的現代形式不僅源於近代，而且確是有違經典結論和聖維亞薩戴瓦的見解。它賜予的那種解脫是麻醉形式，把靈魂置於沉睡狀態，即完全遺忘的境界，在本質上，這情況苦不堪言—儘管相關事實是，雖然它不可取，但仍然遠勝那虛假存在的一元論覺悟，渴望不可能地與梵「合一」。聖山卡爾師提出的現代解脫名號，既虛構又虛幻—當中毫無靈性真象。

韋陀的時計概念

在印度，發現到西方科學家透過他們的印度搭擋，秘密計算了薩提亞、特瑞塔和特瓦帕茹等前三個年代為時的現代數值，以及目前第四的卡利年代迄今過去了的年數。這些人泛指為現今的韋陀「學者」，他們大多數都深受過多的非韋陀西方概念影響。與這些學者共事的是一群星相家，他們的計算是基於世俗的經驗主義或思辨科學。按照他們其中一些人的見解，自從薩提亞年代開始至今，大約過了七千五百年。這個現代「學問」派也提出了無憑無據的理論，認為雅利安人是在西元前1500年入侵北印度，某種白皮膚的，從中亞洲遷移過來的養馬為生的遊牧民族。他們通常繼續作出一些荒謬的聲稱，說這同一批的野蠻牧民，把極複雜的梵語帶進印度，又撰寫了《夜柔韋陀(Rg Veda)》。縱使全世界的多所大學和高等教育機構，都提出這種推測為「古亞洲史」，但這樣的想法和推測並不符合韋陀思想，尚待定論證實。

有一條眾所周知的天文原理，稱為「歲差二分點」，能使星相大師準確計算古代事件的日期，提供具體的天文參考。使用這個天文系統，有可能科學化地確定，在我們太陽系環繞那稱為北極星的中樞太陽所需的時間，即二萬五千年的周期之內，某件特別事情的相關時段。例如在《考悉塔葵宇宙(Kausitaki

Brahmana)》XIX.3提及，冬至在瑪嘎(Magha)月份的新月夜降臨。這能準確斷定大約是西元前3000年。於是，這樣研究《韋陀經》內所見的天文參考資料，便能知道準確的日期與時間。這是計算主維施努的神聖化身，在不同宇宙時代的年表之正確方法。

根據這個體系，蛇薩和天鵝化身顯現於，二百一十六萬年前結束的薩提亞年代。特瑞塔年代始自這個時候，為時一百二十九萬六千年，期間主茹阿瑪顯現於皇家的太陽王朝，並上演祂的逍遙時光，就像《羅摩衍那》詳述的那樣。下一個年代是為時八十六萬四千年的特瓦帕茹年代。在特瓦帕茹年代末，至尊主奎師那與祂的主要擴展主巴拉茹阿瑪一起顯現，上演無數超然逍遙時光。這包括了祂作為巴佳(Vraja)神聖牧牛童的歡樂童年逍遙，之後是打倒祂邪惡的舅父康薩，以及其後祂在敘事詩《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裡的主要角色。這首敘事詩的核心，是著名的庫茹之野(Kuruksetra)之役，主奎師那在戰事之前對祂的心腹密友和奉獻者阿尊那，講述偉大的《博伽梵歌(Bhagavad-Gita)》。

《聖典博伽瓦譚》等等韋陀文獻描述，宇宙怎樣在浩瀚宇宙時間的周期循環和次周期循環內發展，其中，原始首神主奎師那在稱為布茹阿瑪的一「天」的龐大次周期循環時段內，即相等於四十三億二千萬地球年(即四十三億二千萬的太陽系地球年)，僅只展現祂的超然逍遙時光一次。讓我從我們目前「現代」紀元的觀點，表達對這些周期的看法。卡利年代大約始於五千年前，為時四十三萬二千年。卡利年代快要開始時，維施努的佛陀化身約在三千五百多年前顯現於菩提伽耶，即印度現今的比夏(西元前1,500年)。一千年後，釋迦獅子佛陀生於(大約在西元前563年)尼泊爾的迦毘羅衛城。然後，大約在西元700年，偉大奉獻者典範師維施努斯瓦米(Visnusvami)，獲施瓦神賜予力量確立茹鐸師徒傳系(Rudra Sampradaya)，傳揚純粹一元論(suddha-advaita-vada)的哲學。山卡爾師在西元786年，生於喀拉拉(Kerala)的奇達巴茹

姆(Chidambaram)，傳揚他的假象宗假說，把釋迦獅子的佛教概念，戲劇性地驅逐出印度境外。因此各個人物顯現的時序如下所示：

- 主佛陀—西元前1500年
- 釋迦獅子佛陀—西元前563年
- 維施努斯瓦米—西元700年
- 聖山卡爾師—西元786年

繼山卡爾師之後，其餘三個權威奉獻者傳系的著名典範師，在三個連續的世紀一一誕生：

- 茹阿瑪努佳師(Ramanuja-acarya)—西元1017-1137年
- 甯巴爾卡師(Nimbarka-acarya)—西元1130-1200年
- 瑪德瓦師(Madhva-acarya)—西元1238-1317年

這每一位典範師，都被視為神聖地獲賜力量的超然人物，同時揭示絕對真理不同的獨特面貌，藉此揭露假象宗的假說謬論。茹阿瑪努佳獲幸運女神(Laksmi Devi)賜予力量，確立了施瑞師徒傳系(Sri Sampradaya)。瑪德瓦師獲布茹阿瑪賜予力量，確立了布茹阿瑪師徒傳系，甯巴爾卡則獲庫瑪茹阿四兄弟賜予力量，確立了甯巴爾卡師徒傳系。這每一位典範師，都在不同的派別表達了生物體的個體身分，以及他與至尊(主)有關的個人本性。這四個哲學派別如下所示：

- 維施努斯瓦米 — 純粹一元論。
- 茹阿瑪努佳師 — 獨特非二元論(Vasistadvaita-vada)。
- 甯巴爾卡師 — 即一即二論。
- 瑪德瓦師 — 二元論(Dvaita-vada)。

這四個正統的真正奉獻者傳系，在全印度擊敗了假象宗，為至尊主奎師那的上一個化身—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在1486年在

孟加拉，瑪亞普的顯現，穩固地奠下基礎。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把這四個師徒傳系，統合為一個協調的哲學，顯示了每位典範師，都正在為逐漸披露的完整真理奠定基礎。祂從這四個奉獻者典範師那裡，逐一採納了兩個原則，由此可見一斑。祂從茹阿瑪努佳那裡，採納了不受物質得益(karma)和一元論(jnana)污染的純粹奉愛概念，以及服務偉大奉獻者。祂從瑪德瓦師那裡，採納了完全拒絕假象宗，以及至尊主奎師那形象的神像崇拜原則。祂從維施努斯瓦米那裡，採納了完全仰賴於奎師那的哲學，以及自發奉愛服務之美；祂又從甯巴爾卡那裡，採納了牧牛少女(gopis)在奎師那的巴佳逍遙時光，對祂所展現的崇高愛意是最頂尖的典範，以及托庇於她們的必要性。統合了這四個師徒傳系之後，祂揭示了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真理的訓誡，即至尊主以祂深不可測的超然能量，不可思議地(acintya)，與祂的創造同時既「一樣」又「有別」的哲學。

主采坦亞為了揭示生物體與至尊(主)的關係，最深奧機密的真理，同時又傳授實際訓示，怎樣才能覺醒那處於休眠狀態的關係而顯現。主采坦亞的齊頌聖名使命²，確是爆發為全民參與的運動，震撼了韋陀世界的根基，吸引了誠實而受到啟發的男女，不分種姓、階級或信條。注意到這奉愛復興在印度發生時，改變之衝擊波濤正同時以歐洲文藝復興的形式直達西方，這點相當有趣。一段引述自《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的第十七章，詩節233的優美文字簡明地闡釋：

**jagat bhasila caitanya-lilara pathare
yanra yata sakti tata pathare santare**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逍遙時光的洪水，泛濫了全世界。可以按照個人的靈性力量程度，在那洪水之中暢泳。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崇高的逍遙時光，把我們的注意力朝向揭示真理。就像恒河的河岸一樣，多個世紀以來，土地隨著河水的流動出現和隱藏。真理有時局部顯現，每個新章節在神聖的安排下，獲進一步闡釋和理解。主采坦亞的齊頌聖名使命，永恆又劃時代。它是解救方式最圓滿的表達，最寬大為懷的創造展現，憐憫方式最慈悲的表達，被卡利猛烈攻勢攻擊的痛苦世界之萬靈丹。

黑利奧多羅斯碑

黑利奧多羅斯(Heliodorus)是在基督誕生二百年前，出使印度的希臘大使。作為外國的外交官，他顯然獲得希臘政府完全信任，也會如其所如地透徹了解當時的世界。然而，他最聞名的，尤其是在考古界之中，不是他的政治和外交記錄，反而是在西元前113年，在印度瑪達亞省(Madhya Pradesh)的北斯拿伽(Besnagar)興建了一塊紀念碑。雖然現在稱之為黑利奧多羅斯碑，但所有考古團體和典籍都公認，這塊石碑為「嘎努達碑(Garuda-stambha)」，類似位於印度，奧瑞薩(Orissa)，普瑞(Puri)著名的佳幹納(Jagannatha)廟裡的那一塊。對普通人而言，這塊石碑的存在不太著名，但在考古界卻頗為名正言順地，視之為古老的非凡極品，它的發現令人深入理解到，韋陀文化的普遍影響遍及各個年代。根據西方國家從希臘文明，獲得大量知識和假設的這個事實，使這塊石碑成為世上舉足輕重，又意義重大的獨特考古發現。

黑利奧多羅斯碑在1877年，在亞歷山大·坎甯涵公爵(Sir Alexander Cunningham)領導的英國考古探險期間，首次獲得西方知識份子的注意。分析過石碑的風格和形式之後，坎甯涵錯誤地推斷，它是在古塔(Gupta)帝國統治期間豎立的(西元二世紀)，造夢也想不到，在石碑底部的紅泥釉層下，隱藏了一篇碑文。然而在三十二年後，在1901年，一個與J.H.馬賽(Marshall)博士為伍

的獨立研究人員，除去了紅泥釉。細察之下發現了一篇碑文，揭示了石碑其實是在西元前兩世紀豎立的，而不是之前以為的古塔帝國時期。馬賽博士在他在「皇家亞洲協會雜誌(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所寫的一篇文章描述，坎寧涵算錯了石碑的年代，永遠也想像不到從他指間溜走的那個發現的價值。所用語言是帕爾瑞(Prakrit)，即梵語的派生語，看著刻鑿在底部的古老布茹米(Brahmi)碑文，清楚表明了嘎努達碑比西元200年還要久遠多個世紀。馬賽博士對此大表驚訝，但令他瞠目結舌的是，後來又令國際考古界大吃一驚的，是古老布茹米碑文的譯文本身：

**devadevasya vasudevasya garuda dhvajah ayam karitah
heliadorena bhagavatena diyasa putrena taksasilakena**

這塊嘎努達碑是獻給瓦蘇戴瓦的一主中之主，是黑利奧多羅斯豎立在此的，他是至尊主奉愛之途的追隨者，戴恩(Dion)的兒子，也是塔薩悉拉(Taksasila)的居民。

塔薩悉拉是塔悉拉(Taxila)，根據加爾各答大學出版，戴尼斯·祭鐸·悉爾查教授(Professor Dines Candra Sircar)所著的《印度歷史與文明的精選碑文(Select Inscriptions on Indi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一書，塔悉拉的確實位置，是在現今西巴基斯坦的茹瓦爾品第(Rawalpindi)地區。

**yavanadutena agatena maharajasya antalikitasya upantat sakasam
rajnah
kasi putrasya bhagabhadrasya tratuh varsen a caturdasena rajyena
vardhamanasya**

他作為偉大國王安提阿葵達斯(Antialkidas)的大使而來，來到卡斯(Kasi)之子巴嘎巴鐸(Bhagabhadra)的國土，這位保護

者現正在位第十四年，國富兵強，興盛昌隆。

要嘗試非常扼要地正確敘述這點，我們應該記住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始於活在西元前560年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西元前450年的蘇格拉底、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西元前400年)，以及帕拉圖(Plato)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西元前350年)等等，他們此時都傳揚了他們的學說，傳揚了他們的哲學，編輯了他們的著作，也開始了傳播他們的影響力。身處西元前兩世紀希臘的博學精英之中，大使黑利奧多羅斯當然已經熟悉了他們的所有哲學和聲譽。有鑑於這個社會和歷史背景，希臘大使黑利奧多羅斯顯然成為了，瓦蘇戴瓦·奎師那積極的奉獻者，並以嘎努達碑的形式，給所有後人留下紀念碑，為此作證。在1955年，經過大規模的研究之後，M.D.卡瑞博士(Dr. M.D. Khare)在同一地點，發現了一個追溯至同一時期，用於崇拜主奎師那的龐大廟宇綜合建築的遺跡。

為了結束這個簡短的部分—顯然而有趣的是，在浩瀚的歷史之中，我們可以揭露那些闡明個人生命經歷，以及個人轉變事件的個人詳盡細節。感謝黑利奧多羅斯和他的石碑，讓我們能夠看到偉大奉獻宗是高雅精緻的哲學，足以迷住文雅高尚，受文化薰陶的希臘人的心(並普遍得足以將之納入他們的等級內)，哪怕是在印度和歐洲文化的意識形態上，大致是獨立而不相關的時期。

釋迦獅子

釋迦獅子佛陀大約生於，維施努的佛陀化身顯現後的一千年後。釋迦獅子確切的誕生年份眾說紛紜。韋陀學者確定，他活在西元前563至西元前483年間，大乘佛教徒則以西元前566年至西元前486年計算。不管確切日期是什麼，顯而易見的是，在長期的中斷之後，假象宗思想派再次受到重大吹捧，從此作為佛教而繼續傳揚(雖然以多種形式)了一千年，直到聖山卡爾師顯現為

止。之前已經討論過，山卡爾師的假象宗，是以另一個專門術語為名的佛教。根深蒂固的一元論者，可敬的茹阿珍鐸納塔·哥薩，在他的著作《一元論神功》撰述：

「從釋迦獅子佛陀顯現之時開始，直至山卡爾師顯現之時為止，一元論教導都在佛教的旗幟下積極傳揚。」

可敬的聖哥薩等等著名一元論學者的說話，穩固地確立了這個真理，即一元論與佛教之間毫無差別。

附注

注一. Raksasa：《韋陀經》描述的古代邪惡生物；具有玄秘力量。

注二. 主采坦亞的齊頌聖名使命，是基於韋陀經典的訓示[例如《卡利·珊塔然奧義書(Kali santarana Upanisada)》]，即年代宗教(yuga-dharma)是集體唱頌、憶念及歌頌至尊主奎師那的聖名。主采坦亞履行年代宗教，外在地驗證了韋陀稱祂為年代化身—以及主奎師那直接的完全化身。

假象宗的變相

七種哲學派別

假象宗就像多頭蛇胡鐸(Hydra)，以不同名稱以多種形象存在。以下七個是假象宗主要的思想派別：

- 聖人查爾瓦卡的無神論享樂主義
- 耆那(Jina)的耆那教(Jainism或Arhata)
- 卡那達的原子勝論
- 聖人喬達摩的邏輯和修辭學體系
- 聖人卡皮拉的數論派
- 帕坦佳裡的瑜伽體系
- 耆米尼(Jamini)的彌漫沙派(Mimamsa，主張如果有神明的話，他也不是全能的)。

假象宗以這些變化多端的形象變得極度活躍，孕育了大量傳教出路，試圖吞噬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的奉獻者哲學結論之超然韋陀概念—即奉獻者的本體論訓諭，至尊主與祂形形色色的所有能量都是超然的。因此它們不受物質考慮因素所限，不可思議地同時既一元又非二元，同一而異。這其他哲學又稱假象宗的原因是，因為它們視神聖「能量」她自己是虛幻的，它們所有的爭論和談論都集中於，緊扣於世俗和現象事物之上。在釋迦獅子佛陀與山卡爾師之間的時期，上述哲學猖獗一時。

在他們成功的傳教工作，其中一次獨特但可預期的偏差之中，他們無法忍受彼此的優勢，最後他們自己之間激烈內訌。這個大傷元氣的混戰，損害了他們的集體努力，它的直接後果就是，對人類社會幸運的是，查爾瓦卡的無神論派(Nastikya)瀕臨

瓦解。同一命運也追隨著耆那教。聖山卡爾師在西元786年登場時，他看見這些不同的假象宗組別，捲入兩敗俱傷的衝突中，決心尋求方法使他們一起挑大樑。他從他們每個之中選出幾個哲學要點，但以使它們連貫一致為藉口，刪減及添加，以符合他的需求。他藉此用這些要點進一步支持他自己的哲學。若實是求是地仔細審視這七種哲學，便會斷定若加上釋迦獅子的空虛論及山卡爾師的梵說，便總共有九種假象宗思想派。目前不可能以全面的論點和引經據典詳述，把上述七種哲學思想派稱為假象宗的原因。然而，如有必要，將來我們會另外著書詳述。

巴爾陀哈瑞

大約在聖山卡爾師顯現的一百五十年前，巴爾陀哈瑞(Bharttrhari)基於《奧義書》的教導，創造了一種教派，賦予假象宗一個新方向。他以佛教論點和修辭學作後盾，然後建立了一套基於《奧義書》的結論。創造了這個以「韋陀」為基礎的新教派，他試圖以印度教之名傳揚及傳播佛教。巴爾陀哈瑞與著名佛教徒阿瑪茹·星哈同一時代，據信他倆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兩者都是著名佛教徒薩巴茹阿·斯瓦米(Sabara Svami)的兒子。為了傳揚他自己的假象宗名號，聖山卡爾師可能從巴爾陀哈瑞那裡，搜集了很多相關的要點。巴爾陀哈瑞那個以《奧義書》為基礎的新佛教，成為了假象宗的話筒。

假象宗的真面目

高達帕

高達帕(Gaudapada)的傳記，清楚顯示了假象宗的歷史和傳記。因此，討論他的生平和作品極為恰當。聖山卡爾師與他不但極為親密，而且山卡爾師創立的大多數哲學結論，都是以他的論點和修辭學為基礎。山卡爾師的靈性導師是聖哥文達帕

(Govindapada)，後者的靈性導師則是聖高達帕—即是說聖高達帕是聖山卡爾的「師祖」，[高達帕有時又稱高茹阿帕(Gaurapada)]。聖哥文達帕沒有寫過書或留下任何作品。同樣，雖然之前是哥文達帕把山卡爾師引進梵說，但卻是山卡爾師的「師祖」，協助他構成他的哲學，因此高達帕其實是聖山卡爾師的訓示靈性導師(siksa-guru)。在山卡爾師的時代，他的假象宗名號達至這樣強大的境界，以致每當印度永恆宗教的印度教社群的追隨者，提及「假象宗」時，他們只是指山卡爾師和他的追隨者。因此，要知道更多關於山卡爾師的事，我們必須轉向他那真正的訓示靈性導師—高達帕，更詳細地瞭解他。從《Harivamsa》找到下列資料：

parasara-kulotpalah sukonama mahayasah
vyasad aranyam sambhuto vidhu moha'gniriva jvalan
satasyam pitr-kanyayam virinyam jana yasyati
krsnam gaudam prabhun sambhun tatha bhurisrutam jayam
kanyam kirtimatim sasthim yoginim yogamataram
brahmadattasya jananim mahisi manuhasya ca

蘇卡在帕茹阿薩茹阿·牟尼(Parasara Muni)傑出的家族，在阿然妮腹中顯現為聖維亞薩的兒子。蘇卡孕育了維瑞妮(Virini)腹中的奎師那、高達帕、三姆布(Sambhu)和佳亞(Jaya)。他也孕育了葵爾緹瑪緹(Kirtimati)和他的第六個孩子瑪黑斯(Mahisi)等等女兒，後者是個女瑜伽師，誕下了布茹阿瑪達塔(Brahmadatta)，即曼奴(Manu)的後裔。有些人混淆了二位蘇卡——一位是《聖典博伽瓦譚》的suka kanyayam' brahmadattam ajijanat詩節所提及的，另一位則是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即聖維亞薩戴瓦和維緹卡(Vitika)的兒子，是個終生貞守者，因此他不可能有子孫。另一位蘇卡[又稱查亞·蘇卡(Chaya Suka)]進入居士生命，也是《Harivamsa》所指的那位。

聖施瑞達爾·斯瓦米在他對這個詩節的注釋撰述：

yadapi suka utpattyeva vimukta-sango
nirgatas tathapi virahaturam vyasa
manusanta drstva chaya sukam nirmaya gatavan
tad abhiprayenaivam garhasthyadi
vyavaharah ityaviodhah sa ca
brahmadatto yogi gavi vaci sarasvatyam

大聖人蘇卡戴瓦自出娘胎已棄絕一切，立即離家。然而，他

看見他的父親聖維亞薩戴瓦與他分離而痛苦難當，蘇卡戴瓦便展現了他自己的精確複製品，然後再次離開，這次是永不再返。他神秘地擴展而成的複製品是查亞·蘇卡，他進入家庭生命，孕育孩子。布茹阿瑪達塔(他的孫子)是個能夠控制心意和感官的瑜伽師，住在薩茹阿斯瓦提(Sarasvati)聖河的河岸上。

上述棄絕的蘇卡戴瓦·哥斯瓦米沒有矛盾。《Devi Bhagavata》明確敘述，高達帕是查亞·蘇卡的兒子，一些學者相信，高達帕從他自己的父親那裡獲得啟迪。因此高達帕顯然生於極有力量的賢人聖哲之家，清楚顯示了他不久會協助「宇宙話劇」所扮演的那個重要角色，那齣戲以大神明施瓦神，即將顯現為山卡爾師揭開序幕。生為查亞·蘇卡和維瑞妮的兒子，他不久便以他的學問和博學，令每個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假象宗穹蒼最閃亮的明星之一。他對哲學世界的永恆貢獻是他的兩本注釋—《數論注釋(Sankhya-karika)》和《Mandukya-karika》。這兩本注釋(karikas)都是假象宗的基礎。

反駁靈性導師之見

山卡爾師基於高達帕的注釋，編輯了他自己的注釋。著名的假象宗學者和哲學家瓦查斯帕提·米斯查(Vacaspati Misra)，與聖山卡爾同一時代。他寫了《Tattva-kaumudi》注釋，駁斥高達帕的注釋，只需參考他的正文「51」，便會對他的意圖疑慮盡消。假象宗之間的一般慣例是，他們最依賴那個人或那些人的支持和幫助的話，他們便會慣性破壞他的權力和名聲—「恩將仇報」。同樣，山卡爾師在他對《終極韋陀》的注釋《薩瑞瑞卡論》，他試圖貶抑《韋陀經》的編輯聖維亞薩戴瓦時，也展示了他經驗豐富假象宗的真正本色。傑出詩人聖奎師那達斯·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在他的《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Adi) 7/121，簡明地撰寫了這個背叛：

vyasera sutrete kahe 'parinama'-vada
'vyasa bhranta' – bali'tara uthaila vivada

聖維亞薩戴瓦的《終極韋陀》描述到，萬物其實都是至尊主神聖能量的轉變。然而，山卡爾師表示聖維亞薩弄錯了，藉此欺騙無知的普羅大眾，又對這真理的陳述喧囂吶喊。

為了證明他的不當行為，我們列舉兩個例子：聖山卡爾竭力試圖扭曲《終極韋陀》的含意，以支持他的理論，但他的嘗試卻產生不良後果。在他對正文1/1/12—「anandamayah abhyasat」的注釋裡，他試圖歪曲anandamayo的意思，它意謂「滿載喜樂的那一位」及僅指至尊梵，至尊首神。無論如何，聖山卡爾試圖費盡周章地推斷，anandamayo是指非人格梵，而非至尊人物。據他所言，加上詞綴「mayan」的「ananda」，暗示非人格梵接受轉變(vikara)。但事實上，改變的只是主的能量(Saktis)而已，奎師那本人不必經受任何轉變或更改。若山卡爾師接受「mayah」的真正含義，他說梵是非人格的這個理論，將會立刻被拒。因而無法提出合理解釋反駁聖維亞薩戴瓦，他便厚臉皮地重施故技，人格詆毀，宣告聖維亞薩戴瓦寫了錯誤的經文，聲稱—「『ananda』應該是沒有詞綴『mayah』的，因為『ananda』僅指梵。」

山卡爾師不但沒有停止誹謗聖維亞薩戴瓦，甚至還冒犯他自己的訓示靈性導師聖高達帕，他所有的訓練原本都是從聖高達帕那裡領受到的。他試圖駁斥高達帕的注釋，諸多挑剔。聖山卡爾在他的著作《Ajnanabodhini》—anavagatau brahmatma bhavam syat—提及高達帕，斷言他的靈性導師「缺乏梵的知識」，因此對靈性題材既無經驗又無知。精通韋陀知識的人，怎可能挑釁他的訓示靈性導師和導師，竟還膽敢以韋陀傳統的啟蒙者自居？《韋陀經》明確譴責對自己的靈性導師作出冒犯，那麼，除了把聖山卡爾師視為冒犯者(aparadhi)以外，任何人怎能有其他看法

或認真看待他的說話。

聖山卡爾的誕生

山卡爾師是假象宗的守護者、空虛論的首要宣導者和傳教士、一元論現代形式的創始者及假象宗傳系之翹楚。實際上，所有受過教育又有文化的人，至少那些在印度的人，對他誕生的故事都瞭若指掌。山卡爾派的眾多博學之士，感情澎湃地以傳記作品撰寫他的頌詞，例如《Sankara Vijaya》和《Sankara Digvijaya》。在瑪德瓦教派的權威論文，也看到更多他生平的資料和事蹟，例如《Madhva Vijaya》和《Manimanjari》等等。瑪德瓦派和山卡爾派彼此對立。為了描畫聖山卡爾傳記的綜合圖，因此必須從這些資料，以及他們認可的媒介獲取事實。除了這些來源之外，還有許多描寫聖山卡爾的傳記作品。由於這一切可靠的資料，我們認為不必深究這個題目。

關於聖山卡爾誕生的確實日期，眾說紛紜。我們個人的估計是，繼基督之後，他大約在七百年後生於南印度，喀拉拉的奇丹巴茹阿姆村。他的母親是個女婆羅門(brahmani)，名為威悉斯塔(Visistha)，與婆羅門威斯瓦吉塔(Visvajita)成婚。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夫婦二人仍然膝下猶虛，此事破壞了家庭生活，威斯瓦吉塔鬱鬱不歡，中斷一切束縛，離家進入森林，像個隱士那樣生活。後來，這同一位威斯瓦吉塔，成為著名的施瓦靈師(Sivaguru)。

下列敘述節錄自孟加拉時代1308年出版的，施瓦納·悉若瑪尼(Sivanatha Siromani)所著的《Sabdartha Manjari》的「總結」：

「威悉斯塔給獨自留在家裡。她孤苦伶仃，虔誠過活，立誓每天崇拜村莊的聖主大神明(Mahadeva)神像，即施瓦，讓此事成為她的生命目的。她成為廟宇主祭師的門徒，以她的身體、心意和靈魂，把她自己完全皈依於崇拜施瓦神。然而，

不久發生了一件奇事，她懷孕了。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村裡的衛道之士委員會，認為她既不道德又不貞節，把她放逐到村外。威悉斯塔無法忍受社區的指責、侮辱和誣告，決心自行了斷。此時，威悉斯塔的父親瑪嘎曼丹(Maghamandana)，在夢裡領受到上天的訓示說：『施瓦神已化身在威悉斯塔腹中，確保她不要輕生。』瑪嘎曼丹立即去他女兒那裡，勸她不要自殺。不久之後，在她父親的關懷和呵護之下，威悉斯塔誕下了山卡爾。

山卡爾是個極聰敏又天賦異稟的孩子。他甚至在他的聖線啟迪之前，已經完成了他對梵語語法和辭彙的研習。在八歲那年啟迪(upanayana)之後，他便開始他的《韋陀經》研習。他非常迅速地研習過《韋陀經》，然後便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掌握六個韋陀哲學派別和《奧義書》之上。據知山卡爾對家庭生活和物質存在毫無興趣，經典研究及崇拜施瓦神佔用了他全部的時間。

有一次，當山卡爾陪他母親到另一個村莊時，他們在路上必須走過一條又窄又淺的小溪。當他們開始費力地涉水時，母親突然意識到年輕的山卡爾快要溺斃。山卡爾是她的獨子，唯一的家庭成員，更甚於她自己的生命。看見他身陷險境，她萬萬不能承受，她的心於是開始悸動。她從不遠處望著，當他似乎無法自救時，她非常害怕而麻痺。無助的母親呆站地上，寸步難行，無力拯救她的獨生子，慘絕人寰之景莫過於此。最後她涉水走向他，在這個快遭沒頂的情況下，他使他母親承諾，允許他接受棄絕啟迪。他說：『母親，如果你不答應允許我加入棄絕階級，我絕不會試圖自救。』她求助無門，便孤注一擲，同意他的要求。然後山卡爾便讓他自己從水中起來，與他母親一起回家。」

從以上有關山卡爾師的敘述，可以輕易斷定，他試圖說服他

母親准許他加入棄絕階級，即裨益全世界的靈性階級，但不成功。經典訓諭或任何形式的安慰語，都無助他說服她。相反，他充分利用了她的母愛和同情心這個弱點，假裝在一條淺溪遇溺，誘騙他那遭人拋棄的母親，允許他接受棄絕啟迪。這類口是心非和情感敲詐，在其他偉大人物的年表和傳記大概不為人知。當眾生的宇宙靈性導師—主采坦亞，欣然接受棄絕階級的啟迪時，祂帶著祂年邁母親莎慈德薇(Sacidevi)的祝福，以及祂年輕貌美的妻子維施努沛爾亞·德薇(Visnupriya Devi)的同意而行。祂有耐心，又深切理解她們的思想和內心狀況，令她們意識到祂那決定的重要性。的確，千萬不要忘記主采坦亞是至尊人格首神，祂為了全世界的福祉而顯現，上演超然逍遙時光，聖山卡爾則是祂親愛的奉獻者，施瓦神的化身。

事實真相是，每當邏輯和論點使聖山卡爾失望時，他都毫不猶豫，無所不用其極地臻達他預期的目標，管他是強辯、欺騙或攻擊。以他非凡的學問和天才，他撰寫了大量書籍。他就《布茹阿瑪經》及特選的《奧義書》所寫的注釋，褒揚了他的理論，全都是與眾不同的文學成就，以及他留給世界的珍愛遺產。懷著傳揚和鞏固他見解和哲學的唯一目標，他周遊各地。他著手開始征服世界。以下敘述的幾件事情，與他明顯可見的勝利有關。

山卡爾·維佳亞

閱讀山卡爾師的傳記所獲的多個印象之一，就是他必須與多個斯瑪塔(Smarta)婆羅門(精通儀式的婆羅門)、施瓦神的崇拜者(Saivites)、性力派(Saktas，女神的崇拜者)以及卡帕利卡[Kapalika，漠視經典規範守則的左翼密教(Tantrikas)途徑]辯論經典。一個來自馬哈茹阿斯陀(Maharashtra)，名為烏嘎爾拜茹阿瓦(Ugrabhairava)的中堅卡帕利卡，成為了聖山卡爾的門徒，但卻是在匪夷所思的情況下。在辯論中，聖山卡爾無法成功反駁他的

論點，及令人滿意地回答他提出的問題，相反他被卡帕利卡的論點說服。由於之前同意的嚴厲協議和賭注，辯論的敗方必須割下他的頭顱作為獎品獻給勝利者。只是由於聖山卡爾資深門徒帕瑪帕的介入，最後才駁倒卡帕利卡，成功救回他的靈性導師，免於必死。

在另一件事，聖山卡爾與一個誇卡查(Krakaca)，即卡茹阿拿塔卡(Karnataka)的卡帕利卡教派的靈性導師激辯，雙方爭持不下。聖山卡爾發現他說盡了他的所有論點，卻仍未成功說服誇卡查，被迫落荒而逃。為了試圖保留面子和聲譽，他誘使烏賈因的國王蘇丹瓦(Sudhanva)，以捏造之罪處死誇卡查。

在一件令人不齒的事件中，這次是在阿薩姆(Assam)，阿比納瓦·古塔(Abhinava Gupta，他是杜伽女神的崇拜者)，對聖山卡爾的人格和影響力印象深刻，在一場無法定論的假象宗辯論之後，成為了他的門徒。然而，阿比納瓦的門徒拒絕追隨他們的靈性導師皈依聖山卡爾，因為他們的靈性導師無法說服他們，接受假象宗的優越性和絕對地位。聖山卡爾視之為侮辱，誣陷阿比納瓦·古塔以邪惡的密教咒語向他施咒，使他染上噁心的皮膚病——至少這是當地傳說。不論情況會是怎樣，阿比納瓦·古塔或他的門徒，顯然都不信服聖山卡爾的哲學。最後，帕瑪帕暗中策劃陰謀，謀殺了阿比納瓦。

在另一次到訪烏賈因期間，聖山卡爾與巴斯卡茹阿師(Bhaskaracarya)爭論他的假象宗名號。巴斯卡茹阿師是非二元論(Saiva-Visista-advaita)哲學的監護人。不僅無法成功使巴斯卡茹阿師改信自己的見解，聖山卡爾更是一敗塗地。巴斯卡茹阿師在他自己對《終極韋陀》的注釋內，反駁了聖山卡爾的所有論點，揭露了他是大乘佛教徒(Mahayanika)，正如我們之前討論過的一樣。

山卡爾師畢生之中，最異常而難以置信的經歷之一，涉及一場與一個學者的妻子所作的辯論。烏巴亞·巴茹阿提(Ubhaya Bharati)是個聰明博學的女婆羅門，即傑出學者曼丹·密斯查(Mandana Misra)的妻子。山卡爾師在經典辯論擊敗曼丹·密斯查後，烏巴亞·巴茹阿提拒絕承認失敗。她引經據典，說聖山卡爾只駁倒了完整整體的一半—意謂丈夫和妻子在婚後構成一個單位，因此為了要宣稱大獲全勝，山卡爾師也必須擊敗她。然而，烏巴亞·巴茹阿提在一場關於物質之愛及性愛的藝術和學問(kama)的討論，駁倒了山卡爾師。山卡爾師心灰意冷，誓要一雪前恥。碰巧附近有個小國的國王剛剛駕崩，但他的國民卻不知情。山卡爾師借助他真材實料的瑜伽力量，附身於國王的屍體，回到他的王宮。他進入國王妃子們的內宮，卻沒有被識破，在之後的一、兩個晚上，他從她們多人那裡學習愛的藝術。後來，當那些王妃們熟睡時，他拋棄了國王的屍體，任由它的屍體處於屍僵狀態，然後便返回他自己的身體，他的親信門徒帕瑪帕一直為他妥善保管。之後他便能夠重返論壇，體驗過性愛世界之後，便能易如反掌地擊敗烏巴亞·巴茹阿提。協調這項傳記資料時有些顯著的問題，例如一個受棄絕之誓所限的嚴格貞守者，怎能在奢華的環境和肉欲放任之中度日？喋喋不休的問題是：

- (一) 聖山卡爾師偏離了，以及從他的貞守和棄絕之誓低墮了嗎？
- (二) 他真的需要證明，他可以掌握愛欲藝術的理論和實踐嗎？

通常我們應該認為，接受了棄絕啟迪的人，即感官控制者，對涉及兩性之間肉體交合的經典一無所知，實在非常值得讚揚。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對聖山卡爾師那個地位的棄絕僧來說，欺詐地從死者的妻子那裡學習性事，委實丟臉。

曼丹·米斯查是聖山卡爾所駁倒的最偉大導師，也成為聖山卡爾最卓越的成就。米斯查是當代最著名博學的施瑪塔學者。記錄顯示聖山卡爾僅是駁倒了佛教徒、密教派、性力派、施瑪塔和業報工作者—但從未駁倒韋陀學者。基於《韋陀經》的經驗主義知識是遠超於佛教，及密教領域之中的儀式慣例，多年來，任何人心裡都從沒置疑。韋陀學問的傳統享有悠久傑出的導師世系和注釋。相反，假象宗哲學不是具備公認哲學的確立派別，因此從未高調地勝過備受尊崇的韋陀權威。因此，按照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似乎會是聖山卡爾的追隨者，誇大了上述勝利的影響力。當然，巴斯卡茹阿師在聖山卡爾在世期間，有力地證明了這點。

帕瑪帕

在聖山卡爾師一生之中，另一面值得注意就是，當他面對逆境時，幾乎在每個關鍵時刻，他的忠實門徒帕瑪帕都需要挺身相救。帕瑪帕將為此長作紅日，永存於聖山卡爾生命史的穹蒼之上。事實上，遠在聖山卡爾把他的《終極韋陀》注釋，《薩瑞瑞卡論》公諸於世之前，帕瑪帕已經完成了他自己為同一文獻所寫的注釋。我們從歷史得知，帕瑪帕的舅父從帕瑪帕那裡，偷了這些無價的手稿，令作者痛不欲生。他的靈性導師聖山卡爾介入救災，向他忠實的門徒保證不需擔憂，因為山卡爾師一字不漏地牢記了，帕瑪帕對前四部經書的所有注釋。話畢，他便悉數對帕瑪帕逐字地背誦。有鑒於此，假定聖山卡爾師創作他著名的《薩瑞瑞卡論》注釋時，大量借用了他門徒帕瑪帕的注釋，這也將不失為過。這兩本注釋以哪一本為先及原創的，現在有待所有人判斷。然而，把帕瑪帕的注釋據為己有，卻絲毫無礙他恒常來營救，他那身陷險境的靈性導師。

最後行動

聖山卡爾師最後的一次挑戰，是與當時的藏傳佛教領袖，一

位喇嘛靈師(Lama guru)的一場辯論。當時所有的佛教派別都尊崇那位喇嘛，作為他們的世界領袖和導師(Jagadguru)。在辯論開始之前，雙方同意，辯論的敗方必須自己跳進一大缸滾油，自行了斷。著名的一元論學者，可敬的悉若瑪尼所著的《Sabdartha Manjari》一書，生動地描述了這場辯論：

「承認與佛教的世界領袖和導師進行經典辯論敗北之後，聖山卡爾師遵照辯論的條約，跳進一大缸滾油捨棄生命。就是這樣，在西元818年聖山卡爾師逝世之時，世界喪失了一座燈塔。」

「山卡爾大缸」，顧名思義，至今一直保存在西藏。佛教僧侶榮耀它，藉此紀念他們靈性領袖的重大勝利。歷史似乎拒絕讓聖山卡爾師的崇高犧牲，湮沒無聞。

聖山卡爾師的影響

在至尊主的奉獻者化身，聖山卡爾師的顯現，與至尊主本人作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顯現之間，幾乎相距一千年。現在會簡述這段期間的假象宗歷史。

不加思索地贊同空虛論是依據《韋陀經》的，山卡爾師老練地美化了空虛論的苦澀，以及它那佛教中的非韋陀宗教分類，使它回味無窮，令印度普羅大眾甘之如飴。以致根除了佛教，群眾不以佛教徒自居，反而開始自稱印度教徒。印度宗教或「印度教」，泛指山卡爾師對宗教的詮釋。其後傳揚的其他宗教神學，誤信他們駁倒了印度教，但事實上他們只是與山卡爾師的印度教名號交鋒。《韋陀經》的哪種追隨者可以這麼吝嗇，以致無法承認，山卡爾師把佛教從印度的土地連根拔起，對印度教作出重大貢獻？對於聖山卡爾的努力，縱使真正的印度教與他所賦予的定

義並不相同。真正印度教是基於，稱為人類永恆「宗教」的韋陀結論。換言之，永恆宗教建基於生物體與神，以及祂形形色色的能量，不可思議同時又同一而異的本體論原則之上。這種永恆深奧原則(真理)的實際應用，展現在以奉愛(bhakti)表達的愛心關係之中，那是對至尊人格首神的純粹奉愛服務。自山卡爾師隱跡的千多年以來，目睹了假象宗的式微，在一些地方它顏面無存，在其他地方，它的合法性及可敬的虛飾則被揭穿，假象宗的倡議者和擁護者明智地轉向「地下」發展，避免任何更進一步的窘迫。

亞達瓦·帕爾叩薩

在帕瑪帕·蘇茹斯瓦茹阿(Padmapada Suresvara)，以及瓦查斯帕提·米斯查(Vacaspati Misra)等等著名的假象宗導師去世之後，承先繼後的最傑出假象宗靈性導師，就是亞達瓦·帕爾叩薩(Yadava Prakasa)。他定居在南印度的刊遲(Kanchi)市。與他同一時代的人，施瑞奉獻者師徒傳系的聖雅沐拿師(Sri Yamunacarya)，賦有深邃智慧及靈性才華。看見他在爭辯和靈性辯論方面的非凡專長，在一場決定性的經典辯論中，亞達瓦·帕爾叩薩無法聚集力量和剛毅來面對他。雅沐拿師的著名門徒是偉大的靈性導師聖茹阿瑪努師，事實上當他是年輕貞守生時，他曾師承亞達瓦·帕爾叩薩，學習韋陀結論。儘管聖茹阿瑪努師的地位就像亞達瓦·帕爾叩薩的學生，但他都會一貫指出，聖山卡爾韋陀結論注釋內的哲學謬見。亞達瓦·帕爾叩薩竭力地以假象宗哲學，影響年輕的茹阿瑪努佳，但每次都被年輕學生無懈可擊的邏輯和經典論點駁倒。茹阿瑪努佳難以置信的智力和深遠的靈性洞察力，使他的老師妒火中燒，以致妒忌的亞達瓦·帕爾叩薩，密謀殺死年輕的茹阿瑪努佳。但在這十惡不赦的陰謀事成之前，茹阿瑪努佳師聞風先遁而事敗。茹阿瑪努佳不但原諒了亞達瓦·帕爾叩薩，更向他施恩，收他為徒。亞達瓦·帕爾叩薩為這寬宏大量之舉，及崇高偉大奉獻者的謙遜深受感動。亞達瓦煥然一

新，成為截然不同的人，誠懇地奉行外士那瓦奉獻者(bhakta)的生活。

對於阿比納瓦·古塔，聖山卡爾師也面對類似的情況。不幸的是，聖山卡爾師沒有對阿比納瓦施恩，反而讓人暗殺他。由此顯而易見，茹阿瑪努佳師的品格與聖山卡爾師的角色相比，更高尚，崇高，有同情心。亞達瓦·帕爾叩薩正密謀暗殺他，但聖茹阿瑪努師不僅原諒了他，更以他寬厚的恩典拯救他。上述的每件事，一件涉及聖茹阿瑪努師，另一件則涉及聖山卡爾師，對他們而言都是相似而具關鍵性的，反映出他們個別的性格。比起聖山卡爾所扮演的假象宗角色，聖茹阿瑪努師確是一個更富同情心，容忍及崇高的人物。在各個年代以來，至尊主的純粹奉獻者在任何情況下，恒常都比其他人展現更高品格及更高智慧。這個時期的假象宗，經歷它最薄弱的時期，因為聖茹阿瑪努師飄揚著獨特非二元論的勝利之旗，以他精闢而無可辯駁的邏輯和論點，削弱了假象宗。(這是至尊梵的本體論原則，祂天性有別於生物體和物質自然—縱使生物體和宇宙都是完整梵的其中一部分，因此與祂永不分離。)

聖施瑞達爾·斯瓦米

聖施瑞達爾·斯瓦米生於古佳茹阿塔(Gujarata)省。在缺乏準確真實日期的情況下，他顯現的細節無法多說。值得一提的重要事實是，不管一元論學者和歷史學家推斷的出生日期是什麼，他們的推測都全無根據，極其量都是傳聞而已。由於聖瑪德瓦師在他的任何作品，都沒有提及施瑞達爾·斯瓦米，因此，僅是基於表面上看不見施瑞達爾·斯瓦米的存在，而把施瑞達爾·斯瓦米的年代順序，排列在瑪德瓦師之後，會是不合邏輯和不合理的。聖施瑞達爾·斯瓦米沒有撰寫《終極韋陀》或《奧義書》的注釋。很可能是因為這樣，瑪德瓦師才沒有在他自己的任何作品

提及施瑞達爾·斯瓦米，否則他一定會。另一方面，施瑞達爾·斯瓦米僅在他的《博伽梵歌》注釋，提及聖山卡爾師的名字，卻沒有提及聖瑪德瓦師。這些事實表明，施瑞達爾·斯瓦米活在聖山卡爾師之後，但在聖瑪德瓦師來臨之前。

聖茹阿瑪努師基於《維施努宇宙古史》的結論，撰寫他著名的韋陀結論注釋《施瑞論(Sri Bhasya)》。聖施瑞達爾·斯瓦米也為《維施努宇宙古史》撰述注釋。若茹阿瑪努師知道這本注釋，他肯定會選擇性地引用它，又或者會在他的作品提及它，作為證據。事實上他們每個人都沒有提及彼此。根據這些因素，結論性地確定他們各自時期的時間順序，會是妄下定斷。時至今日，假象宗的非人格主義教派，仍然竭盡心力，試圖把施瑞達爾·斯瓦米拉進他們的一元論陣營。究其原因，在他靈性之旅的極早期，施瑞達爾·斯瓦米與一個假象宗學者過從甚密，受到他的教導影響，一度接受了一元論之途。施瑞達爾·斯瓦米的作品有時間接地提及，他生命中的這個部分。但施瑞達爾·斯瓦米後來在帕茹阿瑪南達·提爾塔(Paramananda Tirtha)的指導下，藉由他的聯誼，人所共知地拒絕了假象宗，信奉了偉大奉獻宗。

帕茹阿瑪南達·提爾塔是純粹非二元論(Suddha-advaita)師徒傳系的奉獻者棄絕僧，也是巡迴講學的傳教士，以及主維施努的獅子化身主尼星哈(Nrsimhadeva)的奉獻者。這個純粹超然非二元論的奉獻者傳系，最突出的導師是聖維施努·斯瓦米(Sri Visnu Svami)，他的顯現遠較山卡爾師為早。[維施努·斯瓦米又稱阿迪維施努·斯瓦米(Adivisnu Svami)]。

帕茹阿瑪南達·提爾塔是這個傑出奉獻者師徒傳系的棄絕僧，施瑞達爾·斯瓦米憑藉他的恩慈，覺悟到假象宗的靈性破產。斷絕他過去與假象宗的聯誼之後，他便全心全意加入神聖的奉獻者教派，從帕茹阿瑪南達·提爾塔那裡領受靈性啟迪。施瑞達爾·斯瓦米的轉變，是因他對真理的領悟而起，就是透過遵循枯燥的

思辨之途不僅極難達到非人格解脫，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他理解到只有透過對至尊人物首神的奉愛皈依，才永久保證得到解脫。施瑞達爾·斯瓦米在他的《博伽梵歌》注釋撰述：

**sruti-smrti-purana-vacananyevam sati samanjasani bhavanti
tasmad-bhagavad-bhaktir eva mukti hetur iti siddham
'paramananda sri-padabja-rajah sri-dharinadhuna
sridhara svami-yatina krta gita-subodhini.**

當正確理解時，《神訓經》、《輔典》、《宇宙古史》、《聖典博伽瓦譚》、《博伽梵歌》的箇中含意—全部韋陀典籍便一清二楚。它們全都同意這一點，對至尊主奉愛是臻達解脫的主因—棄絕僧施瑞達爾·斯瓦米拿取聖帕茹阿瑪南達·提爾塔蓮花足的塵土，正在撰寫《博伽梵歌》的注釋《蘇波迪尼(Subodhini)》。

假象宗說聖施瑞達爾·斯瓦米是他們其中一員，即一元論者，《博伽梵歌》上述的真理能輕易駁倒他們的論點。他們否定他對奉愛境界的論調一無是處，他們的論點既無條理又無實據。

異常卻真實的歷史事實，籠罩著施瑞達爾·斯瓦米的《博伽梵歌》注釋。有一次，施瑞達爾·斯瓦米到訪所有神聖的朝聖之地，到達卡斯(Kasi)。他在那裡留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撰寫他的《博伽梵歌》注釋《蘇波迪尼》。他接近卡斯的學者和學問家，給他們這部作品的手稿，求取他們的回應。發現到他注釋內的本體論結論，違悖他們的假象宗訓諭，假象宗學者大為緊張，開始審慎細察其中的錯誤和不符之處。然而，施瑞達爾·斯瓦米驚人地展示了機靈的辯論技巧，反駁了他們的所有論點。儘管這樣，令人為他們感到惋惜的是，驕傲的假象宗學者拒絕承認他注釋的超卓性。為求最終的裁決，雙方接近廟裡的主維斯瓦納(Visvanatha，即施瓦)神像。偉大奉獻者之尊—施瓦神，以下列

詩節的形式，在夢內讓假象宗學者知道他的決定：

aham vedmi suk vetti vyaso vetti na vetti va
sridharah sakalam vetti sri nrsimha prasadatah

我(施瓦)知道，蘇卡戴瓦·哥斯瓦米知道，聖維亞薩戴瓦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但聖施瑞達爾(斯瓦米)知道，一切都是憑藉主尼星哈的恩慈。

這個詩節毫不含糊地宣告，施瑞達爾·斯瓦米藉由主尼星哈的恩典，擊敗了假象宗學者，因此施瑞達爾·斯瓦米藉由他靈性導師的恩慈而成功。我們再次找到另一段敘述，記述一元論者、非人格主義者和假象宗，全都被至尊主透過祂賜予力量的奉獻者揭穿。

聖比爾瓦曼嘎拉一心之煉金術

聖比爾瓦曼嘎拉(Sri Bilvamangala)生於南印度，文拿(Venna)河岸上的一個小村莊。他父親的名字是茹阿瑪達薩(Ramadasa)。有些人認為，聖比爾瓦曼嘎拉以前稱為斯蘭米斯查(Sihlanmisra)或祺蘇克師(Citsukhacarya)。根據《瓦拉巴-迪維佳亞(Vallabha-digvijaya)》一書，他活於八世紀。他早年是個一元論者和非人格主義者，但後來拒絕了假象宗，加入棄絕的奉獻者，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Tridandi)的棄絕啟迪階級。在聖山卡爾派的修院記錄，杜瓦茹卡(Dvaraka)那一章，在「2715」(卡利年代開始之後的年份)那年提到比爾瓦曼嘎拉的名字。再者，根據《瓦拉巴-迪維佳亞》，他是聖茹阿佳維施努·斯瓦米(Sri Rajavisnu Svami)最著名的門徒，因安奉聖杜瓦茹卡之主(Sri Sri Dvarakadhisa)的神像而記一功。據說比爾瓦曼嘎拉·塔庫爾居於溫達文(Vrndavana)的布茹阿瑪湖(Brahmakunda)附近共七百

年，履行靈性專注(bhajana)，即自發的奉愛瑜伽。他撰寫了著名的《Sri Krsna-karnamrta》一書，自此便以逍遙時光鸚鵡(Lilasuka)名聞遐邇。他以他自己詩意的字彙，描述他拒絕假象宗，喜樂地改信偉大奉獻宗：

advaita-vithi pathikairupasyah svananda simhasana
labdha diksah hathena kenapi vayam
Sathena dasikrta gopavadhu vithena

那些踏足一元論之途的人崇拜我，把我高舉在這個自我喜樂的寶座上。但我卻被迫出任那個至尊騙子的女僕；唯獨是欺騙牧牛姑娘的那個祂。

崔維肯姆師

聖阿南達·提爾塔·瑪德瓦師(Sri Ananda Tirtha Madhvacharya)，顯現在山卡爾師派廣為傳揚之時。聖瑪德瓦師在西元1238年生於南印度的刊南達(Kannada，即芒格洛爾，Mangalore)地區，烏杜琵(Udupi)七里之外，一個名為帕佳卡之野(Pajaka-ksetra)的地方。其他的訊息來源，把他的出生年份提早了三個世紀—但這都不被視為相當可信的來源。他的父親瑪德亞嘎哈·巴塔(Madhyageha Bhatta)，是個博學的婆羅門及韋陀學者，他的母親名為韋達維迪亞(Vedavidya)。大約是在這段時期，阿促塔·帕爾薩(Acyuta Preksa)是個非常傑出的假象宗典範師。他有四個主要門徒，即山卡茹阿南達(Sankarananda)、維迪亞山卡爾(Vidyasankara)、崔維肯姆師(Trivikrama-acarya)及帕瑪那巴師(Padmanabha-acarya)，他們全都是一元論的傑出傳教士。就像茹阿瑪努佳師一樣，為了解救亞達瓦·帕爾叩薩而成為他的門徒來虛應故事，聖瑪德瓦師同樣也為了同一目的，從阿促塔·帕爾薩那裡接受啟迪。極為精通《韋陀經》和韋陀結論的聖瑪德瓦師，

正熱烈支持靈性二元論的本體論原則——即神和生物體的身分永恆都是個別的。他在辯論方面的高超技巧，以及對韋陀結論的深遠覺悟，都是他用以推翻假象宗論點和理論的工具。他的靈性導師阿促塔·帕爾薩，在哲學辯論中被聖瑪德瓦師擊敗。他也擊敗了崔維肯姆師和帕瑪那巴師兩位，後者成為了他的門徒，逃離假象宗之途，全心全意信奉偉大奉獻宗。一元論試圖否認主無限的富裕和無數喜樂品質，從而在祂神聖的蓮花足下作出很多冒犯，聖瑪德瓦師把他們救離無神論的一元論之途，他們實在三生有幸。

崔維肯姆師是假象宗的絕世學者。遠近馳名的書籍《瑪德瓦維佳亞(Madhvavijaya)》和《Manimanjari》的偉大作者，正是他的兒子拿茹阿央那師(Narayanacarya)。後來，崔維肯姆師成為聖瑪德瓦師靈性傳系的傑出導師。他比他人額外優勝之處，是他精於靈性二元論和非人格非二元論兩者。他極超卓地教授他的兒子，使他的兒子能夠成功發現，聖瑪德瓦師教導內的多個本體論概念，揭露山卡爾師哲學的多個謬論。因此這兩個哲學派別必須嘗試及承認，聖拿茹阿央那師的著作既有根據又真確。宣稱由於拿茹阿央那師是屬於瑪德瓦師的師徒傳系，故此他的書籍都因偏見及他對自己傳系的同情心而錯漏百出，這個說法是短視而毫無根據的譴責。

威迪亞然亞-山卡爾師二世

瑪德瓦是威迪亞然亞(Vidyaranya)的別名。他父親的名字是薩央(Sayana)，因此又以薩央·瑪德瓦(Sayana Madhava)這個別名見稱。他是個性格剛烈有力的淵博學者。他在山卡爾教派，臻達德高望重而舉足輕重的地位，以致有些人說，不論是在學問或影響力方面，繼山卡爾師之後的其他典範師，都沒有同樣的成就。有鑒於此，山卡爾師的師徒傳系尊崇他為聖山卡爾師的化身，又非正式地給他冠以「山卡爾師二世」的頭銜。

此時，瑪德瓦師徒傳系的阿蘇拜亞師(Aksobhyacarya)，正讓學術界感到他的存在和影響力。他是修辭學和邏輯學的崇高學者，正試圖誘騙威迪亞然亞參加經典辯論。多次嘗試之後，威迪亞然亞最後也中了圈套。雖然瑪德瓦師徒傳系，並非完全認同茹阿瑪努佳師徒傳系內，很多精細的本體論原則，但雙方都同意，讓茹阿瑪努佳師徒傳系堅毅可靠的著名學者，聖韋丹塔·迪斯卡師(Sri Vedanta Desikacarya)擔任評判。威迪亞然亞不擅於邏輯經典(sastra)，因此他與阿蘇拜亞師辯論時敗北。雖然威迪亞然亞本人是個偉大學者，但阿蘇拜亞的淵博學問令他相形見拙。一個讚美阿蘇拜亞的詩節，在學術界中享負盛名：

**asina tat-tvam-asina para-jiva prabhedina
vidyaranyam aranyani hy aksobhya-munir acchinat**

以「tat-tvam-asi」、「thou art that」的韋陀曼陀之劍，透過確立生物體與至尊主之間的永恆區別；阿蘇拜亞·牟尼駁倒了威迪亞然亞的論點，砍掉了(一元論的)密林。

承認在這次吸引了整個學術界注意的重要經典辯論，敗於阿蘇拜亞·牟尼之後，威迪亞然亞的影響力和名聲大不如前。

潮汐的翻滾

佳亞提爾塔

繼阿蘇拜亞之後，奉獻者團體看到他門徒一傑出的佳亞提爾塔(Jayatirtha)的冒起。藉由他靈性導師的恩慈，佳亞提爾塔在經典辯論比賽擊敗了每位知名學者，獲冠以「maha-digvijaya」的頭銜—意思是「所向披靡的」。學術界尤其對《Tattva-prakasika》(他就瑪德瓦師的韋陀結論注釋所寫的注釋)以及他的《純邏輯(Nyaya Suddha)》一書讚不絕口。學者甚至創作了一個片語，公認他的出色寫作。靈性導師阿蘇拜亞和他的門徒佳亞提爾塔，都是這樣崇高的靈性人物及學問寶庫，他們強大的傳教力量迫使非人格主義的一元論者，奔往山洞尋求容身之所，而不是在哲學方面丟人現眼。

在往後三百年，瑪德瓦師徒傳系都繼續不斷圍攻假象宗。撰寫了一座輝煌有力的典籍堰壩，它們全都提供了攻打無神論之戰的燃料。高茹達普爾拿南師(Gaudapurnanand-acarya)寫了《Tattva-Muktavali》及《Mayavada-Sata-dusani》，兩者都揭露了假象宗的一百個謬見。維亞薩·提爾塔(Vyasa Tirtha)創作了《Nyayamrtam》和《Bhedojivanam》。又稱為瑪德瓦師二世的瓦迪茹阿佳·提爾塔(Vadiraja Tirtha)，寫了《Yukti-mallika》、《Pasandamata》和《Suddha-tippani》。這所有文獻都以哲學推翻，又以分析粉碎了假象宗及一元論的教導。大無畏地傳揚深奧的人格主義原則，這些作者藉此粉碎了假象宗的假說，幫助數以千計的探索者來到絕對真理那裡。

這樣做，令無數假象宗學者終於拒絕無神論禍根，它也是假象宗終極的核心教導。他們從而把自己皈依給《聖典博伽瓦譚》高尚超然的教導。在顯著的對比下，值得一提的是，沒有對話、

經典或回憶記錄了，任何純粹偉大奉獻者為了假象宗而離開奉愛之途。

帕爾叩薩南達·薩茹阿斯瓦提

瓦茹納西的靈性導師

回顧五百多年以前，自從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顯現以來，奉獻者世界的方針顯然已經永久改變，作為生活哲學的偉大奉獻宗因祂神聖的降臨，注滿了不滅的熾熱。在最高的本體論和靈性真理美化之下，偉大奉獻宗的明亮火焰吸引了成群結隊的假象宗，激發他們皈依。

聖足帕爾叩薩南達·薩茹阿斯瓦提(Sripad Prakasananda Sarasvati)顯現在十五世紀晚期和十六世紀初之間。他是瓦茹阿納西(Varanasi)整個假象宗宗族公認的首領。一如今日，那個古城當時也是著名的學術中心，也是韋陀研究的燈塔，帕爾叩薩南達同樣也在社會上博得崇高地位。他的博學令他傲視同儕，舉世推崇，他的著作《韋陀結論解脫宗(Vedanta Siddhanta Muktavali)》也為一元論團體帶來新生。遠在西孟加拉，瑪亞普茹(Mayapura)的主采坦亞，也聽說過他而發表意見，(《至尊主采坦亞》中篇逍遙 3/37)：

kasite padaya beta prakasananda

seha beta kare mora anga khanda-khanda

那個少年帕爾叩薩南達是在卡斯，瓦茹阿納西的一名老師(一元論)，他正以他的非人格哲學肢解我的身體。

這個詩節的含意源自這個事實，即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本人被視為所有化身的源頭。帕爾叩薩南達正教導他門徒一元論哲

學，辯說至尊主博伽梵既無形無相，又無屬性。簡言之，他教導的哲學，不接受至尊主是一個人。因此，否定了神的人格面貌，他們的所有詭辯和論點，只是鞭打和肢解祂喜樂超然形象的那些企圖。這是主采坦亞的言下之意。在其他年代，至尊主按照祂自己的甜美意願顯現在地球上，解救或征服了眾多邪惡的假象宗。然而，在現今的卡利年代，明白到最寬大為懷的至尊人物—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沒有決意殺死惡魔和假象宗，相反，祂只不過根除了他們的邪惡和不義。祂像無法抗拒的奉愛煉丹家，改變了他們的內心和思想，激發他們信奉祂所傳揚的純粹善良之途，或直接投入祂的偉大服務。

當主采坦亞決定解救帕爾叩薩南達時，祂與祂的一群追隨者到達瓦茹阿納西。祂們與帕爾叩薩南達的一大群門徒見面，討論經典結論。主采坦亞清楚列舉了，假象宗哲學內在的一大堆不符之處，揭穿了一元論的謬見，同時又展現韋陀結論最深藏不露的真理。這樣做之後，祂耐心等待帕爾叩薩南達的還擊。帕爾叩薩南達的數千門徒屏息靜坐，鴉雀無聲。帕爾叩薩南達無法在主采坦亞的邏輯體系，以及祂的經典論點找到一個錯處。最後，他甘拜下風，把他自己和他的門徒皈依在主采坦亞的蓮花足下，《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原初逍遙 7/149的陳述，確認了這點：

**prakasananda tanra asi dharila carana
sei haite sannyasira phire gela mana**

帕爾叩薩南達·薩茹阿斯瓦提前來，緊抓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蓮花足。從那一刻開始，他體驗到心靈的改變。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仁慈的傳教，不僅解救了帕爾叩薩南達·薩茹阿斯瓦提，也解救了瓦茹阿納西的所有假象宗。這個轉變的影響非常重大，以致瓦茹阿納西—即假象宗哲學的主要大本營和施瓦神奉獻者的庇護所，變成第二個納瓦島，即主采坦亞的奉愛居所。聖奎師那達斯·卡威茹阿傑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

中篇逍遙 25/166-167撰述：

sannyasi-pandita kare bhagavata vicara
varanasi-pura prabhu karila nistara
nija loka lana prabhu aila vasaghara
varanasi haila dvitiya nadiya-nagara

此後，瓦茹阿納西的所有假象宗棄絕僧和淵博學者，開始討論《聖典博伽瓦譚》，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這樣解救了他們所有人。把整個瓦茹阿納西城變成奉愛中心之後，祂便與祂的個人同遊一起回到祂的居處。

瓦蘇戴瓦·薩爾瓦包瑪·巴塔師

帕爾叩薩南達·薩茹阿斯瓦提獲公認為，瓦茹阿納西的假象宗社群之首，薩爾瓦包瑪·巴塔師(Sarvabhauma Bhattacarya)同樣也是聖薩斯崔(Sri Ksetra)或佳幹納·普瑞(Jagannatha Puri)的假象宗團體，一致推崇的領袖，後者在奧瑞薩與瓦茹阿納西齊名。根據記載，他極為精通六個韋陀結論哲學派別，因此獲授「薩爾瓦包瑪」的頭銜。主采坦亞住在普瑞時，以聆聽韋陀結論為藉口，前來參加瓦蘇戴瓦·薩爾瓦包瑪的講道共七天之久。薩爾瓦包瑪詳細說明聖山卡爾師的《布茹阿瑪經》注釋，熱切地以假象宗哲學，努力給主采坦亞留下印象。主采坦亞連續整整七天專心聆聽講學，一言不發。在第八天，薩爾瓦包瑪請主采坦亞評論這篇長篇大論的演講。就此而論，我央求可敬的讀者，詳閱《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的第六章。在這次著名的討論中，主采坦亞從薩爾瓦包瑪的經典結論，找出多個錯處，既以祂的博學，又以祂對韋陀原文真義深入機密的理解，令他印象殊深。他立即受主吸引，終於皈依給祂。《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6/201, 205-206記載了這一點：

atma-ninda kari laila prabhura sarana
krpa karibare tabe prabhura haila mana
dekhi'sarvabhauma dandavat kari' padi'
punah uthi'stuti kare dui kara yudi
prabhura krpaya tnara sphurila saba tattva
nama-prema-dana-adi varena mahattva.

薩爾瓦包瑪譴責自己為冒犯者，並托庇於主，然後祂便渴望向他施恩。薩爾瓦包瑪·巴塔師獲賜神聖視力，藉此看到主奎師那的形象展現在采坦亞·瑪哈帕佈之中，他立即向那個形象倒地頂拜，向祂致敬。然後他站起來，開始雙手合十地奉上禱文。藉由至尊主的恩慈，所有本體論真理都向薩爾瓦包瑪揭示，於是他便能夠理解唸誦聖名，以及到處分發首神之愛的重要性。

在祂根除假象宗的行動中，祂在佳幹納·普瑞大為成功，祂的門徒及追隨者鼎力相助。承認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是至尊人格首神，其他奉獻者師徒傳系也自告奮勇，遏制非人格主義的威脅。所有這些傳揚有神論和至尊主宗教的奉獻者，僅是協助主采坦亞，從而參與祂的超然逍遙時光。在其他師徒傳系的奉獻者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甯巴爾卡師徒傳系的聖凱薩瓦·卡斯米瑞(Sri Kesava Kasmiri)，以及茹鐸師徒傳系的聖瓦拉巴師(Sri Vallabhacarya)的名字。這些靈性導師都接受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靈性訓示。在印度，誰沒聽說過主采坦亞與凱薩瓦·卡斯米瑞見面，後者贏得了「所向披靡的那個他」的頭銜？然而，他事業上真正的精彩之處是，實際地敗於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手上一他終於覺悟到那是他最大的福氣，帶著至尊主本人直接的神聖訓示之寶回家。後來，當他靈性成熟時，他創作了多篇重要論文和《韋陀結論考斯圖巴寶石(Vedanta Kaustubha)》等等書籍，它們都是甯巴爾卡師徒傳系的劃時代文獻。事實上，必須理解到一直繼續出版及增進了甯巴爾卡師徒傳系的巨大書庫，是主采坦

亞·瑪哈帕佈極具衝擊力的傳教之直接成果。

烏潘鐸·薩茹阿斯瓦提

在瓦茹阿納西的一元論學者之中，烏潘鐸·薩茹阿斯瓦提(Upendra Sarasvati)舉足輕重。偉大奉獻者導師聖瓦拉巴師領受到主采坦亞的恩慈，正是他在瓦茹阿納西的一場神學辯證法的比賽中，徹底擊敗烏潘鐸·薩茹阿斯瓦提。這次失敗令烏潘鐸對瓦拉巴師極為反感，以致他甚至想對瓦拉巴師施虐。他開始騷擾聖瓦拉巴師，期間聖瓦拉巴師離開了瓦茹阿納西，難以置信地驚呼精通經典的人，竟能墮落至此，卑劣不堪。偉大導師繼續前往其他城市，他在各地也徹底擊敗了其他假象宗。為了挽回面子，假象宗被迫再次繼續潛逃別處。由此我們看見，在實現主采坦亞的心底夙願方面，聖瓦拉巴師透過揭露假象宗，扮演他的重要角色。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維亞薩·茹阿亞

到訪烏杜琵時，主采坦亞與瑪德瓦師徒傳系的領袖見面，長談了至高靈性目標及最佳達標方法(sadhya-sadhana-tattva)。當時烏杜琵廟的主持是茹古瓦爾亞師(Raghuvarya Acarya)，維亞薩·茹阿亞(Vyasa Raya)繼而成為廟宇主持，在位良久。他是個邏輯學者，即靈性辯證法傑出的淵博學者。有見及此，他在學術界仍然受人敬仰。很多史學家說他在1486至1539年間，擔任廟宇主持。雖然對他顯現的時段也許眾說紛紜，但他與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見面卻不容異議，他大約在西元1515年在烏杜琵，當時維亞薩·茹阿亞是廟宇的主持。不管當地的一些學者是否有幸識別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神性，但他們全都一致公認，主采坦亞是實至名歸的邏輯哲學之王。主采坦亞所到之處，未見其人已聞其名，因此當他抵達烏杜琵時，多位奉獻者及淵博學者都來致敬，例如茹古瓦爾亞師和他的繼任典範師維亞薩·茹阿亞等等。由於維亞薩·茹阿亞本人是傑出的邏輯學者，適逢與主采坦亞見面，他熱切渴望從他那裡領受更多知識，善用這個千載難逢的良機。他著名的

書籍《邏輯之萃(Nyayamrta)》，可以被視為他與主采坦亞見面的直接成果。典範師維亞薩·茹阿亞和主采坦亞的其他追隨者，徹底破壞了假象宗傳教士之前以自己激昂地講述「純粹奉獻宗(Bhagavat-dharma)」，所認真累積得來的，大部分殘餘的影響力。

瑪杜蘇丹·薩茹阿斯瓦提的秘密作品

就像聽見假象宗的淒厲呼喊，又以「瑪杜蘇丹(Madhusudana)」(瑪杜魔的屠者)這別名見稱的至尊主奎師那，以瑪杜蘇丹·薩茹阿斯瓦提(Madhusudana Sarasvati)的形象，即偉大學者及最博學的非人格主義者之一，給他們派來拯救者。瑪杜蘇丹·薩茹阿斯瓦提生於現今的孟加拉，東孟加拉的發爾迪阿普爾(Fardiapura)地區，烏安斯亞(Unsiya)的小村莊。在孟加拉的納瓦島完成了他的邏輯研習之後，他遠行到瓦茹阿納西，在那裡師承聖茹阿瑪祭鐸學者(Sri Ramacandra Pandita)，研習假象宗對韋陀結論的注釋。後來他創作了他的巨著《一元論神功》——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論文，是為了駁斥維亞薩·茹阿亞的《邏輯之萃》這個令人畏縮的任務而寫的，正如我們剛剛討論過那樣，《一元論神功》重擊了非人格主義團體。他也許覺悟到他的努力不足以擊敗維亞薩·茹阿亞，因為他養成了一個獨特怪癖，絕不允許任何來自不同師徒傳系的人，研習他的書籍。既不分發書籍的副本，也無法直接閱讀，因此必須從瑪杜蘇丹·薩茹阿斯瓦提本人那裡聆聽。如此一來，任何人幾乎都難以精確肯定地，反駁論文的任何部分。維亞薩·茹阿亞有個出色的門徒名為茹阿瑪·提爾塔(Rama Tirtha)，他正確推測到瑪杜蘇丹·薩茹阿斯瓦提的真正意圖。偽裝自己是假象宗學者，他藉口研習這難以掌握的作品，接近瑪杜蘇丹·茹阿瑪天賦不可思議的頭腦，牢記了整本書，然後用這些資料，給他靈性導師的書籍《邏輯之萃》撰寫注釋。這本名為《Tarangini》的注釋，宏亮地反駁了瑪杜蘇丹·薩茹阿斯瓦提的《一元論神功》。它是義正詞嚴的尖銳回答，粉碎了瑪杜蘇丹的非人格主義論點。

所有師徒傳系的學者之翹楚—聖基瓦·哥斯瓦米(Srila Jiva Gosvami)，與這兩位學者同一時代。有些人說聖基瓦·哥斯瓦米師承瑪杜蘇丹·薩茹阿斯瓦提，研習韋陀結論。沒有具體證據證明這種理念，但這兩位人物無疑見過面。聖基瓦留在瓦茹阿納西的期間，經常與瑪杜蘇丹·薩茹阿斯瓦提討論奉愛學問的原則。在這段期間，可以看出這種崇高的靈性聯誼，對瑪杜蘇丹產生了轉變性的影響，使他深受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吸引。他本來已是學富五車，因此他能夠從聖基瓦那裡，掌握到偉大深奧的超然結論，聖基瓦是從瑪哈帕佈本人那裡，覺悟到這些理解。根據記載，他深愛主采坦亞及奉愛方法，他在生命後期，創作了名為《奉愛瓊漿玉液(Bhakti Rasayana)》的優美文獻時，這點尤其明顯。該書的第一個詩節，清楚顯示了他深入的情感變化：

nava-rasa-militam va kevalam va pumartham
param iha mukunde bhakti-yogam 'vadanti
nirupama-sukha-samvid-rupam asprsta dukkham
tam aham akhila-tustyai sastra-drstya vyanajmi

細閱經典之後，我即將描述至善，以及令生物體稱心滿意的至尊祝福。這個目標在於，無憂無慮地投入對至尊人格首神穆昆達·奎師那(Mukunda Krsna)的純粹奉愛服務，祂是無比喜樂及完整超然知識的化身。這奉愛瑜伽—純粹奉愛服務的超然程序，洋溢了這九種靈性幽默(品味)，也是全人類渴求的單一目標—聖人之尊傳揚了這個真理。

在上述詩節，vadanti一字是複數，暗示幾位在世界上傳揚至高真理的人物，是處於他靈性導師的崇高地位，特別是聖基瓦·哥斯瓦米。我們看見，瑪杜蘇丹·薩茹阿斯瓦提沒有撰述，非二元論的經驗主義知識，是人生的至尊目標(purusartha)。相反，他明確注明，對主奎師那專一的純粹奉愛，是韋陀的最高目標。曾

是一元論和假象宗中堅導師的瑪杜蘇丹·薩茹阿斯瓦提，變成了奉愛教派的有力支持者。

齋耶浦的假象宗

在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隱跡之後，假象宗的前途繼續一片暗淡。約有二百年(的時間)，假象宗都欠缺能夠帶領他們走出這個低潮的中堅份子。約在十八世紀初，假象宗試圖讓人再次感到它的存在。一群一元論者假冒施瑞師徒傳系的奉獻者，試圖干擾齋耶浦(Jaipur)著名的聖茹阿妲-哥文達君(Sri Radha-Govindaji)的神像崇拜，神像是齋耶浦王直接支援的。他們質疑聖茹帕·哥斯瓦米(Srila Rupa Gosvami)傳系內的高迪亞奉獻者(Gaudiya Vaisnavas)，所引介的日常崇拜程序和儀式，開始在社區內製造事端。國王孤掌難鳴，眼看著這些喧嚷的假象宗，正要引起一場激辯。看見這種一觸即發的情況，齋·辛(Jai Singh)王求助於當時的高迪亞奉獻者導師及領袖，住在溫達文的聖維斯瓦納·查誇瓦提·塔庫爾。由於他年事已高，又極不願意離開溫達文，於是他決定派他最著名的門徒及傑出學者—聖巴拉戴瓦·威迪亞布薩那(Srila Baladeva Vidyabhusana)，作為他的代表。他奉命去撥亂反正，維護高迪亞傳統的榮譽，這種傳統保持了哥文達君神像崇拜的神聖性。這神像最初是茹帕·哥斯瓦米本人安奉在溫達文的，但由於一直懼怕回教徒褻瀆神明，故此帶到齋耶浦的王城妥善保護。聖巴拉戴瓦謙遜地到達施瑞師徒傳系的聚會，赤足，手持一個水罐和一條舊被子。站在他們面前，他勇敢地宣告，高迪亞師徒傳系的創始人是主采坦亞本人，以及聖維亞薩戴瓦撰寫《聖典博伽瓦譚》作為他《終極韋陀》本然的注釋。提到這一點，他說所有解釋都是為了揭示，靈性家族的適當階級而提出的，這構成了哥文達君的神像崇拜體制。短視的學者渴望維護他們的立場，堅持除非及直至高迪亞的師徒傳系，有一本正統的《終極韋陀》注釋，否則聖巴拉戴瓦無法爭論。這些驕傲的學者似乎低估了，站在他們面前的謙遜聖人。稍後，在那個晚上，主哥文達君

親自在夢裡向聖巴拉戴瓦顯現，指示他給《終極韋陀》撰寫高迪亞的注釋。他不久便創作了那本著名作品，命名為《哥文達論》，示意注釋其實是出自主哥文達君本人。呈上作品時，假象宗全都目瞪口呆，在文中找不到任何缺陷而一敗塗地。他們皈依給他，並寫下一封勝利書，聖巴拉戴瓦在溫達文將之獻於他靈性導師足下。勝利之音傳遍千里，無遠弗界，由於這個及時的神聖干預，協助阻止了關於聖茹阿妲-哥文達君著名崇拜的任何爭論，因此祂們目前仍然受到王室及齋耶浦民眾兩者的崇拜。

假象宗的鬼魂

十八及十九世紀見證了，假象宗存在的衰落狀態。它像鬧鬼的院舍那樣倖存一廢棄而空餘頹垣敗瓦。著名的假象宗有時會像死不安息的靈魂一樣顯現，試圖力挽它過去的一些光榮，但正好在這些時候，中堅的奉獻者幾乎都會作為驅魔師而行，阻止假象宗任何「捲土重來」的意圖。在這些偉大奉獻者之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茹阿瑪努佳師徒傳系的學者聖茹阿瑪(Sri Rama Sastri)，他在一場神學辯論中擊敗了斯瓦米·莎慈南達(Svami Saccidananda)，即山卡爾師的施瑞嘎瑞(Sringeri)修院的院長。然後又有令人敬畏的學者阿南塔師(Ananta Acarya)，他也來自茹阿瑪努佳師徒傳系，他在瓦茹阿納西的假象宗據點，擊敗了假象宗學問家一學者茹佳斯瓦瑞(Rajesvari Sastri)和學者維茹斯瓦茹(Viresvara Sastri)。瑪德瓦師徒傳系的薩提亞丹央·提爾塔(Satyadhyana Tirtha)，也擊敗了當時以瓦茹阿納西為基地的假象宗領袖，並撰述了兩本非常著名的著作，《Advaita-mata Vimarsa》和《Tri-pundra-dhikara》。這些書籍揭露了假象宗理論的固有瑕疵，對破壞假象宗大有幫助。

也值得在這裡一提的是，還有其他博學聰明的聖人，他們不屬於四大奉獻者師徒傳系之一，但對假象宗所有不同的形象卻極盡批判之能事。這些聖人來自邏輯、彌漫沙派、數論等等截然不

同的哲學派別。他們巧妙地找到假象宗哲學的不符之處。就此列舉其中幾位這些知名人士；更嘎薩·烏帕迪阿亞(Gangesa Upadhyaya)、茹阿卡拉達薩·尼亞亞茹阿拿(Rakhaladasa Nyayaratna)、拿茹阿央那·巴塔、巴斯卡茹阿師、威給那比克蘇等等。

聖維亞薩·茹阿亞的《邏輯之萃》，是一本粉碎假象宗的傑作。瑪杜蘇丹·薩茹阿斯瓦提的《一元論神功》，是為了反駁它而寫的。然後，為了徹底駁倒《一元論神功》，茹阿瑪·提爾塔又寫了《Tarangini》。為了試圖再反駁《Tarangini》，假象宗學者布茹阿瑪南達又撰寫了他的《Brahmanandiya》。採取有神論理據作為回應，瑪德瓦師徒傳系的文瑪拉·密斯查(Vanamala Misra)，撰寫了五篇以《Panca Bhangi》著稱的論文。這些引人入勝的作品，全都妥善保存在馬所若(Mysore)州的圖書館。這五本書籍不僅駁斥假象宗，更揭露所有其他非權威的所謂「韋陀」哲學，都不是有神論的。這本作品的結論名正言順地讓四個權威性的奉獻者師徒傳系，唯獨成為韋陀知識、信仰和宗教的真正擁護者。應當注意到，這所有師徒傳系都受到離經叛道的虛假教派攻擊，在歷史上一直都暗淡無光。

現代的假象宗

在我們現今的時代，假象宗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五花八門。在這個講求技術的年代，由於現代科學及有關文化延展所及，從而革新了國家和文化之間的聯繫。由於物質動機成為首要觀點和目標，全權控制大局，因此以合成機械驅策的社會，越來越強調物質視域。在這個全球通訊的時代，從它在印度的震央開始，假象宗以它所有不同的形象一直廣為傳揚，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清楚看見它頗受歡迎。

過多各種各樣的哲學無所不在地猖獗一時，尤其是在追求所有技術進步，物質先進的西方社會，靈性理解卻一直情況堪虞。雖然這些西化哲學經常看似水火不容，表面上又有違假象宗的訓誡，但它們始終都以某種形式作為滋養假象宗的力量。這些思想從敵對的「左翼途徑」神秘教派，以至極端的原教旨主義，上至無神論和虛無主義精微的偽裝形式。闡明這些離經叛道的哲學，所採取的悠長發展路程，以及它們對西方思想隨後的影響，需要偵探所需的專一注意力和活力。例如，在眾多故事和概念之中，許多印度哲學家和聖人都有足夠證據，證明亞歷山大大帝追尋征服世界時，有些希臘哲學家與他一起到訪印度。他們在這裡進行研究和訓練，學習非二元一元論或假象宗哲學，此後他們各自返國，傳揚假象宗。一些西方研究者和學者的著作，確認了這個事實。

歸根到底，可以有把握地作出結論，事實上一任何哲學若傾向於削弱、劃分及擾亂，令人難以理性、邏輯性或真實地理解至尊主的人格形象，那麼在某個關口上，都已受到假象宗欺騙力量的影響。客觀地觀察現代全球的社會，揭示了卡利年代之兆比比皆是，清晰可見。這是欺騙和欺詐，偽裝和反偽裝，訛傳和瓦解的邪惡年代。熱心金融鉅子控制的機會主義政治家，操縱媒體，

永無止境地追求，紮根於「我」及「我的」這些身體概念的虛幻能量的短暫視域，偷偷狡猾地操控公眾輿論。這些人物和他們各自的思想意識，無疑都是假象宗委任的真正代理。

我們發現世界上的其他四個主要宗教，成功剝奪了至尊(主)的形象、人格性及人格屬性。佛教徒是無神論的，遵循的理論是，只有不存在的虛無之永恆空虛，才是真正的「存在」。他們的教導和他們的聖典《般若波羅密多》通篇都闡釋了這點，我們之前在本書已經審視過。希伯來《聖經舊約的首五卷(Torah)》，在《伊齊基爾書(Ezekiel)》第一章的詩節二十八說明，主的外觀猶如傾盆大雨之日的大片密雲(即黑藍色)。在回教徒的《可蘭經(Koran)》，第二章(sura)的第一三八節(ayat)說明，他們的顏色是從主那裡得來的。口授《可蘭經》的先知穆罕默德(Mohammed)是貝都因(Bedouin)人，據知他的膚色極深。阿拉(Allah)之名僅指至尊。在基督教《聖經》的《啟示錄》，第四章的詩節三提到，神坐在外觀有如碧玉一樣的寶座上。除了強調奉愛之途之外，耶穌基督也教導應該要崇拜神的名字，「讓你的名受顯揚」。然而，縱使這些世界宗教的作品，特別提及形象和品質，但它們近代的教導，看來顯然沒有詳細提及至尊主的身分和親密屬性。

在印度，假象宗有兩個主要產物。第一是五種宗教(Pancopasana)的體系，那種概念就是以「所有途徑都歸於神」的哲學，可以一視同仁地崇拜施瓦、卡利、象頭神、杜伽、維施努等等。雖然這表面看似無知的概念，裝成有神論的樣子，但它導致的終極結論卻是，那個永恆家族內的關係不存在差別，因此他們拒絕單一至尊主的概念。

假象宗的第二浪，在宗教平等主義(samanvayavada)的概念可見一斑。這個宗教形式的始祖，是印度莫臥兒(Mughal)王朝的皇帝阿克巴爾(Akbar)。他是個狡猾的政治家，為了他自己的政

治利益，傳揚他自己杜撰的平等主義哲學，他稱之為「Dine-ilahi」宗教。現代很多社會和哲學領袖，甚至渴求世俗的蠅頭小利和好處，被平等主義理論沖昏了頭，細察之下，其實那只是更進一步的非人格主義。

偉大奉獻宗也必須忍受，卡利年代離經叛道的訓誡和修習這種形式的蹂躪，這些訓誡和修習已經逐漸慢慢推進，特別是在孟加拉。各個非權威教派團體，欺詐地傳揚他們自己虛構的哲學名號，由此可見一斑。例如阿芙拉(Avla)、包拉(Baula)、卡茹阿塔巴佳(Kartabhaja)、尼達(Neda)、達爾瓦薩(Darvesa)、薩哈吉亞(Sahajiya)、薩蔡北蔡(Sakhibheki)、斯瑪塔(Smarta)、佳提-哥賽因(Jati-gosain)、阿提瓦迪(Ativadi)、促答答瑞(Cudadhari)、高認格-拿嘎瑞(Gauranga-nagari)等等團體。這所有團體都遵循某種假象宗形式，表面上沒有予人非人格主義的印象。至尊主的聖名、名聲、化身和逍遙時光足以證明祂的真實性，然而，這一切團體都否定，權威經典證實至尊主真實性的那些部分和段落，藉此否認祂永恆神聖的形象。

在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降臨之後才顯現的那些人，例如茹阿瑪南達(Ramananda)、卡比爾(Kabir)、拿爾卡(Nanaka)和達杜(Dadu)，全都是以前等主義宗教為名，傳揚假象宗為實的綜合主義者。斯瓦米·維瓦卡南達(Svami Vivekananda)甚至決意避開韋陀結論真正的純粹含意，寧取夾雜了四海之內皆兄弟這短暫概念的薄弱見解，這樣遵循這個綜合法。這些概念的提出，毫無考慮韋陀文獻詳述的，對主的能量品質多樣化的理解，以致與「萬物一體」的假象宗共識潛移默化。

目睹了兩大中堅靈性巨擘—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以及繼後的宇宙導師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爾—大義凜然的態度，當代委實三生有幸。這兩位導師都本著特殊目的，

以超然知識的火炬之光，復明誠懇真理探索者的雙眼，從而揭露了假象宗的多個面貌。

他們真正的目標，不僅是反駁欺詐地以韋陀結論為基礎的虛構假象宗理論，更是揭示真正的韋陀結論，特別是透過出版靈性典籍，以及透過鼎力傳揚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所教導的純粹信息。如此一來，他們在受條件限制靈魂的心靈和思想，激起了靈性革命，賜予他們真正知識的平臺，用以驅散基於滿足感官的宗教誤解，以及令人沮喪的意識形態。他們的信息遠達西半球的遙遠角落，一個稱為放縱不羈、毫無節制的肉欲樂趣大本營的世界。他們這樣實現了至尊首神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未來的預言，就像聖溫達文·達斯·塔庫爾(Srila Vrndavana das Thakura)在《至尊主采坦亞(Sri Caitanya Bhagavata)》所說的那樣：

**prithvite ache yata nagaradi grama
sarvatra pracara hoibe mora nama**

我的聖名會傳遍地球上的每個市鎮和村莊。

Hare Krsna Hare Krsna Krsna Krsna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

哈瑞 奎師那 哈瑞 奎師那 奎師那 奎師那 哈瑞 哈瑞

哈瑞 茹阿瑪 哈瑞 茹阿瑪 茹阿瑪 茹阿瑪 哈瑞 哈瑞

結束語

A部分

山卡爾師

我會努力保持結論盡量精簡，因為我不想測試我讀者的耐性。在每一章的結尾，我都提出了我卑微的見解。我會在這裡編輯及提供摘要。這本書決不是一篇短文，讀過之後，以下是構成本書中樞的超卓要點。在靈性辯證法方面，任何一個純粹偉大奉獻宗的信徒，都不必對假象宗哲學家，或任何其他的哲學家承認失敗，於是其後被迫放棄他自己的奉獻者信仰，換取他對手枯燥的經驗主義之途。另一方面，偉大奉獻者典範師在靈性辯證法方面，征服了假象宗哲學家 and 導師之翹楚。然後他們便能覺悟，主維施努是至尊絕對真理，即人格首神，以及奉愛瑜伽的領域遠勝一元論知識的推敲途徑等等真理。他們欣然放棄假象宗，信奉奉獻者的奉愛服務宗教。

追尋征服世界時，聖山卡爾師予人印象最深的勝利，就是他擊敗者米尼哲學的追隨者—曼丹·米斯查，這種哲學是基於《韋陀經》業報之部(karma khanda)的部分，所推薦的儀式活動。在靈性辯證法的世界，聖山卡爾師這次和其他的勝利事例，在之前的章節已經談過。繼這次勝利之後，我們聽到另一個唯一值得注意的勝利就是，在典範師聖尼星哈·阿薩姆(Sri Nrsimha Asram)的傳記提及的。山卡爾師擊敗了一個名為典範師阿帕亞·迪悉塔(Acarya Apyaya Diksita)的施瓦崇拜者(Saivite)，帶他進入非人格主義的經驗主義派別。然而，從典範師阿帕亞的眾多作品，可能輕易確立，他在遇到山卡爾師之前已受五教(一視同仁地崇拜五個主要神像)吸引。因此對他而言，承認不敵及改行經驗主義之

途，並不是重大的模式改變，反而只是輕微的哲學調整。山卡爾師恒常特別強調五教方法。然而，根據巴斯卡茹阿師之言，典範師迪悉塔不是真正的施瓦崇拜者。無論如何，若典範師阿帕亞作為非奉獻者，信奉另一種經驗主義知識之途，那麼它對偉大奉獻宗原由的影響毫不重要，對假象宗的聲望或超卓性也毫無進益。

在山卡爾師的《薩瑞茹阿卡論》，注意到當他評注《終極韋陀》那個始自sabda vis sat的詩節1/2/5時，他引用了《博伽梵歌》的詩節，這點相當有趣。注意到山卡爾師這個追溯至西元1200年，極不尋常的矛盾之處時，瑪德瓦師，即布茹阿瑪奉獻者師徒傳系的創始人，在他傑出的論文《Sri Tattva-muktavali》詩節五十九這樣撰述：

**smrtes ca hetor api bhinna atma
naisargikah sihyati bheda eva
na cet katham sevaka-sevya-bhavah
kanthoktir esa khalu bhasyakartuh**

在他的《終極韋陀》注釋，山卡爾師也引用了韋陀經典，證明至尊主及個體靈魂之間之本質和差別的那些詩節。的確，若山卡爾師不認同這個概念，那麼他怎能說出這句話？

山卡爾師引用的詩節是摘自《博伽梵歌》，第十八章的詩節六十一：

**isvarah sarva-bhutanam hrd-dese' rjuna tisthati
bhramayam sarva-bhutani yantrarudhani mayaya**

至尊主位於每個生物體心裡，阿尊那啊，以祂的假象指揮著在生死輪迴徘徊的眾生的活動，們似是被設置在機器上那樣。

諷刺的是，山卡爾師應該引用一個詩節，承認至尊主超凡脫俗的莊嚴，又絕不含糊地具體說明，神和生物體之間清楚精確的區別。同樣，這詩節完全違背他自己的假象宗假說，即生物體和至尊主是一體。

甚至更驚人的是，山卡爾師也引用《梵歌》第十八章的詩節六十二：

tam eva saranam gaccha / sarva-bhavena bhārata

tat prasadat param santim / sthanam prapsyasi sasvatam

巴茹阿塔の後裔啊，在每一面都專一地皈依那個至尊控制者吧。藉由祂的恩典，你會臻達超然安寧及至尊居所。

上述兩個詩節都表明，與山卡爾師在他的假象宗假說，也許提出過的言論相反，他清楚意識到至尊主和生物體以明確的關係存在，以及解救之途就是徹底皈依給至尊主奎師那。從他最發人深省及非凡的離世，在他不光采地沉入那大鍋滾油之前，山卡爾師對他的門徒所說的，一個清楚記錄的詩節之中，可以發現更多這方面的證據。

bhaja govindam bhaja govindam bhaja govindam mudha-mate /

samprapte sannihite kale nahi raksati dukṛn-karane

你們這些蠢材！當死亡之時到達時，你們所有的詭辯將保護不了你；因此就只崇拜哥文達吧！崇拜哥文達！崇拜哥文達！

哥文達是至尊主奎師那的機密名字之一。這名字首先是在一首名為《布茹阿瑪讚》的古詩揭示，即主布茹阿瑪的讚美詩，是在開始創造物質宇宙時唱頌的。《布茹阿瑪讚》通篇一再重複的

其中一個主要詩節，是「govindam adi purusam tam aham bhajami」，譯作「我崇拜哥文達，祂是原始的主。」失傳好幾百年之後，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在山卡爾師去世多時之後，發現了這首極為優美的詩歌。山卡爾師在這個詩節使用主的機密名字，真實地揭示了，他真正的身份是施瓦神的化身，施瓦神是「吉祥的那位」，他永恆都是主最偉大的僕人。從這樣的例子清晰可見，雖然山卡爾師透過傳揚假象宗假說來執行他的服務，但他本人對真實真理其實一清二楚。

雖然我意識到，必需在這裡提出，許多有說服力地潰敗假象宗理論的奉獻者論點和原因，但由於篇幅所限，我必須暫緩。與此同時，我請求可敬的讀者，就這些題目¹參考下列書籍，以獲得更清楚更徹底的解釋。

- 聖基瓦·哥斯瓦米的《Sat-sandarbha》、《Krama.sandarbha》和《Sarvasamvadini》
- 聖巴拉戴瓦·威迪亞布薩那的《哥文達論(Govinda Bhasya)》、《Siddhanta Ratnam》、《Prameya Ratnavali》、《Visnusahasranama Bhasya》和《奧義書論(Upanisada Bhasya)》
- 以及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帕佈帕的著作、《永恆的主采坦亞經》、《Anubhasya》、《聖典博伽瓦譚》和《高迪亞論(Gaudiya Bhasya)》

B部分

「涅槃」的概念

討論假象宗傳記所浮現的後果是，僅是基於悠久教導的證據(Aitihya-pramana)，便可以反駁所有歷史事實，以及假象宗基礎

原則的全部範疇。假象宗建基於非常薄弱的邏輯、錯誤論點和錯誤證據。因此，在公開討論或直接辯證交流時，眾所周知，假象宗總是無功而還。儘管聽到假象宗的種種事實，若是仍然渴望追求臻達涅槃的途徑，那麼我們的建議就是，不要忘記，就像假象宗闡明的，涅槃是謊言及憑空想像的虛構事物，危險地誤導及欺騙無辜者。以簡單的傳統知識，便輕易證實這句話，毋需借助於其他隨手可得的證據，作進一步支持。涅槃，即融入空虛，獲得解脫的這個概念，對生物體來說，是永遠無法臻達的，存在或意識確實不存在的狀態。

無一實例或例子顯示，任何一元論者或非人格主義者，臻達涅槃境界。我們對此深信不疑，因為我們若閱覽高達帕、哥文達帕、山卡爾師或瑪德瓦的傳記，我們將迫不得已地斷定，他們無一臻達涅槃境界，即解脫。有一天，當山卡爾深入冥想時，山卡爾師的靈性導師高達帕，顯現在山卡爾面前，說：「我從你靈性導師哥文達帕那裡，聽到很多關於你的讚譽。讓我看看你對我的作品《Mandukya Karika》，所寫的注釋吧。」這個事實人所共知。山卡爾師把他的注釋遞給他，高達帕極為高興，表示贊許。從這個故事看來，高達帕或哥文達帕都沒有融入空虛，達至永寂境界。若兩者都臻達了涅槃，即解脫，哥文達帕將不可能與高達帕交談。而且，高達帕其後將不可能顯現在山卡爾師面前，描述他與哥文達帕的會面—這全都發生在兩者的肉身圓寂之後。山卡爾師的追隨者將深信不疑，發生這次神秘事件的真確性，因此從中唯一可以獲得的睿智結論是，在他們圓寂後，兩者都沒有捨棄他們的個體身分及存在—涅槃僅是荒誕之談。

所有假象宗發誓是他們可信傳統部份的另一個故事是，他們相信山卡爾師輪迴轉世為威迪亞然亞。他們提供很多假說，證明他們的論點。問題就是，聖山卡爾師有沒有真的融入空虛，或臻達涅槃解脫呢？臻達非人格解脫之後輪迴轉世，或是顯現為幽靈或任何別的形象的概念有違涅槃論。因此，結論是涅槃是有缺陷

的哲學，虛構的荒誕之詞，以擾亂無知者及誘騙他們加入，使他們的追隨者數目激增。不要說是普通人，甚至是那些被視為這個理論的改革者和主要傳揚者的人，都無法臻達涅槃。

永恆光輝

至於與奎師那的梵面貌有關的結論證據，我們引用《布茹阿瑪贊》第五章的詩節四十：

yasya prabha prabhavato jagad-anda-koti
kotisv asesa-vasudhadi vibhuti-bhinnam
tad brahma niskalam anantam asesa-bhutam
govindam adi-purusam tam aham bhajami

我崇拜哥文達，即原初的原始之主，祂具有強大力量。祂的燦爛光輝是非二元論的梵，梵是絕對，完全完整而無限的，在數以百萬個宇宙展現無數具備多種富裕的星系。

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第二章的詩節十五，我們找到更進一步的描述：

koti koti brahmande ye brahmera vibhuti
sei brahma govindera haya anga-kanti

梵的富裕遍佈無數宇宙。那位梵只是哥文達身體的光輝。

由此可以理解到，事實上，主的任何非人格面貌是不可能的，只有人格面貌—但要理解這點，必須具備《韋陀經》真確地提出的那些正確理解，以及運用那些理解的智慧。太陽提供一個好例子。在僻靜的蔭涼處，我們可以向外望見陽光，雖然我們也許看不見日輪本身，但正確的理解告知我們它在那裡—陽光不會

與日輪分開而獨立存在。同樣，有正確知識的人可以理解到，看似非人格梵的，其實是至尊主奎師那光芒萬丈的超然光輝，祂又稱哥文達。

我們不需從事無結果的推敲，理解非人格梵怎樣是至尊主奎師那的超然光輝，相反，地球這裡有實例可作參考。例如，現代科學估計太陽與地球相距九千三百萬英里，雖然對我們而言，它在天空上看來不比一個小球大，但它既能照亮地球，又令無數各式各樣的生物存在和生長。陽光以每秒十八萬六千英里的速度傳播，它那麼厲害，以致在一些地方，陽光的熱力足以燒水。若太陽能夠展現這種「富裕」作為部分的普通性質，那麼要深思至尊人格首神怎能展現甚至更出眾奇妙，更無限偉大的富裕，肯定毫無難度。

在這篇卑微的論文開始時，我們引用的《楞伽經》一書提到，茹阿瓦拿會長途跋涉前往開拉薩(Kailasa)山，與主佛陀討論非人格主義。在該書的另一部分，主佛陀提供了涅槃的中肯信息，我們認為，我們的讀者會覺得那些信息頗有推動力。祂表明涅槃是崇高智慧的展現，為了啟蒙眾生而自我表現為完美的愛。現在，山卡爾師的假象宗假說所假定的是，涅槃是為了無盡喜樂的終極解脫，融入無形無相、無法辨清、無屬性梵的境界。對於這點，我們對涅槃作出直接的二分法。維施努佛陀化身的涅槃揭示了，非常深邃及慈悲的知覺層面，為了眾生利益自然地自我表達。然而，山卡爾師的涅槃，闡述(類似喬達摩·佛陀)個體性的滅絕，即心意、感官和知覺融合為，某種抽象解脫的存在狀態。我們能從中辨認出，山卡爾師暗藏的欺騙，以精緻的韋陀結論形式，掩飾他的假說，他在全印度無情地傳揚這種佛教無神論。

另一個驚人事實是，山卡爾師模仿他人，把這個世界比作南柯一夢，極力假定它存在的不真實或虛假本質，從而否認夢境的真實性和真確性。但他的追隨者與他互相矛盾。反駁聖山卡爾假

定的夢境論，撰寫他傳記的假象宗理論中堅擁護者，所寫的最好相反。當山卡爾師的母親懷著他時，她決定要自尋短見，逃避未婚懷孕及誕下私生子之恥。她的父親曼丹·密斯查，在夢裡獲知他未出生的外孫是施瓦神化身，他必須不惜一切，阻止他的女兒自殺。多虧這個夢，一個天賦異稟的孩子誕生了，證明了那個夢是真的。於是，我們要接受假象宗說夢是假象的這個理論，還是非真象的另一個展現？一方面，他們會令每個人相信，腹中胎兒山卡爾師因他母親相信一個夢而倖存。另一方面，他們也會讓每個人相信，所有夢，包括這個宇宙的如夢存在，都是虛假不實，是受條件限制的心意虛構的。

C部分

分析《布茹阿瑪經》詩節3/2/3

我希望我們的讀者，注意這本書的原名—《Vaisnava Vijay》。真正的書名應該是《Vaisnava Vijay—偉大奉獻宗之勝利》，但透過詳細說明《假象宗的傳記》(現在名為《超越涅槃》)及它的歷史背景，便有系統地描述了《布茹阿瑪經》詩節3/2/3(本書第一頁所引用的)隱而不宣的通用韋陀真理。我在這方面的意向是，符合韋陀結論地呈現，山卡爾師的見解不是梵覺宗[(Brahmavada)，即梵說)，而是「假象宗」的這個真相。可敬的讀者一旦耐心透徹地讀完這整篇散文之後，便會相當輕易地掌握到，梵不是空(Sunya)的這個真實概念。全能而充滿活力的本體—主奎師那—是所有能量的擁有人，也是名為假象的低等迷幻能量，以及高等靈性能量兩者的至尊控制者。所有經典都毫不含糊地證明了這些真理。

刻劃至尊人格首神的原始身分和特性時，也描述了至尊絕對真理，就像在《聖典博伽瓦譚》1/2/11所見的：

**vadanti tat tattva-vidas yaj jnanam advayam
brahmeti paramatmeti bhagavan iti sabdyate.**

真理的偉大察看者，察看絕對(真理)的本質，以三種方式描述同一的非二元真理—即梵、超靈及至尊主。

在這個詩節之後，《聖典博伽瓦譚》繼續列舉茹阿瑪、尼星哈和瓦茹哈等等化身的名字，祂們都是梵本體的化身，上述全部三項真理總和的全能人物。《聖典博伽瓦譚》1/3/28以下列詩節，總結了這個至尊有能量的本體：

ete camsa-kalah pumsah krsnastu bhagavan svayam

上述所有化身都是至尊主的全權部分，或全權部分的部分，但主奎師那是原始的人格首神，祂們全體的泉源。

除此之外，經典多處描述，梵本體為至高梵(Parabrahma)或至尊梵(Paramabrahma)。而且，山卡爾師在多個實例裡，把靈魂(atma)這個辭彙錯誤地改為超靈。我們必須明白，梵及靈魂都有別於至尊。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了，至尊梵及超靈都是指至尊(Parama)，即至尊絕對本體。然而，另一個有力的事實是，把至尊(Parama)一詞用作至尊主的(Bhagavata)一字的前綴，此例無跡可尋，因此至尊之至尊主(Parama-Bhagavan)那樣的名稱並不存在。至尊主本體事實上是至高的至尊本體或真理，而不是梵本體—梵不是至尊的(Paraman)²，這點鐵證如山。在《終極韋陀》，韋達維亞薩對梵的本質和人格性最初的問題，是以第一個訓誡 *athato brahma jijnasa* 回答—它宣告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是梵，的確不是山卡爾師那非人格，無力量梵的概念。

山卡爾師假定—「梵既沒有力量，也沒有能量，因此他怎能

有能量創造、維繫和毀滅。然而，當梵受到虛幻的物質能量—假象—支配時，他便成為生物體，而作為生物體，他是創造、維繫和毀滅的執行者。正是受假象折磨的梵，獨自進行所有活動。在這種情況下，梵不再稱為梵，因為他現在歸類為生物體。」

這是假象宗哲學家的主要論點。有鑒於此，山卡爾師是個假象宗。他不是真正純粹的梵覺宗。我們在本書開首，引用了《布茹阿瑪經》始自「mayamatrantu」的詩節，說明上述觀點，及暴露聖山卡爾在他對這個詩節的假象宗注釋所寫的，疑點重重的推論性論點。

D部分

夢不表示謊話

山卡爾師聲稱，創造方法及創造本身都是假的。據他所述，甚至連神，至尊神都是假的。在試圖保存這個虛假概念時，他使假象一詞的真正含意模糊不清，於是在本質上，甚至連他所提出假象一字的假象宗定義，都是虛假的。想證明他那創造是假的這個理論，最後他把假象與夢境相提並論，就像兩者都基於同一原則似的。分析真正實體的固有形象和本質時，他試圖搪塞真理，令每個人相信那是假的—正如夢是假的，創造也一樣。夢，以及被假象哄騙的受條件限制生物體的其他活動和經驗，大都是假的，此話不虛。生物體睡夢時所見的情況和物體等等，都不是處於它們完整的真正形象，也不是以它們真正的大小存在，因此它們都是假的。

我們想確立的重點是，至尊首神作為真象存在，永存於生物體的原始自我，即他的靈魂之中。由於至尊首神天性具備創造宇宙的能力，生物體(他是至尊主邊際能量的微小超然火花)心裡自

然也有創造夢境的神秘力量。因此很多夢都證實了是真的。這點的首要原因是，生物體有實現願望的決心(satyasankalpata)這種品質。山卡爾師的外祖父瑪嘎曼丹正是適當的例子，他在夢裡聽到他女兒懷著山卡爾師。已經證實了這個夢絕對準確，絕不含糊地反駁了，山卡爾師說「夢是假的」這個爭論。斷言所有夢通常都是假的，這既不合邏輯又不合理。而且，夢裡顯現的，決不是完全是假的。一般來說，存在的東西，我們有某些體驗，心靈又留有切實印象的東西，會自我進駐在生物體心內，在夢裡顯現。事情的關鍵是，創造等等是在至尊控制者的假象能量影響下履行的，不是山卡爾師的夢境概念那樣虛假，反而證實了是經驗性的可證實真象。

E部分

假象的兩個形象， 「影子」及「反映」的定義

根據《韋陀經》，物質創造是假象能量的產物，在定義上是假的，因為它既短暫又易變。儘管如此，它是無憂星的影子圖像，無憂星是不受迷惑假象能量影響的靈性世界。

dvividha有雙重含意，表示至尊主和生物體之間截然不同的差別，以及永恆靈性世界和短暫物質世界之間，截然不同的差別。祂們顯然不是假象宗所提出的一體。maya意謂假象。那個字在這裡也表示假象兩個截然不同的形象：瑜伽瑪亞(Yogamaya)及大假象(mahamaya)。假象一詞在云云經典比比皆是。瑜伽瑪亞及大假象兩者應該要歸納為同一類別，視之為一體，這不是聖維亞薩渴望的。《韋陀經》和《奧義書》，把大假象描述為瑜伽瑪亞的影子，它是主奎師那永恆逍遙時光裡的超然靈性能量。影子是形體因光的閃動而產生的複製品或影像，而不是反映。影子與

它的物體或形體緊密相連，投射則往往取決於它的物體。最關鍵的區分特點是，瑜伽瑪亞的內在形象，被投射到大假象之上，作為她的形象。這就是說，瑜伽瑪亞複製她自己的形象，重疊在大假象之上，從而改變她的形象，但她的品性及特性卻維持不變。大假象欠缺瑜伽瑪亞具備的品質及成果。這個真理在《布茹阿瑪經》的文字中變成密碼—mayamatrantu。為了進一步區分這點，我們應該引用一個比喻。

在「kartsnyenabhivyakta svarupatvat」這個片語，kartsnyena一字表示「完全」，前綴abhi也表示「完全地」。在人影之中，我們看到身體的影像，但在這個影子裡，我們找不到那個人的半點內在品質及特性，也找不到身體特徵或性格。眼白、臉龐之美和魅力、髮色、痣或胎記，在影子裡統統都觀察不到。而且，一個人的影子若與另一人的影子併合，就不可能分開它們，縱使在燈光前面的真人，仍然保有他們個別的實體。因此影子可以讓我們對實物有個籠統的概念，但不包括它的細節和特徵。影子沒有透露，影子的主人是個膚色淺或膚色深的人。如此一來，瑜伽瑪亞及大假象之間的區別，在於類似的原則，而在大假象及瑜伽瑪亞的世界之間，或會有一些現存的雷同之處，否則她們永恆截然不同。觀察創造—即我們居住的宇宙—的破壞性、可變性、粗劣度、低等性和短暫性時，若認為無憂星的靈性領域，也有同一特性和本質，這會是大錯特錯。

我們之前談到，影子彼此併合，令人無法從影子識別出那些人，反之亦然。現在，即使兩個並排而立的青年，與他們個別的影子分別倒下，要識別出每個個體也會極其困難。我們想用下列例子，顯示影子(chaya)和反映(pratibimba)之間的差別。山卡爾師把上述兩者理所當然地視為一體，試圖確立這個宇宙的虛假。月亮沒有投影水裡，但在水面上可以看見它的倒影。若撥動反射月亮的水，月亮的倒影也會顫動。但這不表示月亮本身在抖動。這是影子和反映之間的基本區別。另一個區別是，當人擺動他的

右手時，影子也做同樣的事；但由於反映面對著那個物體或那個人，因此似是在擺動另一隻手—例如它的(倒影的)左手。因此山卡爾師的哲學瞎扯，是將影子與反映混為一談，從而進一步調合假象宗假說。

F部分

六個韋陀哲學派別：其中四個是無神論

假象宗是無神論，因此無神論也許會認為，假象宗屬於他們的思想派別，這會令假象宗的創立者山卡爾師都成為無神論。無神論目前以各種形式猖獗一時，我們想在這裡分析「無神論」一詞的詞源這方面。人主要用語言溝通。為了理解字彙的箇中真意，詞源學者發現了不同的研究分支，以及語法、詩詞、哲學等等表達方式。至於哲學，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多種思想派別。印度有六個歷史悠久，流傳至今的主要哲學派別。這六個派別和它們的主要傳揚者如下所述：

- 卡那達的原子勝論
- 聖人喬達摩的邏輯和修辭學體系
- 聖人卡皮拉的數論派
- 帕坦佳裡的瑜伽體系
- 耆米尼的彌漫沙派(它主張若是有神，他並非全能的)
- 聖維亞薩的《烏塔茹彌漫沙(Uttara-mimamsa)》，又以《布茹阿瑪經》、《韋陀結論哲學》、《薩瑞瑞卡經》等等幾個名字見稱

在這六個哲學派別之中，邏輯及勝論都贊同類似的見解，而數論及瑜伽在哲學上也有很多共通點。這四者在印度稱為無神論派。其他兩派被視為有神論派，即普爾瓦-彌漫沙派(Purva-mimamsa)和烏塔爾-彌漫沙派(Uttara-mimamsa)。《彌漫

沙前章(Purva-mimamsa)》以論文形式提出很多問題，然後在《布茹阿瑪經》作答。這些解答描繪的聖維亞薩哲學，稱為烏塔爾彌漫沙派，即結論性解答。因此能夠把有神論哲學，最嚴格地縮窄到僅餘這一個派別—烏塔爾彌漫沙派或韋陀結論哲學。從真正字義而言，其他都不能稱為有神論的哲學派別。

應該要討論，前四個思想派別稱為無神論的原因。它們不接受韋陀經的權威性，又不承認神—至尊神—的存在。這四個派別歸類為無神論的哲學派別，因為到目前為止，它們還仍沒有認同這個真理，即有位至尊控制者，祂是全能的有能量本體，祂也是至尊梵。「無神論」一詞或無神論的概括定義是，不接受至尊神是不可思議能量的擁有者，全能的，能使不可能變得可能的哲學或人士。它們聲稱，韋陀經典說神創造了宇宙，這是錯的。它們的哲學從未提及，它們的書籍在任何地方也從未寫過人格神或至尊控制者。

佛教徒也不接受至尊人物的存在，他們不尊重《韋陀經》及它們的教導，因此他們是歸類為假象宗的無神論者。真正宗教必須是有神論的。不接受神的宗教哲學，怎能聲稱是傳揚有神論的？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不理解人性、物質世界、創造方法，以及他們存在的終極目的，無神宗教是為他們而設的便利理論。他們就像宇宙創造的其他一切那樣，受到至尊神的控制和管轄，這種理念駁倒了忠誠的無神論。他們若只會那樣想，試圖毀滅一己在虛空或梵之中的身分，便永遠無法獲得永恆快樂。若他們寧願把他們自己皈依在所有喜樂及快樂之源—至尊人格首神—的蓮花足，他們的生命將會改變。

G部分

假象宗是無神論者

非二元論佛教徒，以及山卡爾師的一元論追隨者都是假象宗，他們同樣都是無神論。無神論是na+asti等於nasti，nastika的派生含意表示「那個不存在的」。鑽研以什麼都不存在這個前提為基礎的哲學的那些人，稱為無神論(nastikas)。所有語源學家一致同意，無神論者的定義是：把一切看作虛假的人(即不曾見過任何真實或真正實體的人；恆常否認萬物存在，以及對任何真正實體的存在，一無所知的人)。

無神論者一般都假定，神沒有形象、品質、人格性、能力、力量及能量。不斷否認任何事物存在。山卡爾師派的哲學家，是對神的這種見解，以及這種知識推論法的主要確證者。縱是這種冒犯的態度，韋陀宗教(永恆宗教)的追隨者，卻沒有像摒棄其他不接受《韋陀經》、《奧義書》等等經典權威性的無神論群組那樣摒棄他們。然而，山卡爾師的詭計很快便遭揭穿，因為《韋陀經》或《奧義書》都不同意無神論見解，或傳揚神是非人格，沒有力量等等論調的哲學。韋陀經典預言了，好辯的卡利鐵年代，會充斥著無神論及惡魔之見。惡魔天性嫉妒神，因為祂是超然的獨裁者及「唯一的享樂者」，一個他們永遠無法侵佔的地位。他們不滿人類只是祂的所屬部分，他們的永恆結構是供至尊享樂者，即神，所享樂的這種想法。無神論者堅拒接受超然哲學，即他們就像其他所有生物一樣，都是無限整體的無限小部分。他們不受這個想法吸引，當他們一摒棄這種嫉妒的想法，默認他們的地位是永恆從屬於至尊時，他們便會與一種前所未覺的純粹快樂境界相連。

透過他們一貫否認至尊享樂者的存在，又透過融入空及梵，孜孜不倦地努力摧毀他們的個體性和存在，假象宗能夠體驗到的唯一喜悅，是深厚愚昧的喜樂。這是愚昧於他們永恆自我的內在本質，他們所居住的短暫世界之本質，以及這兩者的創造者之本質。

H部分

假象宗的黑暗面

我們請求我們的讀者，答應接受最後寥寥數字。要就假象宗寫一篇結論性文章，絕非輕易任務，特別是因篇幅所限，又要顧及主題的範圍和大量可用的參考資料。縱是個挑戰，我們的目標及首要動機，一直都是對主題建立一個基本、內容豐富及堅定的理解，在一本書所容許的限制條件之下，使它儘量包羅萬有。為了玉成此事，我們齊備了一系列對所有靈性題目，提供深入了解的權威文獻和經典。現在，我們想討論《博伽梵歌》第十六章的一些詩節作結。無數世代以來，全球都一直稱崇《梵歌》為深遠靈性智慧之書。它吸引了這樣的讚揚和承認的多個原因之一，是敘事詩《摩訶婆羅多》，即聖維亞薩戴瓦所著的，包括十萬詩節的第五部《韋陀經》，使它在文學世界成為一部無與倫比的獨特傑作。這首敘事詩的其中一章是《博伽梵歌》——一篇節略了《韋陀經》、《奧義書》、《宇宙古史》及《摩訶婆羅多》與《羅摩衍那》等等其他敘事詩的大量教導之非凡文獻。《博伽梵歌》是基礎，在其上能夠讓人領會《聖典博伽瓦譚》機密而非常深奧的主題。《梵歌》的教導是以簡單顯淺的形式呈現的，智慧深度卻絕不薄弱、粗略或隱密。清楚陳述了至高真理的詳細闡述，普通人也輕易理解。

今天，腐敗正在我們的社會以驚人速度增長，穿著宗教人士橘黃色衣服的騙子，所提出的《博伽梵歌》含意，完全歪曲不實。多個世紀以來，《梵歌》都充當靈性燈塔，照亮自我覺悟及覺悟神的路徑。它毫不含糊地刻劃了至高智慧及絕對真理。然而，這些所謂的宗教老師，完全扭曲了《梵歌》的真義，誤導及利用無知大眾創造無神論者。這些冒充者想剝奪絕對真理的所有力量和

特性，把祂呈現為沒有力量及無形無相的梵。這是以《博伽梵歌》之名所傳揚的魔教。《梵歌》強烈譴責這樣的邪惡見解；至尊神，主奎師那在《博伽梵歌》16/5對阿尊那這樣說：

**daivi sampad vimoksaya nibandhaya asuri mata
ma sucah sampadam daivim abhijato'si pandava**

超然品質有助解脫，邪惡品質則是束縛之原。潘度(Pandu)之子啊，不要悲傷或恐懼，你出身於神聖超然的品質。

主奎師那在告訴阿尊那，具有邪惡品質(asuri)的後果是痛不欲生，痛苦充斥。生物體天性是尋樂者，尋找安寧及快樂，在這裡，為了幫助他們的那種追尋而解釋了，邪惡品質只會招致悲哀和沮喪。因此這個詩節建議，要尋求安寧及快樂，便應該避免培養邪惡品質。茹阿瓦拿、康巴卡茹阿拿(Kumbhakarna)、黑然亞卡薩(Hiranyaksa)、黑冉亞魔(Hiranyakasipu)和康薩等等惡魔，全都生於崇高的婆羅門家庭。閱讀他們的傳記會使人斷定，邪惡本性、它的習慣和宗教修習營造出極度沮喪的狀態，只會導致痛苦和過早毀滅。人類社會正在現今卡利年代的邪惡效應下顛簸不已，主奎師那在《博伽梵歌》的訓示，是為了整個人類社會的終極福祉。為了使這些訓示有成效，必須正確地傳揚它們的原貌和含意。

因此《Gita-mahatmya》有云：

**gita sugita karttvya anyaih sastravistaraih
ya svayam padmanabhasya mukha-padma vinihsrta**

應該持之以恆地唱誦或唸誦《博伽梵歌》。因此還需要傳揚其他經典嗎？因為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本人—正是《梵歌》的講說者。

由於主奎師那本人正在傳授這些訓示，因此我們全都可以義不容辭地接受及榮耀。主奎師那為了眾生的益處，正在講述《梵歌》，又親自邀請我們前往祂及祂的永恆居所那裡，那是我們的最終目的地。會令每個人安寧快樂的，正是我們與祂在那個永恆地點的關係。有什麼能比這更吉祥和幸運？知道這點，我們的責任便是要信奉《梵歌》的教導，在對至尊主的奉愛之途邁進。這樣做，我們便能拒絕枯燥無趣的非人格知識之途，它以驕傲和嫉妒的毒素逐漸污染心靈。聖維亞薩戴瓦在《韋陀結論哲學》傳授了同一訓示，確認了奉愛之途超於一切。經驗主義的推論知識，永遠無法賜予任何人最高解脫。經典之翹楚《聖典博伽瓦譚》表明：《聖典博伽瓦譚》10/2/32

ye'nye' ravindaksa vimukta-maninas tvayy asta-bhavad avisuddha
buddhayah
aruhya krcchrena param padam tatah patanty adho'nadrta-yusmad-
anghrayah

主布茹阿瑪說：「蓮花眼的主啊，雖然經歷嚴酷苦行及懺悔以臻達完美的非奉獻者，也許以為自己已經解脫，但他們的智慧卻不純粹。雖然他們也許晉升到覺悟非人格梵的程度，但因為他們忽視崇拜你的蓮花足，因此他們從他們那個自以為優越的地位低墮。」

在《博伽梵歌》的詩節16/6，至尊主奎師那明確表示：

dvau bhuta-sargau loke'smin daiva asura eva ca
daivo vistarasah prokta asuram partha me srnu

帕爾塔(Prtha)之子啊，這個世界有兩種受造物。一種稱為神聖的，另一種則是邪惡的。我已對你詳細解釋了神聖品質。

現在聽我講述邪惡的。

在《蓮花宇宙古史》找到一個類似的詩節：

dvau bhuta svargau loke'smin asura eva ca
visnu bhaktah smrto daivah asurastad-viparyyah

這個詩節的第一句，與《博伽梵歌》的相同。第二句的譯文表示：

至尊主維施努的奉獻者，享有半神人(devas)的品質，非奉獻者則歸類於惡魔。

所有揭示經典都附和這個見解。茹阿瓦拿極為強大，又是世上所見最厲害的惡魔之一。他會在位於王宮御苑內的一座廟，親自崇拜查穆達女神(Camunda，杜伽女神的其中一個形象)。令人遺憾的是，他從不崇拜當時展現在地球上的至尊主茹阿瑪。非但不服務至尊主茹阿瑪，以及祂的永恆能量悉妲德薇(Sitadevi)，魔王茹阿瓦拿甚至厚顏無恥地擄走悉妲王后，為世界立下極凶極惡的鑒戒。

所有一元論者和非人格主義者的主要考慮因素是，他們超乎其他一切的最首要關注是，必須恆常把至尊梵，即至尊人格首神，描述為沒有力量和無形無相的。茹阿瓦拿試圖擄走至尊主的永恆配偶和能量(Sakti)，完全體現了他們剝奪祂神聖屬性的企圖。為了教導世界，假象宗是本性邪惡的，至尊首神必須親自征服茹阿瓦拿。雖然茹阿瓦拿殷勤地崇拜杜伽女神，她卻無力保護他，她也不想這樣做。作為她自己的主那個愛意盈盈的僕人，她畢竟不會背叛她這段關係。相反，她拒絕他的崇拜，又毫不在乎地犧牲他，藉此協助至尊主促使茹阿瓦拿滅亡，從而說明試圖這樣剝奪世俗力量的那些靈魂的命運。

熱心的假象宗是敵視至尊主的無神論惡魔。《蓮花宇宙古史》清楚說明了，無神論假象宗的邪惡品質，《博伽梵歌》描述這些一元論者的邪惡本質時，甚至更明確。《博伽梵歌》16/8：

**asatyam apratistham te jagad ahur anisvaram
aparaspara-sambhutam kim anyat kama-haitukam**

他們說這個世界不真實，說它沒有基礎，又沒有神在操控。世界是由性欲產生的，除了色欲之外，沒有其他原因。

假象宗機智地避免假定，製造宇宙展現那樣令人敬畏之物時，會涉及的陰陽原則。認為世界是假的，抽象，如夢似幻的，對他們而言是假象宗假說的精華。因此，從聖維亞薩戴瓦的描述和至尊主奎師那的宣告，可以毫無疑問地確定，假象宗的性質是邪惡的。查爾瓦卡那樣的存在主義者，也不相信神是萬物的創造者及維繫者，他也不相信死後仍有生命。可以用他自己的話，總結他的見解：

**rnam krtva ghrtam pibet yavajjivet sukham jivet
bhasmi-bhutasya dehasya punaragamanam kutah**

只要一息尚存，都應該快樂地生活，吃，喝而歡樂，那怕是要以負債或偷盜為代價。死後，當身體投進火焰時，身體怎能再次從骨灰中起來？

假象宗不接受神的權威性。創造、維繫和毀滅整個物質宇宙的那位，被降至普通生物體的層面，沒有能量及形象。因此我們看見，山卡爾師談到不同等級的梵。例如「ekam eva advitiyam brahma」—沒有二元性的「梵」是非人格的；但現存的「創造者-維繫者-毀滅者」梵成為假象的俘虜，只因愚昧而創造、維繫和毀滅這個宇宙；梵又歸類為生物體。一元論者有時仁慈地把控制

者(Isvara)的頭銜賞賜給梵。梵被假象迷住或被愚昧蒙蔽時，便獲命名為控制者。然而，把控制者一詞用於生物體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根據他們的邏輯，梵那個被愚昧蒙蔽，稱為生物體的極微小部分，其實是不存在的。我在這裡引用了《Siddhanta-ratnamala》的幾個詩節—

advaita vadinam brahma nirvisesam vikalpitam
brahma tu brahmasutrasya srsti-sthity adi-karanam
drstva evam nirmitam vakyam mukhyam gaunam iti dvayam
brahmano laksane bheda jnaninam sobhate katham
'janmadyasya yato' vakye brahma sasaktikam bhavet
klivena saktihinena srstyadi sadhyate katham
saktinam parihare tu pratyaksadi prabadhate
sastra-yuktya vina vastu nastikenadrtam hi tat

這兩段節選描述一元論者的梵概念，是怎樣無形無相而非人格(nirvisesam)。由於這個概念，無形無相而沒有品質的梵，將不可能執行創造、維繫和毀滅等等充滿能量的行為。有見及此，他們闡述一種哲學，聲稱梵具有主要及次要的本質。主要本質是宇宙之源，而從屬而次要的本質，天性深不可測。然而，根據聖維亞薩在《布茹阿瑪經》的《韋陀結論哲學》哲學，始自janmadyasya yatah的詩節，肯定了梵是創造之原。梵若是整個創造的原因，那麼祂當然不可能是沒有力量、沒有品質及非人格的。看到《韋陀經》及《韋陀結論哲學》對這個素材的結論，假象宗把主要(mukhya)及次要(gauna)這想像出來的區別，強加於梵的本質之上。聰明的哲學家(jnani)怎會接受這樣的偏差和偏見？advaita一字暗示，二元論並不存在，因此梵有兩類(主要及次要)的這個偏差(ipso facto)，是不合邏輯的哲學。事實上，梵若是無形無相又沒有屬性，祂沒有力量—那麼既沒有力量又沒有能量的人，怎能進行任何類型的創造？仔細審視這些想法，我們便能察看到，揭示經典

不支持無神論者及假象宗屬意的概念。然而，具備誠懇本性及神聖(daivika)品質的虔誠靈魂，無法重視這些虛構理論。現在比較下一個(也摘自《Siddhanta-ratnamala》)和之前的詩節，以更清楚理解邪惡及無神論思想的想法：

kecid ahuh prakrtya eva visva srstir vyavasthita
tesam vai purusah klivah kalatram hi tatha eva ca
patyabhava kumarinam santatir yadi drsyate
tesam mate prasamsarha samaje sa vivarjita

無神論者卡皮拉·牟尼(數論派的)聲稱，在宇宙創造的事情方面，神是多餘的。大自然本身作為母親誕下宇宙，使神的男性創造能量(Purusa)這個角色，在此事無用武之地。但若堅持把神納入基本情況之中，為什麼描述祂是沒有能力的控制者？祂怎可以是控制者，卻又沒有力量又無法創造？從甚至更實際的範疇考慮這個論點，若我們觀察「大自然」的運作，女性(大自然)沒有與男性結合，又怎能分娩？沒有太陽的能量，植物有可能發芽嗎？這些簡單的論點揭示，他們聲稱沒有神的幫助，物質自然(prakrti)也能生育的這個論點，是不合邏輯的。這個詩節以沒有丈夫，卻生兒育女的未婚女孩為例。根據這些假象宗哲學家的見解，他們似乎會提出這個不幸而有害的社會事件，作為宇宙創造的絕對基礎。物質自然不需與充滿能量的至尊首神結合，便能生育的非人格主義見解，不僅完全難以置信，而且對恆常接受韋陀經典指導的虔誠社會而言，實在無法接受。

分別是邏輯及勝論哲學家的喬達摩及卡那達，都是無神論的。兩者都不接受《韋陀經》的權威性，他們也不相信宇宙創造者的存在。《Siddhanta-ratnamala》這樣描述他們：

yadanumilane srstih jiva visvadikam kila

sthitis tesam prama-siddha parivartana mulaka
 dhvamsas tu kala-cakrena paramanu-vibhajane
 svabhavair ghatitam sarvam kim isasya prayojanam
 ghata-pata-guna-jnane jada-dravya-vicarane
 tarkikanam maha-moksam anyayena katham bhavet
 ‘yadrsi bhavana yasya siddhir bhavati tadrsi’
 iti nyayat padarthatvam prapnoti nastikah sada
 asat-karana-vade hi svikrta’bhava samsthitih
 sattahinasya satta tu yuktihina bhavet sada
 karya karanayo ritya jadanna cetanodbhavah
 gita-vakyam sada manyam ‘nabhavo vidyate satah

即是說，邏輯理論家喬達摩與勝論哲學家卡那達，兩者都認為生物體、宇宙等等，全都由原子及分子聚合而成的一神沒有插手此事。這個創造變化多端；能夠直接證明這點。創造變化多端的這個說法，可以直接證明。藉由時間的影響及發展，創造移向它自己無可避免的毀滅。這其中的主要因素是原子，它們聚合一起創造宇宙，但分開時便造成無可避免的毀滅。那麼這件事情哪還需要神？極像現代的科技學家，一切生命體的原子結構，基本上都是由這兩種哲學確定。然而，他們沒有考慮的是，這些原子的終極來源。相反，他們決意越深入探究物質能量的機制，卻漠視難以捉摸的知覺領域及靈魂的生命力。不合邏輯和不理性的見解，無法以邏輯和修辭學的名義，確立可靠真實的哲學。簡單原因是「yadrsi bhavana yasya siddhir-bhavati tadrsi」—這項訓誡說明，每個靈魂按照他的知覺水平(及品質)，以他的欲望及他的態度品質形式，達至完美的成果或等級。根據這個訓誡，相信原子論的無神論者，最終會臻達呆滯遲緩的知覺狀態。冥想某些事物時，便臻達那個目標。冥想了無生氣的物質，只會使人進入不同形式的死寂知覺，物質自然以岩石和石頭為形式，大量供應這種知覺。對這些哲學家 and 科學家而言，在所有夢寐以求的事物之

中，擺脫世俗的真正解脫，只是遙不可及的夢。假定死寂事物能夠創造有生氣的物，真的不理性。《博伽梵歌》宣告，了無生氣的死物，無法產生知覺或意識：「nabhavo vidyate satah」，意指空的存在是真象，這點無法接受。

附注

注一. 這些作品很多都有以所有主要國際語言寫成的注釋及輔助書籍。這大部分都是由非常著名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聖A.C. 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帕佈帕在近代完成的。

注二. 以「至尊之至尊主(Parama-Bhagavan)」一詞，敘述「至尊之至尊」會是多此一舉的。至尊主一詞，僅用於身為至尊的那個祂。

收場白

假象宗的精神錯亂

我們以邏輯、論點及證據，有條不紊地確立了，聖山卡爾師傳揚的哲學，是掩人耳目的佛教形式，稱為假象宗，它是以偽經為基礎的，最後，它是邪惡的見解。已經毫無疑問地證明了，他的教導是一元論的形式。《韋陀經》的編纂者—聖維亞薩戴瓦，在《蓮花宇宙古史》及《博伽梵歌》清楚撰述了，山卡爾師的哲學是掩飾的佛教，是經典結論的無神論虛假陳述，以《蓮花宇宙古史》的詩節明確地證明這些要點。至尊主奎師那在《梵歌》譴責，假象宗對創造等等真理的無神論教導，稱抱持這種觀點的人為「惡魔」。在印度，無神論者及惡魔這兩個詞語是用作咒罵語—貶義的稱呼。事實上，應該公認這兩個詞語是強烈譴責。我們毫不猶豫地用它們譴責假象宗。原因是一種完全歪曲的宗教正在向無知者傳揚，更確切的是，以韋陀靈性的名義強加於他們身上。是時候要使人類社會知道，這個偷偷接近的危險。我們熱切地呈獻權威韋陀宗教的基要訓誡，毫無保留或掩飾。可以視之為我們努力抑制卡利年代的邪惡影響。我們的努力會是繼續盡力和搶救，因為眾多無辜靈魂在物質存在之洋遇溺，又經常被假宗教的鯊魚捕食。

我們觀察到教授、老師、學術研究者和學者等等教育界人士，大多數都會傾向於一元論及非人格主義。這點的主因是，現代教育體系傳達一種基於懷疑，而不是基於信任的詢問法。對於假象宗與無神論，對目前社會和後世的驚人影響，他們決不可讓他們自己繼續一無所知。一元論教導既不合邏輯，任何揭示經典都不支持。因此，若放棄尋求一元論，誰也不應該感到若有所失，以為他會像物質存在之洋裡，隨波逐流的浮木一樣。因為一元

論、非人格主義或假象宗同出一轍，他們的船永久停泊在物質主義的泥潭，無法把它的乘客運載到不朽和解脫的彼岸。

聖山卡爾師對《終極韋陀》或《布茹阿瑪經》的注釋，充斥了各種論點和理論不合邏輯、不合理而雜亂無章的發展，全都導致不獲韋陀真理支持的結論。例如，作為支柱支撐他整個哲學體系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片語，是取材自《韋陀經》的，並顯然是被曲解的。在ekam eva advitiyam裡，他把advitiyam一字的含意解釋為「沒有二元性」，但這是錯的。這個字的正確含意是「獨一無二的」，或「祂無與倫比或無出其右」。「ekam」一字又再被曲解為，意指數目字的一(1)，它其實是指一片空虛。偉大奉獻者導師詳細證明了，他們所定的每個主張。為了獲取知識，知識及智慧有限的人，回復到推斷法理解，neti neti的「不是這個，不是這個」。無法理解經典深遠嚴肅的要旨時，便被迫哄騙自己接受較次等，間接，有時又遭曲解的含意，來結束他的研究。然而，為了間接次要的字義而拒絕直接含意，就等於無神論。因此山卡爾師緊抓韋陀訓誡間接次要的含意，來確立梵說哲學，它剝奪梵的能量和屬性，相反，梵事實上是賦有超然屬性、能量和美麗形象的「完全整體」。根據《終極韋陀》或《布茹阿瑪經》1/1/2，梵是「janmady asya yatah」—創造者、維繫者及毀滅者。《奧義書》一再重申同一真理。聖茹阿瑪努師評注《布茹阿瑪經》1/1/1的「sarvatra-brhattva-guna-yogena... mukhyavrttah」—直接而主要的含意是，梵無處不在，在所有情況下，都齊備祂那無法超越及無限富裕的超然屬性。所有揭示經典及偉大奉獻者導師，只接受一個梵概念—祂是至尊控制者，無比而至尊的。山卡爾師的梵概念，是他自己的杜撰。

vedanta-vedyam purusam puranam
sri caitanyatmam visvayonim mahantam

tam eva viditva'timrtyum eti
nanyah pantha vidyate ayanaya

僅是認識透過《韋陀經》及《奧義書》得知的那個祂，那個源遠流長的人物，全知的自我，至尊有生命的意識知覺，這個創造的原因，無窮無盡—認識祂便會永存不朽。再也沒有其他途徑通往不死的超然境界。

真正知識及真實教育，自然地來到那些投入於討論哲學，以及偉大奉獻者導師所敘述的《韋陀結論》、《韋陀經》、《奧義書》等等典籍之注釋的人。我們若真誠渴望，在我們的國土引進完善的教育，那就必須廣為傳揚，並把聖瑪德瓦師、聖茹阿瑪努師、聖維施努斯瓦米和聖甯巴師的注釋，特別是聖巴拉戴瓦·威迪亞布薩那的《哥文達論》注釋，納入大學課程範圍。

附錄一

《聖典博伽瓦譚》預告主佛陀的誕生

(譯文及要旨摘自

典範師 A.C. 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帕佈帕的
《聖典博伽瓦譚》英語譯本)¹

第一篇第三章第二十四節：

tatah kalau sampravrtte
sammohaya sura-dvisam
buddho namnanjana-sutah
kikatesu bhavisyati

然後，在卡利年代初，僅是為了哄騙那些對忠信的有神論者心存嫉妒的人，主會在伽耶省顯現為主佛陀，即安贊那之子。

要旨

主佛陀，人格首神的強大化身，在伽耶省(比哈爾邦，Bihar)顯現為安贊那的兒子，祂又傳揚非暴力概念，甚至抨擊《韋陀經》贊同的動物祭祀。在主佛陀顯現之時，普羅大眾都是無神論的，喜歡動物的肉類多於一切。以「韋陀祭祀」為藉口，每個地方實際上都已變成屠場，肆無忌憚地從事屠殺動物。主佛陀同情可憐的動物，傳揚非暴力。祂傳揚祂不相信《韋陀經》的原則，強調殺害動物所招致的，有害心理影響。在卡利年代，不太聰明的人遵循祂的原則，他們不相信神，他們暫時接受道德紀律和非暴力的訓練，即為了在覺悟神的途徑上繼續邁進的初步。祂哄騙無神

論者，因為遵循祂原則的這些無神論者不相信神，但他們對主佛陀一直信心十足，祂本人則是神的化身。從而使到沒有信心的人相信主佛陀形象的神。那是主佛陀的恩慈：祂使無信心的人，對祂滿懷信心。

在主佛陀來臨之前，殺戮動物是社會最顯著的特徵。人們聲稱這些是韋陀祭祀。不是透過權威性的師徒承傳接受《韋陀經》時，隨意閱讀《韋陀經》的讀者，被那個知識體系的華麗辭彙誤導。《博伽梵歌》批評了這種愚蠢學究(avipascitah)。那些不理會要透過師徒承傳的覺悟來源，領受超然信息的韋陀典籍愚蠢學究，必受迷惑。他們認為儀式典禮至上。他們的知識缺乏深度。根據《博伽梵歌》(15.15)，vedais ca sarvair aham eva vedyah：《韋陀經》的整個體系，是引領人逐漸步向至尊主之途。韋陀典籍的整個主題，是認識至尊主、個體靈魂、宇宙情況和這林林種種之間的關係。知道了關係時，有關的職能便會開始，這種職能的結果就是，生命的終極目標或回歸首神，會以最輕鬆容易的方式發生。令人遺憾的是，《韋陀經》的非權威學者，只被淨化儀式迷住，自然進展因此終止。

對這些受到無神論傾向迷惑的人而言，主佛陀是有神論的化身。因此祂想先停止殺戮動物的習慣。動物屠夫是回歸首神之途之上的危險要素。動物屠夫有兩類。靈魂有時稱為「動物」或生物。因此，動物屠場和那些失去他們靈魂身分的人，兩者都是動物屠夫。

帕瑞悉大君說，只有動物屠夫無法品嚐至尊主的超然信息。因此，人們若要在首神之途之上接受教育，他們一定要先接受教導，停止上述的殺戮動物程序。聲稱殺害動物與靈性覺悟無關，這個說法毫無意義。這個危險理論，使很多披上《韋陀經》外衣，傳揚屠殺動物的所謂棄絕僧，憑藉卡利年代的恩典湧現。主采坦亞及毛蘭·凱西·薩黑(Maulana Kazi Shaheb)之間的對話，討論

了這個主題。《韋陀經》所述的動物祭祀，有別於在屠場肆意屠殺動物。由於惡魔或所謂的韋陀典籍學者，提出了《韋陀經》內屠殺動物的證據，因此主佛陀表面上否認了《韋陀經》的權威性。主佛陀是為了拯救人們免於屠殺動物之罪，以及拯救可憐的動物，免遭牠們那高呼四海之內皆兄弟、和平、公義及平等的「大哥哥」的屠殺程序，才採取這樣拒絕《韋陀經》。若有屠殺動物，便沒有公義。主佛陀想完全停止殺生，因此不僅在印度傳揚祂的非暴力(ahimsa)教條，也在印度境外。

在技術上，主佛陀的哲學稱為無神論，因為它不接受至尊主，也因為那個哲學體系否定了《韋陀經》的權威性。但那是主的假動作。主佛陀是首神的化身。祂同樣也是韋陀知識的原初倡導者。因此祂無法拒絕韋陀哲學。然而，由於惡魔(sura-dvisa)天生總是嫉妒首神的奉獻者，試圖從《韋陀經》引經據典，支持殺牛或屠殺動物，因此祂表面上拒絕《韋陀經》。現代化棄絕僧現正這樣做。主佛陀必須完全拒絕《韋陀經》的權威性。這只是技術性的而已，若非如此，祂將不獲廣泛公認為首神化身。偉大奉獻者典範師—詩人佳亞戴瓦—的超然歌曲，也不會崇拜祂。主佛陀以合時的方式，傳揚《韋陀經》的初級原則，山卡爾師也是這樣確立《韋陀經》的權威性。因此主佛陀及山卡爾師，都鋪設了有神論之途，而偉大奉獻者典範師，特別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領導那些在覺悟回歸首神之途之上的人。

人們對主佛陀的非暴力運動感興趣，我們十分高興。但他們會對事情非常認真，徹底關閉動物屠場嗎？若不，非暴力教條便沒有意義。

《聖典博伽瓦譚》僅在卡利年代開始之前(大約五千年前)撰述，而主佛陀大約在二千六百年前顯現。因此《聖典博伽瓦譚》預先提及了主佛陀。這就是這部明確經典的權威性。這樣的預言為數眾多，它們現正一一實現。它們會顯示《聖典博伽瓦譚》毫

無過失、假象、欺騙及瑕疵的正面立場，那是所有受條件限制靈魂的四個缺陷。解脫靈魂超越於這些缺陷；因此他們能夠看見及預告，遠在將來日子發生的事情。

附注

注一. 承蒙巴克提維丹塔書籍基金惠允。

辭彙表

A

Acarya - 典範師；靈性導師。以身作則的人。

Advaita-jnana - 非二元知識。雖然這其實是指毫無所有二元性的至尊絕對人格首神，但假象宗的二元論知識概念卻是，終極實體，即梵，是沒有形象、品質、人格性和多元性的。

Advaita-vada - 非二元論、一元論學說—強調生物體與神的絕對一體的學說。這經常與萬物終極是一體的；至尊絕對(真理)和個體生物體之間沒有什麼區別；至尊(主)沒有形象、人格性、品質及活動；完美就是讓自我融入遍存萬有的非人格梵等等假象宗理論，相提並論。這個學說是聖山卡爾師傅揚的。

Agnostic - A. n. 不可知論者；「認為在物質現象之上及背後，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未知的，也是(就目前可以判斷的而論)不可知的，特別是第一個原動力和一個看不見的世界，正是我們一無所知的那個主題的人。」(承蒙牛津英語字典惠允原義)

Atheist - 無神論者 - A. n.

1. 「否認或不相信神存在的人。」
2. 「罔顧對神的道德義務，實際否認神存在的人；不相信神的人。」(承蒙牛津英語字典惠允原義)

Avidya - 愚昧、靈性愚昧、假象。愚昧有四種：誤以非永久為永久，痛苦充斥為喜樂，不純粹為純粹，非自我為自我。愚昧是五種被奉愛摧毀的痛苦之一。

B

Bhagavan - 至尊主，博伽梵；人格首神。《維施努宇宙古史》(6.5.72-74) — 「bhagavat一字用以描述，齊備所有富裕的至尊梵，祂完全純粹，又是萬原之原。在bhagavat一字，bha這個音節有兩種含意：維繫眾生的人及支援眾生的人。ga這個音節，同樣有

兩種含意：創造者，以及令眾生獲得業報和知識之果的人。完全的富裕、宗教、聲望、美麗、知識及棄絕，稱為財富(bhaga)。」(vat這個尾碼意謂擁有。因此擁有這六種財富的人，稱為至尊主。) **Bhakti** - 奉愛一詞來自字根bhaj，意指服務。因此奉愛一詞的原義是提供服務。聖茹帕·哥斯瓦米在《奉愛甘露之洋》(1.1.11)，這樣描述奉愛的固有特性： anyabhilasita-sunyam jnana-karmady-anavrtam anukulyena krsnanu-silanam bhaktir uttama — 「純粹奉愛服務(Uttama-bhakti)是培養專為主奎師那的益處而進行的活動，換言之，即竭力以身體、心意及言語，並以各種各樣靈性情感(bhavas)的表達，為主奎師那履行長流不息的服務洪流。它不被知識[jnana，以非人格解脫為目標，無多元性梵的知識(nirvisesa-brahman)]及業報(karma，尋求果報的活動)，瑜伽或苦行蒙蔽；除了渴求令主奎師那快樂之外，完全沒有其他欲望。」

Brahmacari - 貞守生；四社會四靈性晉階(varnasrama)體系的第一個生命階段(asrama)；未婚的學生生活。

Brahma-jnana - 非人格梵的知識；以非人格解脫為目標的知識。

Brahman - 梵；主的超然身體綻發的靈性光芒；絕對(真理)遍存萬有，難以辨別的面貌。根據上文下理，這有時又會指至尊梵，即主奎師那，祂是梵的源頭。

Brahmana - 婆羅門；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內，至高的社會階級(varnas)；祭師或老師。

Brahmani - 女婆羅門；婆羅門的妻子。

Brahmavada - 梵覺宗；難以辨別的無多元性梵的學說，目標是把自我融入奎師師的光芒。

Brahmavadi - 遵循梵覺宗學說的人。

C

Chaya - 影子。

Caitanya Mahaprabhu - 采坦亞·瑪哈帕佈；以奉獻者(bhakta)情感顯現的主奎師那。又稱主采坦亞、施瑞曼·瑪哈帕佈、高茹阿(Gaura)、高茹阿祭鐸(Gauracandra)、高茹阿-哈瑞(Gaura-Hari)、高茹阿-葵蘇茹阿(Gaura-kisora)、高認格(Gauranga)、高茹阿遜達爾(Gaurasundara)、高茹阿(Gaura)、奎師那-采坦亞、學者尼邁(Nimai Pandita)、莎慈南丹(Sacinandana)和維斯旺巴茹阿(Visvambhara)；大約在五百年前(西元1486年)顯現於西孟加拉，納瓦島(Navadvipa)的那位至尊主。雖然祂與主奎師那相同，但為了品嚐斯麗瑪緹·茹阿迪卡(Srimati Radhika)對奎師那的愛意情感，因此祂懷著她的內在情感(bhava)及膚色(kanti)顯現。採取了奉獻者的情感，祂透過唸誦主哈瑞的聖名(Sri-hari-nama)，傳揚對奎師那的愛；哈瑞 奎師那 哈瑞 奎師那 奎師那 奎師那 哈瑞 哈瑞 哈瑞 茹阿瑪 哈瑞 茹阿瑪 茹阿瑪 茹阿瑪 哈瑞 哈瑞 (hare krsna hare krsna krsna krsna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hare hare)。

kala - 時間；永存於現在的靈性時間，不受過去或將來干預。

D

Darsana - 覲見；看見、會面、到訪、觀看。這個字主要用於覲見神像或高階奉獻者。Darsana又指學說或哲學體系，例如韋陀結論哲學(vedanta-darsana)。

Dasa-mula - 「十-根部」。《阿育韋陀(Ayur-veda)》的草藥學有十種根部，混合一起便成為養生治病的補藥。同樣，本體論也有十個原則。正確理解和覺悟這些原則時，它們將消除物質存在之疾及賜予靈魂生命。這其中的第一個原則稱為證據(pramana)，即確立基本真理存在的證據。其餘九個原則稱為要確立的真理(prameya)。

證據是指韋陀典籍，尤其是《聖典博伽瓦譚》。《博伽瓦譚》是

所有《韋陀經》的精髓；它揭示了主最親密可愛的面貌，以及靈魂與主及祂的永恆同游聯合，進行神聖愛心交流的遊戲的那種潛能。

在九個要確立的真理原則之中，最初的七個與至尊主、祂的能量以及受條件限制和解脫生物兩者之間相互關係的知識(sambandha-jnana)有關。第八個原則與方法的知識(abhidheya-jnana)有關，生物體能藉著這方法知識，穩處於與祂的永恆愛心關係。第九個原則與目標(prayojana)有關，即追尋超然途徑所臻達的終極目標。那個目標稱為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krsna-prema)，不同的奉獻者擁有多姿多彩的神聖愛意情感，純愛展現在他們身上時，呈現無限的多樣性。

Devas - 半神人；天神；位於天堂星球的生物，他們賦有豐盛的善業，極長的壽元，以及精神和體能方面的超卓威力。為了管理宇宙，他們獲授獨特力量。

Devatas - 與半神人相同。

Dhama - 朝聖的聖地；主顯現及上演祂超然逍遙時光的居所。

Dharma - 源自意指「維繫」的動詞字根dhr；字義是維繫的；(1) 事物獨特的自然功能；與它的本質密不可分；(2) 泛指宗教。(3) 經典為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中，不同階級人士所賦定的社會宗教職務；關於人類所知的最高典範的固有職務。不僅渴求這個世界的享樂，而且有更進一步的渴求，例如天堂星球(Svarga)，宗教是這樣的人所渴求的。為此必須遵循經典勾劃的宗教守則。遵循按照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而賦定的宗教職務，能在今生享樂及臻達天堂星球。對這樣的人而言，履行宗教職務是首要的，因此他們的生命目標(purusartha)稱為宗教。宗教有多種。婦道(stri-dharma)是指維繫婦女恰當本性的宗教、行為等等。同樣，宗教經典也描述了靈魂宗(purusa-dharma)、婆羅門宗、庶陀宗(Sudra-dharma)及棄絕啟迪宗(sannyasa-dharma)等等宗教。然而，終極而言，宗教意謂部分對整體，即生物體對奎師那的自然

吸引。因此，這其他一切的宗教職務，僅與這個短暫的身體有關，履行這些職務時，必須培養靈魂作為奎師那僕人的這個永恆天職 (atma-dharma)，使人能夠在現在或明天到達 sarva dharman parityajya 那一點，即放棄所有次要宗教職務，完全托庇給聖茹阿妲-奎師那。

G

Gaudiya Vaisnava Acaryas - 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主采坦亞傳系內的傑出老師。

Gaudiya Vaisnava Sampradaya - 高迪亞奉獻者師徒傳系；遵循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傳系的偉大奉獻宗派。

Gautama - 普遍稱為阿卡薩帕達·喬達摩 (Aksapada Gautama)。根據一些學者所述，他活於西元前五世紀，並創立了較古老的邏輯哲學派別 (pracina)。他撰寫了《邏輯經 (Nyaya-sutra)》，據知是最早有關係統的系統化典籍。傳統邏輯體系今天所見的面貌，大致上是基於喬達摩的這部作品。《邏輯經》分成五課 (adhyayas)，通常稱為書。每課分成兩個日常部分 (ahnikas)，然後這些又包含許多訓誡。瓦提斯亞央 (Vatsyayana) 及瓦查斯帕提 (Vacaspati) 等等評注家，又把這些訓誡分成題目 (prakaranas)。

Gosvami - 哥斯瓦米；主宰一己感官的人；對那些處於生命棄絕階級者的頭銜。這常指采坦亞·瑪哈帕佈那些採納棄絕者生活模式的著名追隨者。這樣的哥斯瓦米的親戚，或他們僕人 (sevaites) 的後裔，經常僅是基於出身而採用這個頭銜。如此一來，哥斯瓦米這個頭銜，已演變為姓氏用途。主要的廟宇管理者，有時也稱為哥斯瓦米。

I

Isvara - 至尊主或至尊控制者。

J

Jaimini - 耆米尼；以彌漫沙(mimamsa)體系更為人著稱的印度哲學，普爾瓦-彌漫沙(purva-mimamsa)體系的創始人。根據現代學者所言，他在西元前四世紀左右，撰寫了他的《彌漫沙前章經(purva mimamsa-sutra)》。它探究宗教本質，又列舉履行祭祀時，全然仰賴的韋陀文獻之主要解釋。它描述不同祭祀及它們的目的。《彌漫沙經》共十二章，其中的第一章涉及知識來源，以及《韋陀經》的正確性。它獲公認為彌漫沙哲學派別，包羅萬象的基本作品，引生了許多注釋及附屬注釋。

Jamavanta - 又稱珍巴文知識(Jambavan Jnana) - (1) 知識；(2) 導致非人格解脫的知識：這關乎靈魂及物質的區別，以及它與梵的一致性。

Jiva Gosvami - 基瓦·哥斯瓦米；即茹帕和薩拿坦·哥斯瓦米的弟弟—聖瓦拉巴[Sri Vallabha(阿努帕姆，Anupama)]—的兒子。即使只是個少年，他也深受主奎師那吸引。他不是玩樂嬉戲度日，而是用鮮花、檀香和其他物品崇拜至尊主。他在少年時前往瓦茹阿納西(Varanasi)，師承薩爾瓦包瑪·巴塔師的門徒，瑪杜蘇丹·瓦查斯帕提(Madhusudana Vacaspati)學習梵語。完成他的學業之後，他前往溫達文托庇給他的伯父，聖茹帕和薩拿坦。茹帕和薩拿坦隱跡之後，他成為施瑞曼·瑪哈帕佈所有奉獻者追隨者的領袖。他眾多的文學貢獻，包括《Sat-sandarbha》和《Gopal-Campu》，以及《聖典博伽瓦譚》、《奉愛甘露之洋(Bhakti-rasamrta-sindhu)》和《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Ujjvala-nilamani)》的注釋等等著作，都以經典證據支持主采坦亞的教導。根據《Gaura-ganoddesa-dipika》(194-207)，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他是維拉薩·曼佳麗(Vilasa Manjari)。

K

Kali-yuga - 卡利年代；始自五千年前，現今充斥著爭吵和偽善的年代(參閱yuga)。

Karma - 業報、果報；(1)在物質存在期間履行的任何活動。(2)導致在這個世界或死後，在天堂星球獲得物質得益的虔誠活動。(3)命運；過往行為導致的不可避免結果。

Kanada - 卡那達；古代聖人。他是印度勝論哲學體系的創始人(參閱辭彙表的vaishesika)。卡那達一詞，原指「以少量食物維生的人」。某個學派聲稱，宇宙是由稱為阿努(anu，如需這點的更多資料，可以參考施瑞達爾的《Nyaya-kandali》)的最微小物質單位構成的，這也許與它的基本原則有關。又以卡那達名字的同義詞，例如卡拿布佳(Kanabhujā)與卡拿巴薩(Kanabhaksa)，或以他的家系名字，卡斯亞帕(Kasyapa)來稱呼他。他又稱為烏路卡(Uluka)，字義為貓頭鷹。傳統以施瓦神以貓頭鷹形象顯現在聖人面前，向他揭示勝論體系的這個故事，解釋這個名字。傳統上，據信卡那達是住在瓦茹阿納西及接受教育。

卡那達撰寫了體系的基本文獻《勝論經》，功不可沒，但他生平及作品的確實日期卻無從考究。傳統上訂定他是西元前八世紀的，現代學者則確定《勝論經》的創作期為一世紀。

《Caraka-samhita》早期的編纂者，都知道體制的基本原則—不僅是它最後的編輯—查茹卡(Caraka)，更上至它的原作者阿尼瓦薩(Agnivesa)，據瞭解他是活於基督時代前的幾個世紀。就像經典提出的，幾個佛教哲學派別都承認勝論哲學，特別是中觀學(madhyamikas)和分別論(vaibhasikas)。帕裡(Pali)寫於一世紀的作品《Milindapanha》，敘述勝論是印度學問的穩固分支。

Kapiladeva - 主卡皮拉；主奎師那的化身，祂顯現為卡爾丹·牟尼(Kardama Muni)及戴瓦胡緹(Devahuti)的兒子。祂教導祂母親數論哲學的真正要旨。卡皮拉的這個原始數論哲學，有二十五個本體。之上是至尊聖主的存在，祂是其他本體的源頭。其後有另一個顯現在阿嘎尼(Agni)王朝的卡皮拉，他教授數論哲學的無神論見解。無神論數論接受二十五本體，但否認神的存在。主卡皮拉的數論，終極歸於奉愛。

Krsna - 奎師那；原始至尊主，至尊人格首神。祂是所有化身之源(avatari)。祂的部分展現是超靈，祂身體的光芒是遍存萬有的梵。祂的身體由永恆、知識及極樂(sac-cid-ananda)組成。祂是所有靈性情感的化身(raso vai sa)。祂的父親是南達大君(Nanda Maharaja)，祂的母親是雅淑妲(Yasoda)，祂的哥哥是巴拉茹阿瑪(Balarama)，祂的永恆配偶則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祂是個迷人的年青牧牛童，膚色似是初現的季風雨雲。祂穿著明亮的黃褲子(dhoti)，祂的王冠上插著孔雀羽毛，還有一個鮮嫩的森林花花環。祂具備六十四項主要的超然品質，其中四項是祂獨有的：笛子之甜美(venu-madhurya)-祂以祂悅耳的笛聲吸引整個世界，尤其是牧牛姑娘；形象之甜美(rupa-madhurya)-祂美麗絕倫，顛倒眾生；純愛之甜美(prema-madhurya)-祂親密而愛意盈盈的同遊簇擁著祂，祂們那神聖的愛完全不受敬意或正統約束；以及逍遙時光之甜美(lila madhurya)-祂上演優美動人的逍遙時光，其中以娜莎之舞(rasa-lila)登峰造極。

Krsnadasa Kaviraja - 奎師那達斯·卡威茹阿傑；《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作者。他在夢裡覲見到尼提阿南達·帕佈(Nityananda Prabhu)，奉祂之命前往溫達文。在奉獻者一再請求之下，並獲得瑪丹-高帕拉(Madana-Gopala)神像的祝福之後，他承擔起撰寫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傳記的任務。他也撰寫了《哥文達逍遙讚(Govinda-lilamrta)》，即茹阿妲與奎師那日常八重逍遙時光的描述，以及比爾瓦曼嘎拉·塔庫爾著名作品《Krsna-karnamrta》的注釋，名為《Saranga-rangada》。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他是卡斯圖瑞·曼佳麗(Kasturi Manjari)。

Kumara - 名為山卡、薩拿坦、薩南丹及薩南的庫瑪茹阿四兄弟。布茹阿瑪在開始創造時，從他的心意(manah)創造了他們。因此稱之為，誕自布茹阿瑪心意的兒子(manasa-putra)。由於他們學識淵博，因此完全疏離俗世的吸引力，由於他們發展出非人格思辨(brahma-jnana)的傾向，因此他們沒有協助他們父親的創造任

務。布茹阿瑪對此極為不滿，他為他的兒子向至尊主哈瑞祈福。至尊聖主對布茹阿瑪的禱文稱心滿意，便以祂的天鵝(Hamsa)化身，把他們的心意從枯燥的非人格知識，吸引到絕對層面上的純粹奉愛服務知識。有鑒於此，山卡聖人與他的兄弟，稱為思辨家奉獻者(jnani-bhaktas)。他們是甯巴迪提亞(Nimbadiya)師徒承傳的創始人。

M

Madhva - 瑪德瓦；布茹阿瑪師徒傳系的首席典範師；在1239年生於烏杜琵附近。他的父、母親是聖瑪德亞嘎哈·巴塔(Sri Madhyageha Bhatta)及斯麗瑪緹·韋達維迪亞(Srimati Vedavidya)。他十二歲時從阿促塔-帕爾叩薩(Acyuta-preksa)那裡，接受婆羅門啟迪(diksa)和棄絕啟迪(sannyasa)。他的棄絕啟迪名字是普爾拿帕爾給(Purnaprajna)。他給《博伽梵歌》、《聖典博伽瓦譚》、《布茹阿瑪經》及其他多部書籍撰寫注釋。他確立了二元論(dvaita-vada)學說，強調生物體與至尊主之間的永恆區別。他積極傳教，對聖山卡爾師的純粹一元論(kevaladvaitavada)教導大唱反調。

Mahadeva - 大神明；施瓦神的名字之一；眾神(devas)之中的偉大之神或首領(見Siva)。

Mahaprabhu - 瑪哈帕佈；至尊主，參閱Caitanya Mahaprabhu。

Mahavakya - 真言；《奧義書》的主要敘述或說話。原音(Pranava)歐姆(om)是《韋陀經》真正的真言。然而，聖山卡爾師廣泛傳揚四大訓誡為真言。因此，mahavakya一字便與這些話有關：「我是梵(aham brahmasmi)」(《巴哈-阿然亞卡奧義書(Brhad-aranyaka Upanisad)》，1.4.10)；「斯瓦塔卡圖(Svetaketo)啊，你是那(tat tvam asi Svetaketo)」(《祭多嘎亞奧義書(Chandogya Upanisad)》，6.8.7)；「至尊知識就是梵(prajnanam brahma)」(《愛塔瑞亞奧義書(Aitareya Upanisad)》，1.5.3)；

以及「所有宇宙都是梵(sarvam khalv idam brahma)」(《祭多亞奧義書》，3.14.1.)。

Mantra - 曼陀；以任何稱呼至尊聖主的個別神像之聖名，所組成的神秘詩節。曼陀是靈性導師在啟迪時，傳授給門徒的。

Maya - 假象，瑪亞；似是而非的；至尊聖主的外在能量，導致生物體認同虛假的自我，以這個物質世界的獨立享樂者自居。負責展現物質世界、時間和物質活動的施惑能量。

Mayavada - 假象宗；假象學說；山卡爾師的非人格追隨者提倡的理論，主張主的形象、這個物質世界，以及生物體的個別存在都是假的。

Mayavadi - 假象宗；提倡假象學說的人(參閱Mayavada)。

Mayika-tattva - 與至尊主迷幻能量有關的基本真理，那種能量與物質世界有關。

Mimamsa - 彌漫沙派；分為兩部分的哲學學說：(1) 耆米尼創立的普爾瓦(purva)或業報彌漫沙(karma-mimamsa)，提倡透過履行《韋陀經》的儀式活動，便能臻達天堂星球，以及(2) 巴達茹亞拿·維亞薩戴瓦(Badarayana Vyasadeva)創立的烏塔茹彌漫沙，涉及梵的本質。(見purva-mimamsa和uttara-mimamsa)。

Mimamsaka - 哲學家。堅信共有兩部分的彌漫沙哲學學說的人。這通常是指那些遵循耆米尼的業報彌漫沙的人。

Mleccha - 源自意謂發音不清(指梵語)的梵語字根mlech—即外國人；非雅利安(Aryan)人；賤民男子；任何不遵循韋陀社會及宗教習俗，不操梵語的人。

Mukti - 從物質存在獲得解脫，不要與佛教的涅槃概念混淆。解脫有五種：獲得與至尊主相同的形象(sarupya)、與至尊主毗鄰而居(samipya)、與至尊主住在同一星球(salokya)、與至尊主具有同一富裕(sarsti)，以及透過融入至尊主的身體或祂的梵光，即涅槃，與祂合而為一(sayujya)。奉獻者強烈拒絕最後一種。雖然奉獻者有時都接受其他四種解脫，因為它們與奉愛並非完全相反，

但那些堅決要獲得對巴佳的主奎師那之純粹愛意的人，卻決不接受。

Mumuksa - 渴求解脫的欲望。

Mumuksu - 尋求解脫的人。

N

Nama - 奎師那的聖名，奉獻者(bhaktas)唸誦聖名，作為循序修習奉愛(sadhana-bhakti)的主要修習分支。

Nama-sankirtana - 齊頌聖名；唸誦奎師那聖名的這種修習，尤其是集體唱誦。

Narada - 拿茹阿達；半神人之中的偉大聖人；因而稱之為半神人之聖(Devarsi)。他誕自布茹阿瑪的心意。他是主奎師那的解脫同游，周遊物質及靈性世界，傳揚祂的榮耀。在采坦亞的逍遙時光，他顯現為學者施瑞瓦薩(Srivasa Pandit)。

Narayana - 拿茹阿央那；nara-人類，ayana-某某的庇蔭。意指人類的庇蔭。奎師那的擴展；富裕的無憂星之主。

Nirvana - 涅槃；佛教視之為至尊目的地的名稱，他們將之界定為難以描述、沒有形象、品質、多樣化、欲望及人格性。擺脫了假象的枷鎖，以及她那痛苦與苦難影響的境界。有時訛稱為解脫(moksa或mukti)。失去自我的狀態，無法說明地將之界定為「難以言喻的滿足」，尤其是當它引生「那麼是誰感到滿足？」這個問題之時。「融入」或失去自我，進入虛無狀態。本體論的不存在。

Nimbadiya - 甯巴迪提亞；又稱甯巴爾卡師(Nimbarkacarya)；庫瑪茹阿師徒傳系的首席典範師。他確立了二元論的非二元論哲學學說(dvaitadvaita-vada)，刻劃萬物與主的一體及區別兩者。他在哥瓦爾丹(Govardhana)附近的杜茹瓦之野(Dhruva-ksetra)，履行他的靈性專注(bhajana)。他就《終極韋陀》撰寫了，一本名為《Vedanta-saurabha》的注釋，以及《Vedanta-kamadhenu-dasa-sloka》、《Krsna-stavaraja》、《Guruparampara》、

《Vedanta-tattva-bodha》、《Vedanta-siddhanta-pradipa》、
《Svadharmadhva-bodha》、《Aitihya-tattva-siddhanta》、
《Radhastaka》和《博伽梵歌》的注釋。

Nyaya - 邏輯；這哲學涉及以邏輯分析真象，又稱邏輯哲學(nyaya-darsana)。這個哲學體系由大聖人喬達摩(Maharsi Gautama)創立。邏輯哲學接受十六項原則：(1) 證據；獲得真實知識的方法(pramana)、(2) 要以真實知識斷定的(prameya)、(3) 對討論要點的懷疑(samsaya)、(4) 討論疑點的那個動機(prayojana)、(5) 引用實例或例子(drstanta)、(6) 論點的實證結論(siddhanta)、(7) 邏輯論點或推論法的組成部分(avayava)、(8) 有說服力的推理(tarka)、(9) 演繹、結論或運用結論性論點(nirnaya)、(10) 論文、主張或論點(vada)、(11) 擊敗反對黨論點的攻擊性爭論或回答(jalpa)、(12) 破壞性的批評；沒有試圖證明問題的反面，而對另一方的斷言無聊挑剔(vitanda)、(13) 謬見；似是而非的，只是表面的理由(hetv-abhasa)、(14) 欺騙性的爭論；歪曲反對派的話的含意(chala)、(15) 僅是基於虛假的相似之處，或不相似之處的邏輯(jati)，以及(16) 論點中的弱點或推論法之中的過失(nigraha-sthana)。

根據邏輯哲學，痛苦有十九種：物質身體、包括心意在內的六種感官、六種感官對象、六種轉變—誕生、成長、生產、維持、退化及死亡。除此之外，快樂被視為第二十種痛苦形式，因為它僅是痛苦的轉變狀態。邏輯哲學的擁護者(naiyayikas，邏輯家)接受四種證據：直接察知(pratyaksa)、推論(anumana)、比較(upamana)及《韋陀經》的權威性(sabda)。

邏輯哲學接受永恆無限小粒子的存在，那些粒子稱為原子(paramanu)。他們聲稱這些原子是創造所爆發的基本要素。但為了讓創造發生，便需要稱為至尊控制者(Isvara)的管理者，即至尊

主。至尊主透過發動原粒子來創造世界。至尊控制者就像這些原粒子那樣永恆，又沒有開始。雖然邏輯家接受至尊控制者的存在，但他們不相信祂親自進行創造。祂僅是原始原因。原子藉由祂的欲望發動，它們從而創造所有精微和粗糙元素，創造由此產生。

根據邏輯哲學，生物體多不勝數，永恆而沒有開始。邏輯家不認為生物體天性具有知覺，反而認為他們只是獨立實體，由於原因和條件的適當結合，因此也許會與智性、意志或情感品質連繫。邏輯哲學提倡生物體及至尊控制者，是兩個完全獨立的真理。生物體的物質存在是由於業報。創造在業報的影響下發生，生物體則在創造之內，承受他們的業報反應。至尊控制者唯一的職務是，發動創造及賞賜業報之果。

邏輯家聲稱，生物體能夠透過十六項原則的哲學知識，從物質存在得到解脫。他們界定，解脫就是完全停止物質痛苦。解脫之中沒有真正快樂。在這個解脫狀態之中，生物體似是沒有意識知覺那樣。

Nyaya-Sastra - 涉及以邏輯分析真象的經典。邏輯教導主要都是，透過分析陶罐(ghata)和布塊(pata)等等普通物件，所獲得的比喻來解釋，因此這些詞語在邏輯討論中屢見不鮮。

P

Pancopasana - 崇拜五尊神像—太陽、象頭神(Ganesa)、性力女神(Sakti)、施瓦及維施努。

Pandita - 學者；Panda意謂「智慧得到經典(Sastra)知識啟蒙的人」，Pandita一字指有這種智慧的人。

Parabrahma - 至尊梵，梵光之源，即至尊聖主。

Prabodhananda Sarasvati - 帕爾波達南達·薩茹阿斯瓦提；聖哥帕拉·巴塔·哥斯瓦米(Sri Gopala Bhatta Gosvami)的伯父。他

是然嘎之野(Ranga-ksetra)的居民，也是聖茹阿瑪努師師徒傳系的棄絕僧。哥帕拉·巴塔·哥斯瓦米從他那裡，接受婆羅門啟迪。帕爾波達南達是拉釋米-拿茹阿央那(Laksmi-Narayana)的崇拜者，但藉由主高茹阿遜達爾(Sri Gaurasundara)的恩慈，他採納了茹阿妲-哥文達的崇拜。他撰寫了《Vrndavana-mahimamrta》、《Sri Radha-rasa-sudhanidhi》、《Sri Caitanya-candramrta》、《Sangita-madhava》、《Ascarya-rasa-prabandha》、《Sri Vrndavana-Sataka》、《Sri Navadvipa-Sataka》、《Sruti--stuti-vyakhya》、《Kamabija-Kamagayatri-vyakhyana》、《Gita-Govinda- vyakhyana》和《Sri Gaura-sudhakara-citrastaka》等等多本書籍。根據《Gaura-ganoddesa-dipika》(163)所言，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帕爾波達南達·薩茹阿斯瓦提是通嘎威迪亞(Tungavidya)，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八位女朋友(asta-sakhis)之一。

Prakrti - 物質自然；(1) 大自然，物質世界，創造及管制世界的能量。(2) 與靈魂相反的物質事物。(3) 原始的女性能量，婦女或女子。

Pratibimba - 反映；反映的表象。這是指與物體不相連的映象，因此比作反映。

Puranas - 《宇宙古史》；《韋陀經》的十八冊歷史增補。

Purusa - (1) 作為靈魂及宇宙始源的原始生物，即至尊神或宇宙之靈。(2) 生物體中的有生命本體，即靈魂，與物質相反的靈魂。(3) 男性或人類。

Purusartha - 人類成就的目標。韋陀經典把這些分成四類：宗教職務(dharma)、累積財富(arta)、滿足物質欲望(kama)及從物質存在解脫(moksa)。超越這一切以外的，是發展對至尊主的純粹愛意，祂是靈性喜樂和超然極樂情感(rasa)的化身。這稱為至尊成就目標(purusartha)。

Purva-mimamsa - 大聖人耆米尼確立的哲學，又稱耆米尼哲學

(jaimini-darsana)。徹底審視命題及得出結論，稱為mimamsa(彌漫沙)。mimamsa源於動詞字根man，即思索、沉思或考慮。由於大聖人耆米尼在他的著作確立了，韋陀之言的正確演繹，以及可以怎樣透過邏輯分析，斷定這些解釋，因此該書稱為《彌漫沙書(mimamsa-grantha)》。《韋陀經》有兩部分：涉及韋陀活動的首篇(purva-kanda)；涉及《奧義書》或韋陀結論的後篇(uttara-kanda)。由於耆米尼的著作，涉及《韋陀經》第一部分的分析，因此稱為《彌漫沙前章》。由於耆米尼的哲學，專門涉及分析韋陀活動，因此又稱為業報活動彌漫沙。

耆米尼精確地審視了，要怎樣履行韋陀的儀式活動及它的結果。他認同了，《韋陀經》不是任何人創作的(apauruseya)，既沒有開始，也是永恆的。他的哲學是基於《韋陀經》而確立的。然而，他只著重韋陀活動。他表明生物體只是要履行韋陀活動。適當地履行韋陀活動，便能達到至尊目標(parama-purusartha)，以他的意見，那是指臻達天堂星球。

按照耆米尼的見解，看得見的世界既沒有開始(anadi)，也永存不滅。因此，不需要全知全能的至尊控制者，進行世界的創造、維繫及毀滅。耆米尼認同虔誠和罪惡業報的存在。根據他的學說，業報自動產生自己的活動結果。因此，不需要至尊控制者授予業報之果。

R

Radha - 茹阿妲；主奎師那的永恆配偶，及喜樂(hladini)能量的化身。她稱為神聖愛意至高極樂的化身(mahabhava-svarupini)。她是所有牧牛姑娘(gopis)、杜瓦茹阿卡(Dvaraka)的王后和無憂星的拉釋米(Laksmis)之源。她的父親是維莎巴努大君(Vrsabhanu Maharaja)，她的母親是葵緹達(Kirtida)，她的哥哥是施瑞達姆(Sridama)，而她的妹妹是阿南嘎·曼佳麗(Ananga Manjari)。她

的膚色金光燦爛，她穿著藍色的衣服。她點綴著無數吉祥品質，她也是主奎師那最珍愛的摯愛。

Rama - 茹阿瑪；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化身；祂是《羅摩衍那(Ramayana)》的著名英雄。祂又名茹阿瑪祭鐸、茹阿古納(Raghunatha)、達薩茹阿緹-茹阿瑪(Dasarathi-Rama)及茹阿嘎瓦-茹阿瑪(Raghava-Rama)。祂的父親是達薩茹阿塔大君(Maharaja Dasaratha)，祂的母親是考薩爾亞(Kausalya)，而祂的妻子是悉妲(Sita)。祂有三個弟弟，名為拉釋曼、巴茹阿塔(Bharata)和薩圖幹(Satrughna)。著名的猴子哈努曼(Hanuman)，是祂摯愛的僕人和奉獻者。殺死邪魔茹阿瓦拿，並在猴子軍的協助下，救回悉妲茹阿妮(Sitarani)之後，茹阿瑪便返回阿郁達亞(Ayodhya)登基為王。

Ramanuja - 茹阿瑪努佳；施瑞師徒傳系(Sri sampradaya)的知名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他確立的韋陀結論派，教導條件性的非二元論(visistadvaitavada)學說。在十二世紀，他住在刊慈普茹阿姆(Kancipuram)及南印度的聖然嘎姆(Sri Rangam)。據信他是蛇薩的化身，又稱為茹阿瑪努佳師及亞提茹阿佳(Yatiraja)。他給《博伽梵歌》、《聖典博伽瓦譚》及《終極韋陀》撰寫注釋。

Rsi - 聖人；精通《韋陀經》的偉大聖人。

S

Sanatana-dharma - 人的永恆宗教。人的永恆固有崗位。參閱dharma。

Sankirtana - 齊頌聖名；集體唱誦奎師那的聖名。

Sannyasa - 棄絕啟迪；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的第四個靈性階段，棄絕的苦修生命。

Sannyasi - 棄絕僧；棄絕階級的成員。

Sankara - 山卡爾；施瓦的別名(參閱Siva)。山卡爾有時又用作山卡爾師的簡稱。

Sankaracarya - 山卡爾師；韋陀結論哲學的著名老師，及梵說的復甦者。根據一直以來的瞭解，他是施瓦神的化身。他生於788年，卒於820年，時年三十二。根據他的生平記事，他大約生於西元前200年。他生於喀拉拉省的卡拉琵(Kalapi)或卡薩拉(Kasala)村莊，南布達瑞帕(Nambudaripada)的婆羅門家庭。他父親名為施瓦古茹(Sivaguru)，他的母親則是蘇巴鐸(Subhadra)，分別又稱為威悉斯塔及威斯瓦吉塔。夫婦二人崇拜施瓦神多時而得一子，因此當他們的兒子終於出生時，他領受到山卡爾之名。當山卡爾只有三歲時，他的父親去世。山卡爾六歲時，已是個淵博學者，他在八歲的時候接受棄絕階級。他周遊全印度遏制佛教學說，及恢復韋陀宗的權威。

山卡爾師就《終極韋陀》，撰寫了名為《薩瑞茹阿卡論》的著名注釋，探討體困靈魂的本質。雖然他重建梵說及韋陀權威，為主采坦亞的教導奠下基礎，作出無價的貢獻，但他確立的教導，卻不符合韋陀結論及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之言。他宣稱至尊梵沒有形象、特性、能量及品質。他表示，梵雖然滿載知識，卻不是有意識的全知生物。雖然梵本性具備超然喜樂，卻不是那種喜樂的主觀體驗者。梵不是創世者。當那個無形無相的梵與假象接觸時，便採納物質品質。所有偉大奉獻者典範師，都強烈反駁這些想法。**Satya** - 真理、真象；實證結論。

Siddhanta - 哲學結論；哲學學說或教導；實證結論；確立了的最終結果；公認的真理。

Siromani, Raghunatha - 悉若瑪尼，茹阿古納；又稱卡來·悉若瑪尼(Kanai Siromani)或卡那巴塔(Kanabhatta)；與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同一時代，又是《Didhiti》的作者，即更嘎蘇帕迪亞(Gangesopadhyaya)的《Tattva-cintamani》的著名邏輯注釋。他是納瓦島的瓦蘇戴瓦·薩爾瓦包瑪·巴塔師(Sri Vasudeva Sarvabhauma Bhattacharya)的學生。完成他的學業之後，他前往米提拉(Mithila)一段時間，然後返回納瓦島，開設他自己的邏輯

學校。當時，瓦蘇戴瓦·薩爾瓦包瑪獲國王帕爾塔帕茹鐸(Prataparudra)邀請，來到奧瑞薩，成為他朝中的首席學者。因此，悉若瑪尼在當代成為納瓦島最著名的邏輯學者，出類拔萃。根據《Advaita-prakasa》記載，悉若瑪尼渴望他的《Didhiti》會成為《Tattva-cintamani》最著名的注釋。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撰寫的《Tattva-cintamani》注釋，令悉若瑪尼的作品相形見絀。悉若瑪尼見狀大失所望。為了實現悉若瑪尼的渴望，瑪哈帕佈把他自己的注釋扔進恒河。此後，悉若瑪尼的注釋便以《Tattva-cintamani》的傑出注釋著稱。

Siva - 施瓦；主奎師那的性質擴展，他監察物質愚昧形態及毀滅物質宇宙；五神教(pancopasakas)崇拜的五尊神像之一。他名字的字義是吉祥。《布茹阿瑪讚》(5.45)描述，主奎師那為了進行物質創造而呈現施瓦神的形象。《聖典博伽瓦譚》(12.13.16)描述施瓦是眾偉大奉獻者之翹楚：vaisnavanam yatha sambhu。

Smarta - 施瑪塔；正統婆羅門。嚴格遵循輔典(smṛti-sastras)[尤其是宗教行為守則(dharma-sastras)]，不理解經典的基礎要義，過度依附外在儀式的人。他們與奉獻者《施瑪塔》及《對主哈瑞履行奉愛Hari-Bhakti-Vilasa》等等輔典截然不同。

Smarta - 施瑪塔；輔典賦定的社會和宗教儀式活動。

Sukadeva - 蘇卡戴瓦；巴達茹阿央那·維亞薩戴瓦的兒子，也是對帕瑞悉大君講述《聖典博伽瓦譚》的人。在哥樓卡聖地(Goloka-dhama)，即奎師那在靈性世界的永恆居所，他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鸚鵡。

Sri Bhasya - 《聖巴斯亞論》；揭示主超然美麗和富裕的注釋；聖茹阿瑪努師所著的《終極韋陀》注釋。

Sruti - 《神訓經》；(1) 聆聽的。(2) 揭示，與傳統(smṛti)截然不同的；在創造開始時，布茹阿瑪或偉大聖人領受的真實知識，並由他們透過師徒承傳下傳；直接展現自至尊主的典籍正文。這用以表示四部原初的《韋陀經》(又稱nigamas)及《奧義書》。

Sunyavada - 空虛論；虛無主義或空虛論學說，它的目標是完全殲滅自我。

Sura - 神、神聖性、神像、聖人；這尤指天堂星球的半神人。婆羅門稱為地上之神(bhu-sura)，因為他們代表至尊主。

T

Tantras - 《密續》；動詞字根tan意謂「擴展」，因此《密續》是擴展《韋陀經》含意的。涉及多種靈性題目的韋陀典籍，分為三個分支：《阿含經(Agamas)》、《亞瑪拉(Yamala)》及主要的《密續》；教導魔法及玄秘儀式的作品，主要以施瓦及杜伽之間的對話形式表達。據說這些典籍闡述五個主題：(1) 創造、(2) 世界毀滅、(3) 崇拜神、(4) 臻達所有目標，特別是六種超能力，及(5) 透過冥想而與至尊靈魂結合的四個方法。

Tantrika - 完全精通《密續》這神秘學問的人。

Tapasya - 苦修；苦行。

Tridanda - 奉獻者棄絕僧所持的杖棒。由三根棍子組成，象徵以身體、心意及言語服務主。這三根棍子也可以表示僕人(bhakta)、服務對象(至尊主)及服務的永恆存在，從而區別奉獻者棄絕啟迪與假象宗的一杖(ekadanda)棄絕啟迪。

U

Uttara-mimamsa - 維亞薩戴瓦創立的哲學，涉及《韋陀經》後面的部分。透徹分析了包括《韋陀經》後面部分的《奧義書》，以及《奧義書》的補充《輔典》之後，維亞薩戴瓦在他的《布茹阿瑪經》，撮要了那些文獻的哲學結論。這部《布茹阿瑪經》或《終極韋陀》，又稱《韋陀結論哲學》或《烏塔茹彌漫沙》。

就像其他哲學體系，《韋陀結論哲學》認同某些基本原則。《韋陀結論哲學》的原則，不是維亞薩戴瓦的想像，而是根據非人為創作的韋陀經典建立的，據瞭解是由至尊主直接講述的。在定義

上，至尊主的話毫無錯誤、假象、欺騙和不完美感官等等缺陷。另一方面，其他體系認同的基本原則，卻是它們作者的想像物。其他體系是以博學聖人創作的人為經典為基礎。結果它們受到人類缺陷影響。

《韋陀結論哲學》接受梵為至尊基本真理。那個梵的本質是什麼？《韋陀結論哲學》的第一段經文表示：athato brahma-jijnasa — 「因此，現在應該要探究梵。」整部《韋陀結論哲學》，是為了回答這個詢問而呈獻的。在分析梵是什麼時，也認識到生物體、創造、解脫及其他這種题目的真理。由於這個主題內容浩瀚，因此這裡只簡略介紹。

V

Vaisesika - 勝論；邏輯哲學派別的近代分支，又稱勝論哲學。它是聖人卡那達創立的，與喬達摩·卡那達的邏輯體系認同的六個原則不同：(1) dravya：九種元素—土、水、火、空氣、以太、時間、空間、靈魂和心意、(2) guna：所有創造物的特性，例如形象、味道、氣味、聲音和實質性等等、(3) karma：活動、(4) samanya：普及性；不同物體共同之處的關連、(5) visesa：個體性；物體之間的必然差別及(6) samavaya：密不可分的共存；存在於實體及它的品質之間，在整體及它的部分之間，或物種及它的個體之間的關係。

根據《勝論哲學》，生物體多不勝數。在一種存在狀態中，人的行為所附帶的好壞，以及他在另一種狀態所得到的相應賞罰，稱為adrsta(超越知覺或觀察範圍之外的)。由於這種無法預見的累積業報的力量，因此生物體掉進創造的循環，經歷生與死、樂與悲。當生物體獲得六個原則的哲學知識時，他那超越知覺或觀察範圍之外的好、壞、賞、罰都被毀滅，他便可以從物質存在的束縛之中得到解脫。勝論把解脫界定為，終於脫離物質痛苦。卡那達的

勝論哲學，沒有直接提及至尊控制者。

Vaisesika-jnana - 勝論知識；世俗現象的知識；把這種現象分門別類，例如物體(dravya)、品質(guna)等等。

Vaisnava - 奉獻者；字義是天性「具備維施努」的人，換言之，維施努或奎師那僅留駐在他心靈和心意的人。主奎師那或維施努的奉獻者。

Vaisnava-dharma - 偉大奉獻宗；靈魂的固有天職，它的目標是臻達對奎師那的愛。這也稱為生物體的基本本質(jaiva-dharma)，及靈魂的永恆天職(nitya-dharma)。

Visnu - 維施努；主宰物質善良形態的宇宙至尊主；五神教崇拜的五尊神像之中的至尊。

Viveki - 有分辨能力的人；靈性知覺覺醒了的人。

Vyasadeva - 維亞薩戴瓦；偉大聖人及主賜予力量的化身。他又稱為巴達茹阿央拿，戴帕央及韋達維亞薩。他的父親是帕茹阿薩茹阿，他的母親是薩提亞瓦緹(Satyavati)。他是維慈陀維爾亞(Vicitravirya)和比斯瑪(Bhisma)的繼兄。因為維慈陀維爾亞英年早逝，因此薩提亞瓦緹請求維亞薩，成為維慈陀維爾亞那兩位無子寡婦的丈夫。迪塔茹阿斯陀(Dhrtarastra)誕自安比卡(Ambika)腹中，潘度(Pandu)誕自安比麗卡(Ambalika)腹中。他也是侍女之子，維杜茹阿(Vidura)的父親。此外，維亞薩戴瓦也是他妻子阿然妮所生的，大聖人蘇卡戴瓦之父，蘇卡戴瓦對帕瑞悉大君講述《至尊主宇宙古史》。維亞薩戴瓦編輯及整理《韋陀經》、《終極韋陀》、《宇宙古史》、《摩訶婆羅多》及《聖典博伽瓦譚》，他也創立了烏塔茹彌漫沙的哲學系統。

Y

Yoga - 瑜伽；(1) 團聚、相會、關連及結合。(2) 以與至尊主建立關係為目標的靈性訓諭。瑜伽有很多不同分支，例如業報瑜伽、思辨瑜伽及奉愛瑜伽。除非這樣指定，否則瑜伽一字，通常是指帕坦佳里的八步瑜伽(astanga)體系。

Yogi - 瑜伽師；懷著覺悟超靈，或融入主的人格身體這個目標，
修習瑜伽體系的人。